

淨文土鑒

輯一第



編選 天承禪寺

成佛捷徑

圓 香

世間偉大功業的成就，一般說來，大多是迂迴曲折，萬苦千辛，然具大智慧大福報的人，則較一般人少受挫折，費力少而成功速，因凡事必有最便捷的途徑可走，惟此途徑非獨具隻眼，不易覓得，非具大福報，則捷徑或變成險途，如人乘車他往，欲求到達目的地，須較費時，萬一機件失靈，不過稍延時日，修整仍可再進，當不一定有生命危險。若乘飛機雖然，雖可直飛而速達，一旦機件發生故障，必然粉身碎骨，無有生理，因此古有「欲速則不達」的訓誡，復因一般人錯解捷徑之義，以與僥倖同解，故戒之，其實兩者有別，捷徑乃正途中的正途，僥倖原為旁門中的邪路，行險以僥倖，是小人行履，世間君子尚且不取，學菩薩行的丈夫，自更不屑一顧了，若把捷徑當僥倖，則十方三世沒有僥�幸而成的佛。

三祇修因，百劫鍊行，圓滿六度萬行，方能高證佛果，今說成佛捷徑

，豈妄語？不也！成佛確有捷徑，並非故作驚人之談，如宗門的不歷階級頓悟成佛，密宗的三密相應（註1）即身成佛，不皆是成佛的捷徑麼？《楞嚴經》上也有「不歷僧祇（註2）獲法身」的明文，可知成佛有捷徑，不是妄情臆測，佛也曾說過的，我們不可拘泥一說，以疑其餘，佛法原是活潑的，若有拘泥，便成死法，死法不能濟活人，所以善說法者，語言應機，嘻笑怒罵皆可使眾生獲益，否則，雖言言錦繡，字字珠璣，亦祇徒費脣舌，何利於他人，此理不可不明。

本文要談的成佛捷徑，卻不是禪，也不是密。禪雖是上上法門，依之可以明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直了成佛，但祇專攝上根利智之士，中下根器難望有成，況真參實證之士倘或一絲惑業未盡，仍難免六道輪轉，菩薩且有隔陰之迷，再出頭來，又不知是何景象，所以禪雖為成佛捷徑，到底不是人人可以走得通的。至於修密，固可即身成佛，但三密相應談何容易，且修此法門，不但要大根器，且要具大福報，也不是人人可以成辦。當此末法時際，眾生所希求的成佛捷徑，必須是三根普被，萬類齊收，不須斷

惑證真，當生可出三界，不待業盡情空，即可位登不退，個個能學能修，人人當生可證，上仰佛力攝受，不專仗自力解脫，試問佛法門中有此捷徑也無？答說：有！有！有！持名念佛的淨土法門是也。

一提到持名念佛，必有好些人不以為然，尤其是自矜的博學之士，因為此一法門，村夫愚婦祇要具真信切願，亦能修能證，就以為太平凡、太簡單，若與村夫愚婦一般行持，豈不有傷自己的世俗身份地位，不知華嚴會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也依普賢菩薩教，以十大願王功德求生極樂，而期圓滿佛果，自矜智者，比之這些法身大士如何？敢自貢高我慢，捨此成佛捷徑而勿由，豈不哀哉？

淨土法門所以為智識份子忽視，大都以其太簡易故，其實大為不然，單就行持言，確是至簡至易，一句六字洪名，人人能學能修，何等簡易，若從理邊說，實在千難萬難，至玄至妙，如來一代時教不外為其註腳，六度萬行亦不逾其範疇，漏盡羅漢（註3）不能知其少分，等覺菩薩（註4）也不能明其究竟，此法惟佛與佛方能究竟了知，簡易之乎哉？我輩凡夫

何可妄生議論，捨此他求，真是「明明白白一條路，萬萬千千不肯修」，實在大錯了也。印光祖師說：「一切法門，依戒定慧力修到業盡情空地位，方有了生死分，業盡情空，豈易言哉？斷見惑（註5）如斷四十里流，況思惑（註6）乎？縱令見地高深，以煩惑未斷，仍舊輪迴，再一受生，退者萬有十千，進者億少三四，自力之不足恃，敢矜己智而不隨順如來誓願攝受之道乎？修淨土法門者，但具真信切願，志誠懇切，如子憶母而念，其平素所作所為不與佛法世誼相悖，則臨命終時蒙佛接引往生西方，縱絲毫惑未斷，帶業往生者，其所得尚超過業盡情空之阿羅漢上，……是知此法門，不可以一切普通法門之道理論，以是特別法門故也。」此是祖語，理當可信，願有心作佛者，熟讀之，深思之，須知一登淨域，即永不退轉，由蓮邦至佛果，實為捷徑中之捷徑，千萬珍重。（選自光明之友八十期）

註解：

註 1 三密相應 三密即身密、口密、意密，密教認為眾生修行三密時，

其身、口、意三業受到佛陀三密的加持，佛與眾生三密相應，融和無間，則會產生不可思議的功能，此身即可成佛。

註 2 僧祇 無數之意，指極大不可數之數目。

註 3 漏盡羅漢 漏，煩惱之意。漏盡即斷盡煩惱。阿羅漢已斷煩惱，於一切法無著無執，永入涅槃，不再受生死的果報。

註 4 等覺菩薩 《華嚴經》所說菩薩修行過程中經歷的階位共有四十一位，第四十一位稱等覺，其斷除一分無明，顯現一分法性，故又稱法身大士。

註 5 見惑 衆生迷於所對的境界而顛倒事理者稱惑。見惑即迷於三世因果的道理而生起之惑，如身見、邊見、邪見等。

註 6 思惑 即貪愛染著世間事物而起之惑，如貪、瞋、癡等。

淨化身心的方法

星雲大師

我們的身心無時無刻不在活動，在種種的活動之中，難免產生種種的煩惱病患。佛經上說：「往昔所造諸惡業，皆由無始貪瞋癡。」就已說明了要消除業障，就必須根治我們身心的污垢，而醫治的方法，就是淨化。

平時我們的衣服穿髒了，要洗淨才能再穿。我們每日沐浴洗澡也是同樣的道理，要洗滌身上的垢物。因此，在先天上，我們早就具備「清潔」的知能，知能轉淨是什麼樣的狀況，這些天賦都是與生具有的。但是並非人人對「淨化」的功夫都有相當地了解，例如有人洗起衣物便能潔白如新，有的人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還是洗不清藏污納垢的死角，這是由於對人生的明朗度不夠，不能照見本來面目的緣故。

佛教談到身心淨化的方法，真是不勝枚舉，譬如念佛、看經、作福等都是好方法，其中以「念佛」最為切身實在，也是最為直接的途徑。談到

淨化身心，以般若智慧來照破無明煩惱固然是可行之法，用慈悲心可以淨化身心，發願心也可以淨化身心，乃至修行苦鍊都可以達到身心淨化的目的。而在種種的修持法門中，卻以「念佛」最為簡易便捷，而且三根普被人人可行。

「念佛」一般說來就是念「阿彌陀佛」。一早起來，心如朗朗晴空一塵不染，逢人一聲阿彌陀佛，正是象徵「一日之計在於晨」的積極精神。有客人來訪，為了表示歡迎，也是一聲阿彌陀佛，無形中給對方「賓至如歸」的親切；客人要告辭了，一聲阿彌陀佛，代表道別和離情。有人饋贈厚禮，不知道用什麼話來感激對方，一聲阿彌陀佛，表達了無限謝意。看見有人不小心跌倒了，前去扶助也稱念一聲阿彌陀佛，表示真誠地關懷，真是功德無量。

這聲阿彌陀佛可以代表諸多的感激、招呼、愛護等意思。不過阿彌陀佛並非事到臨頭才掛在口上，而是平時養成習慣，隨機稱念。常有念佛的習慣，久而久之，自然就能默化潛移了。「臨時抱佛腳」，不但於事無補

，根本就已蔑視阿彌陀佛的至高崇聖和念佛的本來道理。例如時下一般莘莘學子受困於升學壓力，平時貪玩把書本束之高樓，直到考試臨頭了才猛啃書，求佛菩薩保佑，結果不但成績未盡理想，身心也同時萎靡不振了，這就是「臨時抱佛腳」徒勞無功的道理。如果能把讀書列為日常生活的一環，正如平時的行住坐臥一樣地生活化，自然就能安全進入軌道，順利完成求學的過程。而念佛也同此道理，一定要平時稱念，把念佛生活化、習慣化、平實化。

有些人不相信念佛的力量，覺得「阿彌陀佛」才四個字，那裏可能包括了惻隱、感激、關懷、親切、正義等深意，甚至也能消災延壽、增福添慧，真是不可思議。其實這是確真不虛的道理。有個信徒禮請法師到他家裏誦經做佛事，法師開口就誦念阿彌陀佛。這個人聽了，在一旁瞪眼睛說道：

「喂！老和尚，請你來誦經消災，你怎麼三句不離阿彌陀佛呢？」

法師不語，兀自反覆地稱念不絕。

「喂！阿彌陀佛真有這麼大的力量嗎？」

法師被他這麼一問，突然出其不備地罵了他一句：「混蛋！」這個人莫名其妙地被罵，心裏很不是滋味，捲起袖子，一付來勢洶洶的樣子，很不服氣地道：

「你是個出家人，怎麼可以出口傷人呢？」

法師哈哈大笑說：

「哈！混蛋才兩個字，就有這麼大的力量了，阿彌陀佛四個字，怎麼沒有力量呢？」

這故事說明了念佛的意義與利益。有些人夜間走路駭怕神鬼，步步驚魂膽戰心驚的，便會唱起歌來壯膽，有了歌聲陪伴，走在暗路上自然就不怕幢幢的鬼影了。連歌聲都有如此力量，何況是稱念阿彌陀佛的洪名聖號呢？為什麼稱念阿彌陀佛有如此大的力量呢？阿彌陀佛四個字，照中國的語意是「無量壽、無量光」的意思。無量光象徵阿彌陀佛在空間上，如同麗日普照無遠弗屆，光芒四射恆常不變，阿彌陀佛度化眾生的慈悲也是縣

延不絕，所度的眾生更是無涯無際。無量壽代表阿彌陀佛在時間上，生命
亘古常新，不生不滅。宇宙萬物唯一超越時空拘囿的「阿彌陀佛」，就是
真理本身。唯有阿彌陀佛四個字，才能橫遍十方，豎窮三際，無所不包，
無所不容了。

我個人在念佛的過程中有一些心得和經驗，有一次我主持佛七，佛七
期間對念佛有特別的體會，有一天早上醒來，刷牙盥洗時，口中自然就在
稱念阿彌陀佛；清水浸潤在臉上，如同承受阿彌陀佛的甘露法雨，那麼清
涼舒服，一下子神采都飛揚了起來。吃飯的時候，也在念阿彌陀佛，感覺
上不是在吃飯，而是在供養佛陀，一種無量功德的喜悅流露了。走在路上
，一步一步地也在念阿彌陀佛，感覺上不是腳力在走，而是羽翼在飛，那
麼輕盈自在，身心如釋重負地寬闊起來，真是無上的快樂。這種心身的闊
大，帶領我走入「無我」的境界，整個身心融入虛空的狀態，而「空」一
直是我受益匪淺的寶藏，所謂真空生妙有，從阿彌陀佛的四字洪名之中，
生出無限的功德。

我從念佛當中體驗到宗教的信仰是必須經過透悟的。一直到現在，我習慣成自然隨時隨地都是一聲阿彌陀佛，甚至坐在車上，看到窗外沿路的電線桿，我每見一根就口誦一聲阿彌陀佛，一根一聲，交互成趣，每根柱子彷彿都是如來現身說法，我從中證得了佛法就在一切日常機用的道理。

在座的大家，無論男女，不分老幼，都可以一齊來念佛。目前社會普遍呈現精神壓力的緊縮狀態，人人要求安身立命已經是很困難了，何況還要建立一所身心安住的家園，真是不容易。如果你把念佛當成日行一務，天天去念，自然修行有成，所謂「誠於中，形於外」，有精誠做憑據，便能找到安住身心的地方了。

從前有一個姓王的人，他開了一家打鐵店，每次一邊敲敲打打，就一邊稱念阿彌陀佛，幾十年過去了，一直都維持念佛的習慣。最後他預知自己即將往生淨土，於是就坐在打鐵的台上說了四句話：「叮叮噹噹，久鍊成鋼，時辰已到，吾往西方。」然後恍似老僧入定，立地圓寂了。可見念佛並非出家人的專利，而是每一個人的權利，中國始終有一個偉大的觀念

——「人人皆可成佛」，就是這個道理。因此，不論各位從事什麼行業，都可以藉念佛的修行，求得身心的自在安住。

以下我介紹念佛的幾種法門：

(一) 三到：口到、耳到、心到

三到是念佛的基本要理，不僅要口誦清楚，耳聽明白，更要了然於心。口、耳、心三到齊全了，自然就能得到靈應。現代青年自命甚高，對念佛不屑一顧，認為這是老太婆的事情，這種錯誤的知見，致使青年無法領受念佛的好處，成為徘徊於極樂淨土門外的無緣人，實在是十分可惜的憾事。

有一則笑話說西方極樂世界有個倉庫，裡面放置了許多眼睛、耳朵、嘴巴、手、腳等東西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譬如現在有人用眼睛看人念佛，眼睛便可以往生淨土。耳朵聽人念佛號，耳朵就能往生淨土。用手數念珠，手就可以往生淨土。有的人眼也不看，耳也不聽，只有腳跟著大家繞佛，腳也能往生淨土。有的人懶惰成習，連耳朵、眼睛都不願去聽去看，只

顧用心去感受，心便能往生淨土。但是如果口、耳、心三樣都能同時用功，自然都能一齊往生極樂世界了。希望我們各位不僅只是身上的某一部門能夠往生西方，而是整個身心都能躋登蓮品。

（二）三要：信心、願力、行持

信心、願力、行持是往生淨土的三要門，淨土法門易行難信，我們要往生極樂世界，首先要對西方淨土建立堅定不移的信心，確信有此法門，堅信三根可達，然後發願往生，確實實踐修持，必然能成。好比病患投醫，先要相信醫生的診斷，然後立志和醫生合作要把病治好，努力服用藥方，如此一來，沈疴的久病也能痊癒。

（三）三聲：大聲、小聲、心聲

大聲念佛是口出大聲，朗朗誦念佛號，讓阿彌陀佛的無邊功德加護身心，將無謂的煩惱雜念去除，念念彌陀聖號，便能往生極樂世界。所謂小聲念佛就是在平時的進退行止之間，譬如走路舉步、言笑寢食等日常生活 中，輕聲稱念佛號。而心聲則是在家庭、學校等不便說話或開口的公共場

所，乃至一切地方，隨時隨地將佛號默念於心，念念不離心，我心就是彌陀，如此必可擴大自己的身心與彌陀合而為一。

(四) 三業：身拜、口念、意想

念佛要三業一齊著力，身體一起一伏，緩慢莊嚴地頂禮彌陀，口中清清晰晰地稱念彌陀聖號，意念明明白白地觀想阿彌陀佛的慈悲，三業並用，必能水到渠成。

(五) 三法：持名、觀想、實相

念佛法門有多種門徑，大要之有三種方法，一種為誦持阿彌陀佛聖號的持名，這是最為大眾平常所採用的方法。一種為默默觀想阿彌陀佛的光明、慈悲、莊嚴、殊勝等種種功德的方法，這種方法更進一步，注重意念的專精不二。另外一種為實相念法，念佛的步驟，首先以稱念彌陀佛號的正念來去除妄想散念，以正定來止住紛亂，但是如此還有念佛的人與被念的佛號，人境相待不能融合，念佛要在以正念去妄念，最後連這念佛的一念也泯除，念而不念，不念而念，這無念而念念於心的境界，就是實相的

念佛。

（六）三時：平時、忙時、亡時

念佛是隨時隨地，不分晝夜的，不但平時的行住坐臥要稱念不斷，連忙碌的分分秒秒也要把握念佛的機緣，尤其是臨終一刻，更要用功勇猛，一心不亂、念念在茲，才能金台接引，隨念往生。

（七）三利：利己、利人、利國

念佛不但能使自己增品向上，還可以利人。為什麼念佛能利人呢？一個人念佛有成，無時無刻不將彌陀的慈悲智慧稱誦在心，自然不生妄念、不侵犯人，更不會傷害眾生，在這種情況下，社會便能呈現祥和的景象，所有邪惡暴戾、欺騙搶奪自然隱避不見了，而正義、合理、仁愛等善良道德自然推行，人民就能安居樂業，國家更能萬世太平。因此，念佛的效力和神用實在不容忽視。

白居易有一首詩說：「余年近七十，不復事吟哦，看經費眼力。作福畏奔波。何以度心眼，一聲阿彌陀，行也阿彌陀，坐也阿彌陀，縱饒忙似

箭，不離阿彌陀，達人應笑我，多卻阿彌陀。達也作應生？不達又如何？普勸法界眾，同念阿彌陀。」這首詩將稱念阿彌陀佛聖號的利益與妙用描寫得最為貼切淋漓，淨化身心要念阿彌陀，何況未來要脫離輪迴苦，更需要稱念阿彌陀。（節自身心安住的家園 普門雜誌九三期）

淨土十疑論述要

淨業

淨土法門首重信心，信此則遍信，疑此則遍疑，智者大師所以說十疑，使人出疑入信，一入永入，得生淨土究竟處。

智者大師把對淨土的懷疑，歸納為十種疑問，並根據經典解疑。

(一問)：菩薩應該生在三界（註1）救苦眾生，為什麼要求生淨土，為自己求安樂？

答：對於已得無生忍（註2）的久修菩薩，是應該如此。但是未證無生忍的菩薩和凡夫卻須要求生極樂，常不離佛，待忍力成就，才堪在三界內惡世中度眾生。好比柔弱的嬰孩，不得離開母親，一離開就容易跌倒、餓死。

(二問)：諸法本來無生，為何要捨娑婆求生極樂，經上也說：心淨則國土淨，這要怎樣會通？

答：如果說求生極樂是捨此求彼，那執著娑婆不生西方就是捨彼著此，這也不合道理。有人或許會說：我不求生極樂，也不求生娑婆，這又落入斷滅見（註3）。《維摩經》說：雖知諸佛國及與眾生空，而常修淨土，教化諸群生。譬如造房子，若依空地，可以隨意無礙地建，若在虛空中如何搭建？有智慧的人願力如火一般熾然求生淨土，他能了悟生之體不可得，生即是真無生，這樣才是心淨則佛土淨的真意。

(三問) 十方佛土皆平等，何以偏求生一淨土？

答：因為我們眾生心多濁亂，若念一切佛，緣的境太寬，心易散漫。若專繫一心一境，專念阿彌陀佛，即是一相三昧，得生極樂。又一佛功德與一切佛功德相同，所以念一佛就是念一切佛。

(四問) 十方佛土，隨念一佛，隨得往生，何須偏念阿彌陀佛？

答：釋迦如來處處勸導眾生，專心偏念阿彌陀佛，彌陀也發四十八願要接引念佛眾生，十方諸佛則出廣長舌勸眾生求生極樂。而且阿彌陀佛和此土眾生特別有緣，在末世法滅時，《無量壽經》特駐世百年，接引眾

生往生彼國。

(五問)：凡夫未斷一毫煩惱，何以能生已非三界的西方淨土？

答：如果靠自力，從信佛開始，戒行不缺，每一世都不斷地修，要滿一萬劫才修到正心住（註4），精進修到第七不退住才不退所證。念佛往生是靠二力，凡夫發菩提心，求生淨土，常念佛的緣故，伏滅煩惱，乘阿彌陀佛的願力，臨終得生淨土。

(六問)：假設帶著煩惱的凡夫得生極樂，何以就能超出三界不退轉？

答：因為生到彼國有五種因緣可保不退：

- (1) 阿彌陀佛的大悲願力攝持，故得不退。
- (2) 佛光常照，所以菩提心常增進不退。
- (3) 水、鳥、樹林、風聲、樂響都在說法，極樂人民聽了常起念佛念法念僧的心，故不退。
- (4) 在極樂純以菩薩為良友，外無神鬼魔邪，內無貪瞋癡，所以煩惱畢竟不起。

(5) 生到極樂，壽命無量，長時修行，怎能不得無生忍？

(七問) 何不求生兜率？親近彌勒？

答：依《彌勒上生經》說，要深入正定才能生兜率，彌勒菩薩也沒有說有方便接引，何況兜率天宮是欲界，退轉者多。例如以前在印度有三位菩薩，無著、世親、師子覺，三人志在求生兜率，彼此約定誰先死，生到兜率，要來相報。後來世親、師子覺相繼去世，三年後世親才來見無著。

無著問：為何過了三年才來？

世親說：在兜率聽彌勒菩薩講一座法，天上人間時間不同，此處不覺已過三年。

無著又問：師子覺今在何處？

世親說：師子覺生到外院，五欲自娛，至今還沒見到彌勒菩薩。菩薩尚且如此，何況凡夫。若願生西方，定得不退。

(八問) 一生造惡業，臨終十念，何以得生極樂？

答：一般人以為無始惡業重，臨終十念輕，實在不然。

就心而言：造惡時的心是虛妄顛倒的，念佛時心念的是阿彌陀佛的真實功德。一虛一實，怎能相比？

就緣而言：造業時是緣虛妄境界顛倒生，念佛是念彌陀清淨功德，緣菩提心生。一真一偽，怎能相比？

就決定言：造罪時有間雜心、有後心，念佛時以無間心、無後心，遂即捨命，因為善心猛利，所以能生極樂。

(九)問：西方離此有十萬億佛土，凡夫怎麼能到得了？還有，《往生論》說：女人及根缺、二乘種不能生，這又如何說？

答：淨土修行人，臨終心定不亂，這就是淨土受生之心。又業力不可思議，一念即得生彼，不須愁遠。女人及五根不全者不生極樂，那是說極樂世界無女人及五根不全者，並不是這二種人不能往生。

(十)問：今欲求生，當作何業？在家俗人未斷淫欲，得生彼否？

答：欲決定往生彼國者，必須具備二種行：厭離行和欣願行。

凡夫無始以來為五欲纏縛，在六道輪迴中嚐遍痛苦，若不起心厭離五欲，要離開三界就遙遙無期了。要常想此身是如此地不淨，莫再貪戀了。

在家人妻房雖不能頓斷，也要漸漸生厭。

欣願行分二種，一要先明往生的用意，二要對淨土的莊嚴起欣求心。

往生淨土是因為要救眾生，在此世界，自身為業力束縛，何時能解救

痛苦眾生？所以要求生極樂，早日證無生忍，再來惡世救苦眾生。

對阿彌陀佛的法身（註5）、報身（註6）、依報莊嚴要起好樂欣慕的心。

我們常念佛、布施、持戒、修種種善行，將此功德回向眾生，同生彼國，如此則決定得生極樂。

案：疑心是根本煩惱之一，心中一旦起疑，對於種種真理就猶豫不決，

不敢直下接受承擔，白白坐失良機，多可惜。如果對事對理生起信心，便能不畏任何困難，深深樂欲，強忍往前、有信心則心清淨，

一淨一切淨，心中有疑則一疑無所不疑。這十種問答，可以包括淨土宗一切疑問，若解開這疑惑，便能將菩提的大綱提振起來。智者大師是隋朝人，那時是佛法的像法時期（註7），他列的疑問，雖然不能含盡末法時期的種種疑問，但是可以根據這十個大綱開演出諸多細目，舉一反三，無疑不破。（選自明倫雜誌二三六期）

註解：

註1三界 指眾生所居之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為眾生生死輪迴中，依其境界所分的三階段。

註2無生忍 即了知諸法無生無滅的道理，而且安住於此理而不動心。

註3斷滅見 即認為人死了以後就什麼都沒有，一滅永滅了，是一種不正確的見解。

註4正心住 菩薩修行的過程分為四十一階位，其中第一至第十階位屬於「住位」，稱為十住，正心住為其中第六位。

註5法身 佛的自性真身。

註 6 報身 佛在菩薩因地修行時所累積的功德，至成佛顯現相好莊嚴之身。

註 7 像法時期 佛教教法住世有正法、像法、末法三期變遷。如來滅度後，教法住世，依教法修行即能證果，為正法時期。此期後雖有教法及修行者，多不能證果，稱為像法時期。最後正法衰頹，人多不能修行證果，稱為末法時期，此時期後佛法便滅盡了。

珍惜難得的機緣

呂富枝

人身難得

有什麼機緣值得我們珍惜呢？我們應該有個認識，我們為什麼有機會投生在人道？要出生在人道這種機緣很不簡單，怎麼說呢？我們聽過佛法，知道我們能投生到人間來，就是因為過去生曾經修持五戒、曾經修持中品十善，有這個業因才有這個機緣投生到人間來，所謂中品十善是要修持五戒——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飲酒，十善就是加上口業——不兩舌、不綺語、不妄語、不惡口，尤其是心不貪、不瞋、不癡，修中品十善才有機緣、有資格投生人間。我們想想看修五戒十善簡單嗎？容易否？知道口業、意業、身業要修持不簡單，就能了解投生人間是很不容易的機緣。

同樣地，這一世若能修持五戒十善，才有資格保持人身，來生再做人

，否則就無法保持人身，就要往三惡道去投生了，所以佛經上說：貪欲心重的人會墮入餓鬼道，瞋恨心重的人會墮入地獄，而愚癡心就是是非不明、心迷糊顛倒、不明因果，愚癡心重的人就會墮入畜生道。所以貪、瞋、癡是使我們墮入三惡道的業因。那我們自己反省想想，我們的心是不是有貪欲、瞋恨、愚癡呢？若是有，將來墮落，這就非常危險。所以我們今日能投生人間，可以說是很難得的機緣，尤其是出世在現在的人，不管是吃的、穿的、行住坐臥都非常如意，這樣的人身更加難得。

佛法難聞

假如投生到非洲，我們常在電視看到，非洲在飲食方面三餐難度。又如大陸較偏僻的地方也是非常困苦，我們也曾聽到報導說在大陸上偏僻的地方，生活非常困苦，有一對母子相依為命，這小孩才十幾歲，很喜歡念書，但家境困苦，老師同情這小孩，就不收學費，但自己要買的書自己想辦法。這小孩很好學，就自己想辦法去山上撿柴，用賣柴的錢來買書。但他母親並不知此事，有一天晚上小孩子撿柴沒有回來，母親很著急。第二

天帶著村民一起上山找小孩，結果在深山發現小孩的衣服已破了，只剩下一堆骨頭和一隻小手掌，那破爛的衣服正是那小孩的衣服，原來已被野狼吃掉了，這位母親受到這樣大的打擊，自己的孩子為了要學費而上山撿柴，竟遭遇這樣大的不幸，她受到這樣大的打擊，因而精神分裂、發瘋了。

這種遭遇實在很不幸，我們如果跟他比起來，可說非常地幸福了，不管是生活方面或是看經讀書方面都非常方便，所以這種機緣我們當好好珍惜。而且我們更慶幸能聽聞佛法，大家看看世界上有五十億的人口，有幾個人能聽聞佛法呢？真正能夠聽到佛法的實在非常地少。

聞法利益

能聽聞佛法有什麼好處？聽聞佛法以後才知「人生宇宙的真相是什麼？」、「人生從何來，死向何去？」像這樣的道理才能了解，了解這些道理有什麼好處？了解這些道理，我們在世間的前途就放出了光明，如果不了解這些道理，在世間就好比在黑暗中一樣。

說到這裏，我們可以舉出事實來說明，有一位蓮友，在幾十年前她才

二十幾歲，遭遇到不幸，那時她未學佛，二十幾歲丈夫就過世了，留下兩個小孩都才兩三歲，一個女人家要撫養兩個小孩，實在不是簡單的事。受到這個打擊，她感覺人生非常痛苦，就帶著兩個小孩要投靠娘家，不料被她的母親趕出來說：妳已經嫁人了，這是妳自己的事情要自己想辦法。這位蓮友當時尚未學佛，她帶著兩個孩子，感到人海茫茫何去何從？這時幸好遇到了學佛的好因緣，有一位蓮友知道她這樣不幸的遭遇，就帶她到蓮社來聽佛法，這時正是老恩師在蓮社講經，她原抱著灰心喪志的心情來蓮社聽老師開導佛法，卻因此心情豁然開朗，才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什麼？原來每個人都各有種種不同的業報，這些業報都有業因，了解了以後，她才找到了活下去的力量，所以一個人的心境改變了，她的命運也就改變了，而且又得到老師幫她安頓住在蓮社，自己又找到工作，才能安心地將兩個孩子撫養長大，到現在兩個小孩都已大學畢業，而且是很有成就的人。

所以我們前後對照，大陸那一對母子，雖然得到人身、遭遇到不幸，

但是因為沒有因緣聽到佛法，所以不但前途黑暗而且發瘋；而另外這位蓮友一樣遭到不幸，但有機緣聽到佛法就完全不同了，她的命運轉變了，她的前途放出了光明，所以她懷著感恩的心情每天懺悔拜佛、念佛，非常精進，所以她的前途從此漸漸順利，這就是聽聞佛法，然後精進修持，所以業就轉了。另一個就是沒有聽到佛法，所以命運這樣悲慘。由這事例，可知修持佛法有多大的好處。

殊勝的淨土法門

我們不但聽聞佛法，又聽聞雪公老恩師繼承印光祖師弘揚淨土念佛法門，這淨土念佛法門，是末法時代最契機的修持法，使我們能在短短的一生當中，就能解決生死問題的法門。由此可知能聽聞佛法，這個機緣非常難得，而且又聽到短短一生當中就可解決生死問題的淨土念佛法門，更是難得，若不是多生多劫所修的、所種的善根，就無法遇到這個機緣。

有一位修行者曾說：末法時代，能找到一位聽聞佛法又能誠心誠意信仰三寶的人，一百人中找不到一人。再說，能聽聞佛法又能信仰三寶的人

當中，要找一個真心學佛、確實修行的，也是一百個人當中找不到一人。換句話說，一萬個信仰三寶的人當中要找到一個真正修學的人也難。末法時代眾生業障深重、福報淺薄，所以有此機緣遇到佛法來修持又能確實念佛，是很難得的機緣，但這難得的機緣我們都得到了，所以我們是很有福氣、很幸運的人。

末法時代若欲成功就得修念佛法門，怎麼說呢？《大集經》中說「末法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，唯依念佛得度生死。」末法時代億億人修行，要找到一位得道的很不容易，唯有依靠念佛法門才能了脫生死，可見能聽到淨土念佛法門是很大的福氣。既然是很大的福氣，我們就要好好珍惜這個機緣。

願力與業力

有位高僧大德曾說：末法時代眾生業障深重，念佛的力量和願力可用一個譬喻來說明，就像幼稚園中的翹翹板，念佛的力量和願力就像翹翹板的一端，業力就像翹翹板的另一端，我們原本業障重，所以代表業力的那

一端便沈下去；念佛有功夫時，願力這一端便漸漸往下沈下去，而業力那一端便慢慢浮上來，變輕了。等到念佛的功夫深了，願力這一端沈下去，業力那一端就浮起來，表示業力慢慢減輕了。所以五停心觀云：業障重之眾生要修念佛觀，尤其是修持名念佛。末法眾生的業障重、福報薄，所以要修念佛法門，佛的力量愈深愈重，業力那邊就輕了。

如法念佛

有些人會說：「我念佛念了那麼多年，業還是一樣重，為什麼？」其實，這可分幾方面來說，一方面是說我們因為幾年來念佛的關係，所以才受這樣的業報而已，假如沒有念佛，可能要遭受更大的惡報。另一點要認識，念佛時有兩種情形，一種是我們念佛的功夫還不夠，所以業還是這樣沉重，就像剛剛講的翹翹板，本來業力這邊就好幾百斤重，而念佛只念一點點，就想使業力那邊的翹翹板浮上來，怎麼有可能？另一點，念佛不如法，所以我們的業力還這樣重，無法減輕，這也是原因之一。如何不得法呢？就是無法將萬緣放下，念佛要有感應，就要將萬緣放下，一心一意清

清淨淨念下去，如此念下去，一念相應一念佛，才能得到感應。

如果念佛時還有很多雜念妄想，或想些人我是非的事，或是想一些會牽纏我們的心的事情，這些都是雜念妄念，這都是很大的障礙，這些障礙使我們念佛無法一心，這樣念佛叫亂心念佛，亂心念佛要消重業就不容易了。要得感應，要一心一意清清淨淨，一句就是一句，一字就是一字，清清楚楚，這樣才能一念相應一念佛。念佛做功課時，念從心起，阿彌陀佛這句佛號要從我們的心念出來，聲從耳入，佛號從耳進入，聽得清清楚楚，念得清清楚楚，「念從心起，聲從口出，音從耳入」，再聽入心中，這樣才清清淨淨一心念佛，如此每日的功夫漸漸進步，我們的妄念就減少了。

念佛轉業的例證

念佛可轉業，可舉一例，宋朝時，有個人名稱金夷，以抓魚為生。五戒中殺業是很重的業，有一次機緣聽到佛法而覺悟，知道自己一生抓魚殺業重，將來不知會墮入那一道去受苦，真是可怕，就這樣不再抓魚而改業

去做別的生意，從此決心持齋念佛求生西方。每日自己訂課念佛，一天一萬聲佛號，如果到晚上一萬聲佛號尚未念完，他念到一、兩點都還在念，一定將這一萬聲佛號念到圓滿才去睡覺，這種精神就是將來成功的毅力。他每日念一萬聲，念了好幾年，一直到臨終時，本來殺業重的人臨終時障礙都很大，但是多年來他持齋念佛，臨終時他告訴家人：「我看到了阿彌陀佛、觀世音菩薩、大勢至菩薩。」他又告訴家人：「我看到佛拿金色蓮花來接引我。」這都是很好的現象，他就自己點香，自己安坐、雙手結印，就這樣安詳往生。往生後室內整天充滿了「異香」，很特殊的香味，這是往生的瑞相，而且天樂一整天不斷，所有的家人都聽得清清楚楚，這就證明了金奭先生決定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得到佛的接引確實不虛。

這位金奭先生確實是位大幸運者，雖然前半生造了許多的殺業，但是很幸運能聽到佛法，尤其是當生成就的法門，自己又有恆心毅力念佛，所以臨終時不但沒有病苦，又蒙佛接引到西方極樂世界，所以金奭的事蹟實在值得我們學習。

學佛三種因緣

當然每個人學佛的因緣不同，有的人很幸福，家庭美滿，但也有機緣可聽到佛法，這是上等人，他善根深厚，一聽到佛法就覺得佛法實在太好了，應該把握這一生機緣好好修持。第二等人是自己遭遇困苦，比如前面舉的例子，早年丈夫過世要扶養幼子，才感悟到人生實在很痛苦，我這一生如果沒有修，來生再出世為人或墮入三惡道時就很悲慘了，所以他會認真修持，連這一生的命運都轉變了，這是第二等人。第三等人遭受到很大的困苦災難，九死一生，才知道人如果沒有修行實在很危險。

逆境中修行成就的例證

我們再舉一位也是遭遇逆境而發心修行的人：清朝末年民國初，有一位女士，她的弟弟叫劉仲華居士，是一位學佛者。這位女士十七歲就結婚了，嫁給一位官家子弟作太太，到她二十歲時，很不幸地，她的先生因病去世了。她生了一個女兒還很小，名叫慧修，這時公公婆非常厭惡她，因為中國人大多迷信，說她剋夫，帶剪刀柄鐵掃帚，所以結婚才三年先生就

被他剋死了，妯娌、小姑也看不起她，對她百般欺凌。這位女士想這是自己的命才會遭遇如此，所以別人怎樣對她，她都忍下來，沒有怨言，不與人計較。有幸的是她從她弟弟那裏多少聽到一點佛法，所以她決心一生守節不再嫁，就從先生的兄弟中抱一個小孩來撫養，她想我這一生就不再結婚，撫養這兒子與女兒長大成人，這樣也有個依靠，我也就滿足了。但沒想到她所扶養的兒子長大成人之後竟然不孝，而且娶了媳婦之後，所有的希望都破滅了。想到自己辛辛苦苦扶養長大的兒子和媳婦這樣不孝，那我的前途也沒什麼希望了。幸運的是她有機會聽過一些佛法，因為她的弟弟是一位居士懂佛法，就這樣決心帶著她的女兒還有一個叫福修的婢女，一起離開這個傷心之地，這時她才三十五歲而已。就這樣到圓覺庵出家，出家後法名叫印心，全心學佛，研究佛法，求哀懺悔。後來去禮拜蓮池大師的塔，蓮池大師是修淨土念佛法門的，她禮拜後，就去研究了解淨土念佛法門的好處，所以每年打佛七十四次，每日念十四支香。平時每日誦七遍《阿彌陀經》、二一〇遍往生咒、一萬聲佛號，數十年如一日，即使生病

了也是將功課作圓滿才去睡覺。五十歲以後她的功課更加精進，每年禁足三次，每次七天不出門，每天都是日中一食，每天拜佛念佛精進用功，求生淨土，並將所修一切功德回向眾生同生極樂世界。到了民國二十四年正月初，她預知時至，知道自己將要往生，就寫信給她的弟子：「你們如果真正要修行就趕快來，來了結這份因緣，否則就太晚了，我就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了。」那年正月十六日，她靜坐念佛一句話都不說，十七日時，她沐浴完畢，就命徒弟幫她剃頭，她的徒弟覺得很奇怪，問她說：「您不是前天才剃頭的嗎？」她說：「妳幫我剃，因為我將要去見佛，要整理得莊嚴到極樂世界見佛。」又跟大眾說：「你們能得人身、聽到佛法是很幸運的事，而且又能修念佛法門，更加幸運，這事很難能遇到的因緣、很稀有的福報、無上的光榮，所以你們一定要時時警策自己嚴持戒規，力求精進，這樣將來西方極樂世界都有你們的份，希望你們精進修行，不要懈怠。」說完她就大聲念佛，尼師、信眾也跟著念佛，到了第二天早上她面帶微笑安詳去世，享年七十六歲，僧臘四十一年，火化時火焰現出青色的蓮

花，有特殊的香氣四處散發。

珍惜機緣

從以上舉的兩例，可證明只要我們有決心，老實、確實地修淨土念佛法門，每一位都有成就的把握。我們能得人身，又能聽到佛法，又能聽到當生成就的無上法門，這都是非常非常難得的機緣。既然有此機會就要好好珍惜、把握，利用這短短的一生當中，短短一生不一定有多久，也許還有一百年，或八十年、七十年、五十年、三十年、五年，或許明天、後天也有可能，怎麼說呢？人命無常，隨時都有可能，但是不管我們還有多少時間，一百年也好，五十年也好，一日兩日也好，只要我們能好好珍惜、好好把握，照著我們所聽到的雪公老師教我們的方法去修持，每一位都有成功的把握。（選自明倫雜誌二三六期）

因淨土信仰

喚醒吳修齊的求生意志

周慶祥

「只要人人皆信佛，保證世界永和平。」這是統一企業集團董事長吳修齊，在潛修佛學數十年後所作的七絕二句詩。

只有受過小學教育的吳修齊，卻研讀了不少佛學書籍，而他人生觀的改變是受到一本佛學雜誌所影響，吳修齊說：「《覺生雜誌》影響我一生，看完這一本雜誌讓我厭世念頭漸淡，求生意志漸強。」

民國四十年的某一天，吳修齊赴臺北市民權路三榮布行拜訪好友王朝榮先生。當時在他桌上有一本《覺生》佛教雜誌，翻閱時，發覺其中有部分文章淺顯易懂，適合初學入門者研究，吳修齊愈讀愈感興趣，讀完時頓覺身心清涼爽快，使已失去希望的吳修齊又復活起來，病體好像一下子痊

癒了十分之二三（吳修齊從小勞累而獲病）。

吳修齊回憶當時《覺生雜誌》的一段文字，感觸頗深，這段文字是談「淨土宗」的文章，敘述一個人虔誠信佛，一心念佛，臨命終時西方三聖——南無阿彌陀佛、觀世音菩薩、大勢至菩薩會迎接你至西方極樂世界。

吳修齊說：「這篇文章使我頓悟到生命的真正意義。」

當時吳修齊向朋友借這本雜誌回家詳讀，並向雜誌社長期訂閱，從此便與佛學結緣，這也是吳修齊學佛的開始。

其後，《覺生雜誌》主持人朱斐居士改辦《菩提樹雜誌》，吳修齊也跟著訂《菩提樹雜誌》，其中載有佛學泰斗李炳南老居士的佛學問答，該問答對初學佛之人有如苦海慈航、暗路明燈，吳修齊拜讀後獲益良多，所以每月訂購四百二十份，或由吳修齊贈送好友閱讀，或請雜誌社代贈送各學校、醫院、監獄等圖書室供人閱讀。

吳修齊強調，淨土宗適合繁忙的工商界人士修學。他表示，光復後他為環境所迫，帶病延年，但仍需為事業無休止奮鬥，因而染患嚴重「腦神

經過勞之衰弱症」，痛苦難言，度日如年，但在勤讀佛書後便自獲救。

在「頓悟」後勤讀佛書，使吳修齊厭世念頭漸淡，求生意志漸強，有如「死裡逢生機，臨危遇救星」。

吳修齊說，過去不知人死後將往何方？既徬徨又怕死，如今已知死後有西方極樂世界可往，且彼方勝此方千倍萬倍，只要信佛、念佛、學佛之善行，死後必然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作阿彌陀佛講座的旁聽生，永遠不再墮落，那麼死比生快樂多多，何懼之有？

「活則在世界多多做些有益世界人心之事，死則靜靜做佛陀的學生，兩者皆無不可，聽任佛菩薩安排就是。」有了此一頓悟，吳修齊勤讀佛書，勤做善事，如今，年屆八十一歲，吳修齊耳聰目敏，健步有風，事業也蒸蒸日上，《覺生雜誌》是影響吳修齊一生的一本重要雜誌。（選自八十二年四月廿一日中央日報副刊）

持名念佛的要義

徐自民

我們在台中跟 雪公恩師學的就是淨土念佛法門，這個法門，一則是自己修，一則也是我們道場首要弘揚的工作，學人就來談持名念佛的要義。

我們大家一開始就是學持名念佛，今天何以又講這個呢？因為我們老師往生之後，有七年多的時間了，在這段期間，受到外來的影響，我們對念佛法門，是不是念得很純粹？對這個法門是不是還堅定深信發願？所以藉此機會提醒我們來互相反省勉勵。

念佛法門共有四種，一、持名念佛，二、觀相念佛，三、觀想念佛，四、實相念佛。持名念佛就是念一句阿彌陀佛的名號，持就是執持，持住這個名號不要放棄，這是我們主修的法門。

觀相念佛，相是佛相，在《觀無量壽佛經》中，前面講觀想，最後來

講觀相——觀化身佛，經常把佛相存在心中，一起念頭就是佛相，這叫觀相念佛。

觀想的範圍又更廣大了，在《觀無量壽佛經》中，觀想是觀報身佛，報身就不是我們普通凡夫能夠觀的了，例如讚佛偈的「白毫宛轉五須彌，紺目澄清四大海」那麼大，要怎麼觀想呢？除了觀報身佛為主外，還要想不到佛的種種功德通通在裡面，這叫觀想念佛。

實相念佛，實相就是真如本性，也就是法身，所以實相念佛念的是法身佛。

這四種念佛我們能夠用功的有那幾種？先談實相念佛，學人連持名念佛都沒有持得好，怎麼談實相念佛呢？只有根據印光祖師《文鈔》來說，祖師說實相念佛不是淨土宗專有，而是如來一代時教一切法門通途妙行，如天台宗的一心三觀、禪宗的參究向上等，這些都是實相念佛，念的是天真本性佛。實相念佛說來容易，做起來非常困難。印光祖師說，實相念佛說之似易，修之證之，實為難中之難，不是再來大士不能即身親證，所以

實相念佛實在是很難。

再說觀想念佛，我們研究《觀無量壽經》就知道，那一層一層觀多麼困難。又觀相念佛，觀佛相也不容易，也要有相當條件，也不是一觀就成的。所以印光祖師說，觀想、觀相一定要理路清楚，要懂得觀的道理，再者要熟悉觀的對象境界。比如觀阿彌陀佛，一定要把阿彌陀佛的報身、化身全部都熟悉，一觀才能進入情況，這只是第一步而已，觀了以後稍微有初步效果時，境界一出現，一發生歡喜心，便生障礙。所以祖師說我們的條件不具備，我們心浮氣躁，很難觀成。

雪公到台中來，一開始就教我們修淨土宗，淨土宗最大的特色就是持名念佛，什麼道理呢？藕益大師的《阿彌陀經要解》是用天台宗的止觀來註解，智者大師的《觀無量壽經疏》、知禮大師的《妙宗鈔》也是用天台宗止觀的學理註解的，前面十三觀的方法都非常高明，但是祖師註解到最後，就是叫我們修持名念佛法門，為什麼呢？因為前面的我們辦不到，所以祖師認為，觀想等念佛的理不能不知道，修持還是要用持名念佛，這個

法門三根普被。觀想、觀相、實相三種念佛，其實我們都用不上功夫，那些能用得上功夫的人來持名念佛，效果更好。所以說持名念佛，是三根普被、最契合時機的法門，淨土宗最重要的特點也就是持名念佛法門。

我們念的時候，這一句佛號從心裏起來，用口念出來，再用耳朵聽進去，參加佛七或作早晚課，能夠這樣念，就是最有效的方法，祖師和我們老師開示的用功方法正是這個，這樣用功才算是正當的方法。

我們也常常感覺念佛的時候，妄想就起來，怎麼辦呢？要有助功夫。持名念佛是正功夫，助功夫是幫助正功夫的，助功夫最扼要的就是：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。雪公勉勵我們說，最低限度不能惱害眾生，不要讓眾生起煩惱，善事方面隨分隨力，做多少算多少。為什麼要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呢？這就要明因果，因果二字說起來簡單，真的研究起來，裏面的學問大得很，因果當中有很多緣，明瞭因緣果的道理，對於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才有信心，你才願意做一切善事，斷一切惡事。若不知因果，講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，辦不到。由於現在風氣壞，很多人爭

名奪利，造種種惡業，就是不明因果，如果明白因果，他就不敢這樣做，所以這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助功夫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瞭因果。

因果講到深處，自己動的一個念頭就落入因果，不要以為自己心裏這樣想，人家怎會知道，人不知道，鬼神知道。鬼神沒有什麼神通，他是報得通，墮落到鬼道而感得報通，人有了念頭，鬼神清清楚楚，無論你再高明，都瞞不過鬼神。

更究竟來說，我們動一念頭，凡夫或許不知道，但是已經證到果位、法身開發出來的佛菩薩，心裏清清楚楚，因為他的法身和我們的法身是一體的。瞭解這個道理以後，就應警覺，一起不正當的念頭，上有佛菩薩，下有鬼神，怎能瞞得過呢？若以為人不知，那是自欺欺人。儒家《禮記大學篇》說：「毋自欺也」，真正研究學問的人不要自欺，不要欺人。古人云「不愧衾影」，起心動念，對得起蓋的被子、對得起自己的影子。

有人問印光祖師，學佛有什麼秘密？祖師說，就是一個誠字，一個敬字。誠就是誠誠實實，敬就是恭恭敬敬，對自己蓋的被子、自己的影子都

不敢欺騙，一點點不對就感覺慚愧，就是誠實，這就是恭敬。誠實恭敬的人，舉心動念，自己馬上要想到對或是不對，對的善念頭可以保持，惡的念頭就趕快打消，能夠止住妄念，我們念佛的正功夫就用得上了。這助功夫就是要主敬存誠，主敬是以這個敬為主，存誠，心裏時時存著誠實的心，主敬存誠是儒家講的，拿來用作學佛念佛的助功夫，非常有效。

能主敬存誠，念佛就有很大的功效，這功效叫做感應道交。所謂感應，就是我們念佛的人，用這個能念的心，誠敬地念一句佛號，所念的阿彌陀佛就是真佛，就能夠回應。所以儒家說，至誠可以前知。誠就是一心，能誠心就能幫助我們念佛得一心，敬就是不亂。一心不亂就是一個誠，一個敬。

就儒學說，敬是禮的根本，禮講規矩、秩序，一點不馬虎，這就是敬，做事情能敬，那任何事都能上軌道。念佛時，必須按照敬字來念，若一邊念一邊想別的事情，那就亂了，所以念佛若能夠敬，就不會亂心。能誠就是一心，一心就是能得感應的時候了。念佛最重要就是要得一心不亂，

將來往生的時候也要一心不亂。若沒有得一心不亂，也要得相似的一心不亂，一樣可以成就往生。

最後以自己杜撰的四句話供養各位：

蓮宗最妙是持名，
心地功夫在敬誠。
一念彌陀一相應，
西方了了見分明。

(選自明倫雜誌二三八期)

神遊淨土的信心巨人

陳柏達

你想分享她那令人心靈震撼的熱忱與領悟力嗎？

蕭月英女士是桃園大溪人，今年四十歲。

因為她曾經得了小兒麻痺症，所以每次聽到別人說「天生我材必有用」，就抱怨父母為什麼把她生成那個樣子，使她一直自卑抬不起頭。

她學佛以後，知道今生的果報是過去世的業因造成的，只好逆來順受，安然處之，可是心中仍然無法快活起來。

去年，有人借她一套游簾老居士講「弘願念佛法門簡介」的十九卷錄音帶，她聽了以後悲喜交集，被彌陀的慈悲感動得痛哭流涕。悲傷的是因為眾生飽受生死輪迴苦楚與折磨，而又不完全信任阿彌陀佛。歡喜的是自己已經得救，必定往生淨土，成就佛道。

他返復地聆聽那十九卷錄音帶，每卷聽了大約二十幾遍，法喜和信心

不斷地增強，渴望拜訪游老居士，傾訴心中的歡喜和感謝。

當她和游老居士見面時，游老居士嚇了一跳。因為他看到蕭月英女士兩隻眼睛的眼白往上吊，脖子傾斜，臉歪了一邊，走起路來顛顛倒倒，兩隻手還搖擺不已。

當時滿懷感謝的蕭月英女士，正伏身要向游老居士頂禮，游老居士急忙扶她起來，並且說：「要感謝的應該是我們的慈父阿彌陀佛，我們都是被佛救度的人！」

之後，蕭月英又請了游老居士在各地講的一百多卷錄音帶，聽了一遍又一遍，不可思議的奇蹟終於發生了！

當她瞭解阿彌陀佛的慈悲以後，便對往生淨土產生了無比的信心，並且為自己來世能成就佛道而歡喜踴躍不已。「南無阿彌陀佛」這六字洪名時常像噴泉一樣，從心中不斷地湧出，有時甚至無法抑止。

她說：「我聽到『五會念佛』的錄音帶，感覺是佛不斷地在呼喚我，喚得我心裏好痛，我忍不住地痛哭流涕。此後有好幾個星期，我心裏一直

很想佛，又不敢念出聲，深恐眼淚會奪眶而出！」

她讀到《無量壽經》中描寫法藏比丘為了度化眾生，經過了五劫思惟，才規劃好極樂淨土的藍圖，不禁痛哭失聲。她哭自己的業障為什麼那麼重，重得要勞駕阿彌陀佛這位慈父想了整整五劫。

當她讀到《阿彌陀經》中說：「阿彌陀佛成佛已來，於今十劫。」她哭自己太愚鈍，阿彌陀佛已經呼喚我十劫之久了，自己卻到現在才聽到慈父的聲音。

她念佛後，不再自卑，而且肯定了自己。她堅信：「天生佛材，必有佛用！」她不像從前那樣痛恨自己、埋怨別人，現在她感謝父母、感謝眾生，甚至也感謝自己得了小兒麻痺症，因為如果不是這樣，她那裏能悠閒在家，安心學佛。

由於她的生活中洋溢著法喜，她巴不得早點把自己念佛的心得告訴別人。不管早上幾點鐘出門，總是要到中午十一點才回家做菜。她有時提著菜籃，逢人便說念佛的好處和快樂，不管遇到誰，她都能談得津津有味。

常常跑到蓮友家去宣說如何領受阿彌陀佛的慈悲救度，一談就是大半天。

她常準備著淨土的書和錄音帶，贈送或借給有緣的人。有一天，她坐公共汽車時，遇到了一位長相很漂亮的女子，蕭女士主動問候她，聊了起來。隨後就邀她去聽經，那位女子黯然答道：「我吸毒成性，沒有空暇聽經！」

回到家後，蕭女士便對著阿彌陀佛的聖像說：「爸爸（對佛的暱稱）！我以後再也不敢指責別人了！像剛才那位女子那麼坦誠，都會墮落了，何況是我呢？」

有一天，蕭女士看報紙，讀到一則新聞，內容是——有一位住在台北的榮民，四十年來離鄉背井，未再看過父親的慈容，只能憑著一張破舊模糊的照片，來勾起小時候的記憶。政府開放返鄉探親後，他接到父親從福州打來的電話，當他拿起聽筒時，興奮和激動得熱淚奪眶而出！

蕭女士讀完這一則報導，說：「我們又何嘗不是如此呢？我們都是阿彌陀佛的子女，慈父很想念我們，可是我們不曉得。過去我們讀誦佛經及

瞻仰佛像，也只能瞭解佛的輪廓，自從我聽了游老居士講弘願念佛法門，才對佛有深刻的認識。阿彌陀佛就好比報上那位住在福州的老爹，游老居士這善知識就好比幫助我們接通慈父的電話，深奧的佛典就好比那張模糊的照片，我們就好比那位榮民！」

宜蘭縣羅東鎮有一位林彩雲女士，丈夫逝世不久，她又罹患中風，整天以淚洗臉，哭個不停。廖秋薇蓮友介紹她去聽游老居士說法，她心情轉為開朗，開始念佛，身體稍好以後，她每週都從羅東搭車趕到台北去聽游老居士講經，成為一位信心堅定而且快樂的念佛人。蕭女士說：「這叫做轉煩惱成菩提！」

數年前，大溪蓮社本來有二、三十位蓮友，後來因為討論某位法師所說的：「往生淨土的人是否在行菩薩道？」研討與爭辯的結果，許多蓮友都退失念佛的信心，大溪蓮社也就垮了。

蕭女士逐日登門造訪每一位蓮友，告訴他們彌陀的悲願，並且排解他們對淨土的種種疑難。蓮友們深受感動，紛紛建念佛的信心，今年十月

又再成立更大規模的蓮社了。

蕭女士弘法的態度非常親切、熱忱，而且總是面帶微笑。誠如有位朋友所形容的：「如果有人想瞭解淨土，縱使在三更半夜，蕭月英女士來不及穿鞋子，也會赤著腳趕去為他詳細解說！」

蕭月英女士時常充滿著感恩和歡喜心念佛，有一位朋友問她：「師姊！我見妳整晚都在念阿彌陀佛，為什麼呢？」

蕭女士回答：「我在跟佛撒嬌，訴說兒女思念的情懷啊！」

有一位法師對蕭月英說：「我看妳已經走火入魔了！」

蕭女士回答：「您說我走火入魔，很好啊！走火的意思就是火焰中的紅蓮花，入魔指的是魔鬼中的阿彌陀佛！師父過獎了！」

也有許多不瞭解淨土的人譏諷蕭月英，蕭女士笑著說：「悉達多太子只有一位處處找他麻煩的提婆達多，便能成佛，我有那麼多逆增上緣，怎麼能不成佛呢？感謝！感謝！」

蕭月英的父親很愛釣魚，她剛學佛時，每當爸爸釣魚回來，她就跟爸

爸吵嘴，而且拒絕煎魚。

蕭月英信心決定以後，便不再跟她爸爸起爭執，她念著佛號，滿懷感謝心地從她爸爸的手中接過魚兒，而且寧願自己下廚煮魚。她說：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？感謝父母親，感謝魚兒！感謝阿彌陀佛！我仰仗佛力往生淨土之後，一定回來救度牠們！」

她父母看見女兒變得既柔順又快樂，不久全都信佛念佛，她媽媽還很高興地對孫子說：「奶奶可以成佛了，妳知道嗎？」

我很少見到像蕭月英女士那樣快樂的念佛人。自從她信受淨土法門以後，整個人生完全改觀，甚至達到脫胎換骨的地步，不但過去的自卑和怨氣一掃而空，而且成為一位性情柔順、關心別人的菩薩。

雖然過去我曾被鄭豐喜所寫的《汪洋中的一條船》和海倫凱勒的自傳所感動，但卻沒有像認識蕭月英這樣地令我心靈震撼！

有許多人只憑毅力克服了肢體殘障，但卻無法完全克服內心的自卑；有的人克服了自卑，卻又帶有幾分的無奈和愁情。可是蕭月英女士不但化

解這些，而且在生命中洋溢著信心、感謝和歡喜。她不像海倫凱勒那樣，只相信自己來世雙眼會恢復光明，蕭月英除了堅信自己來生會成佛以外，也相信所有的眾生都有光明圓滿的佛性，終究會蒙佛光的攝受而往生淨土。

只要您跟蕭月英談了一席話，馬上可以感受到她那種悲天憫人的胸襟與關愛。這是因為她已捨棄「自力」（也是一種我執）的迷妄，完全投靠佛力，任憑阿彌陀佛的慈悲救度，所以在生活上處處流露與佛融合為一的心境。

這種心境使她的身體和言行產生巨大的變化。她現在心非常年輕，容光煥發，皮膚比以前柔嫩得多，手腳的行動也奇蹟似地靈活起來，眼睛也變得清澈明亮。她的口才由木訥而轉為辯才無礙，談話時經常會自然冒出動人雋永的法語，使許多飽學久修的人歎為觀止！

平常的生活中，她時時以感恩的心去勸化他人歸信淨土，而且樂此不疲。有些蓮友問她：「妳怎麼一直這樣關心著我們？弘法又這樣熱心呢？」

」，蕭月英回答：「我實在是身不由己啊！」（選自普門雜誌一一八期）

談談往生西方的關鍵問題

元音老人

近來在淨土同仁間，醞釀著一場「往生西方，是否需一心不亂」的爭論。試把他們爭論的焦點歸納起來，有以下三種不同的意見：

一、但具信念，散心念佛亦能往生。

二、散心念佛只能培植善根，要得確保生西，除信願之外，尚須懇切行持，一心不亂。

三、只要依靠彌陀願力，帶業亦能往生，何須一心不亂。

這三種互異的意見，第三種說得最容易，簡直不用修，單靠彌陀願力就能往生。第二種較難，需一心不亂始能往生。第一種較易，只要有信願，散心念佛亦能生西。各說各有理，相持不下，竟使後進者莫衷一是，無所適從，不知究竟應如何修習，方合道妙。

是的，「如何才真能往生淨土？」是淨土宗的一個重大而關鍵的問題

，不把它搞清楚、弄正確，對淨土宗的修士來說，確實有害，因淨土法門是號稱異方便，橫超三界，往生淨土，超生脫死，圓證菩提的。如對修法尚未搞清楚，如何能不走錯誤道路而迷失方向？更何能穩穩當當、順順利地達到往生西方的目的？但如果是嘴裏說說往生西方，而實際卻做不到，則宗旨全失，便毫無意義了！

然則，如何才能確實往生淨土，是否必須一心不亂呢？這確是一個值得探究的重大問題。所以不容緘默，聽任自然，傷害後進，因而不揣鄙陋，亦來參加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的討論。今略抒管見，尚希海內豪賢有以指正。

茲為易於得出明確的答案，將上述三種意見，分作三個問題來一一詳加討論，以資弄清如何才能往生淨土，與要不要一心不亂的問題。

一、現在先來談談第一種意見：「但具信願，散心念佛亦能往生」的問題

首先，我覺得這種見解的提法，含義似乎不清。所謂「散心」不知果

何所指？是指初心學人一時心不能淨，不要妄冀速效，須假持名之功掃蕩妄念，而漸臻一心呢？（如蓮池大師、印光大師等所說，多生妄動積習，非暫時念佛所能掃淨，猶如久病之人，非一、二劑藥能以治療，故念佛須具一片長遠之心，密密穩穩，不懈念去，久久功深，定能見效，而臻一心之境。）還是說我們現在發心念佛，求生西方，亦不妨與無明業習牽合糾纏，將娑婆境緣粘著於心，似膠如漆，等到老死，自然會往生西方的呢？

假使他們的用意屬於前者，這是鼓勵後學，莫畏艱難，不要怕散心作祟，只要樹雄心，立壯志，努力上進，定獲一心，決定往生。那麼我們應舉雙手贊成！反是，如果用意屬於後者，我們就覺得非常遺憾！因這是毒害後進的砒鴉，萬萬要不得！因為我們要生淨土，這心裏總是戀著娑婆的妻子財子祿，古人謂之抱樁搖櫓，行動尚且不能，又如何能與彌陀感應道交，打成一片，往生西方淨土呢？

玉琳國師云：「大凡修持，須量己量法，直心直行，誠若能厭惡三界，堅志往生，則專依《阿彌陀經》，靠定聖號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，所

謂執持名號，一心不亂，決定往生。此先自利而後利人之所為也。若於現前富貴功名未能忘情，男女飲食之欲未知深厭，則於往生法門未易深信，即信矣，身修淨土而心戀娑婆，果何益乎？」憨山祖師云：「口念彌陀心散亂，喉嚨喊破亦徒然。」這不是明明說散心念佛徒勞無功嗎？難道這些大祖師教理不及你們透徹，說的話不真實嗎？或者有人說這是禪宗祖師的話，與淨土宗稍有不同，那麼不妨再舉蓮池大師的〈普勸念佛之三〉的一段文章來作佐證，大師說：

「或問，今見世人，念佛者多，生西者少，何也？（足見生西者不是多數。）此有三故：一者，口雖念佛，心中不善，以此不得往生。奉勸世人，既是念佛，便須依佛所說，要積德修福，要孝順父母，要忠事君王，要弟兄相愛，夫妻相敬，要至誠信實，要柔和忍耐，要公平正直，要陰驚方便，要慈悲一切，不殺害生命，不凌辱下人，不欺壓小民。但有不好心起，著力念佛，定要念退這不好心，如是才是念佛的人，定得往生成佛。二者，口雖念佛，心中胡思亂想，以此不得往生。（注意，注意。）奉勸

世人，念佛之時，按定心猿意馬，字字分明，心心管照。如親在西方面對彌陀，不敢散亂，如此才是念佛的人，才能往生西方。（下略）」

這段文字如此明確，我想大家看了，再不會猶疑莫決，更不至再有爭論，說散心念佛亦能生西的了。

還有《淨土十要》中的〈徹悟禪師語錄〉，有「真為生死，發菩提心，以深信願持佛名號，以攝心專注為下手方便，以一心不亂為歸宿，以往生瑞相為驗證」的淨土修持旨要，這不亦是淨宗祖師不提倡散心念佛嗎？

但是，散心念佛不能往生，其故何在？我們要進一步把它搞清楚。否則，人云亦云，囫圇吞棗，莫明其所以然，終成迷障，用起功來亦必疲軟無力，不能克敵致果，安望生西成道！今不厭其詳，再行研討如下：

如眾所周知，一切眾生皆本具如來智慧德相，本來是佛，本不生滅，只因無始無明妄動，認假作真，起惑造業，隨業受報，才以無生死中枉受生死輪迴之苦。今欲往生西方，了脫生死，不將這當下起惑造業的一念妄心，用念佛的功夫將它念退，而把妄心轉換成佛心——即全佛是心，全心

是佛——一任妄心顛倒攀緣，執著妄動，如何不為業境所牽纏而沈淪於六道？又如何能於臨命終時，打退這業識幻影而往生西方？經云：「欲淨其土，先淨其心，隨其心淨，即佛土淨。」故欲生西方淨土，必須先放下一切，一心念佛，淨其心地而後可。經云：「一切唯心造。」心若散亂穢染，與淨域絕不相應，到頭來只能生在穢土，此無可奈何之事也。

或曰：往生西方，全憑他力——阿彌陀佛的慈悲接引力——不是修其他法門，信自力成道。答曰：他力不離自力，離開自力，絕無他力！此理在世間法上，如國與國之間，人與人之間，乃至無情草木叢林之間，自己無生存能力，完全靠他人他物得生存者絕無是處，此種例證多不勝舉。出世間法更不例外，如阿難與佛同時發心，因修持不力，於佛圓寂後方始證道，離成佛還不知多遠！羅睺羅信父是佛，自不修持，為佛所呵等，在在說明自不努力，完全依靠他力，任何事都不能成辦的。至於說阿彌陀佛的宏願接引，乃感應道交，於行人心淨，淨業成熟時，現於其前，不是跑到行人面前來拉到西方去！這點請諸位淨業行人千萬別錯會！只看經文上都

是「佛與聖眾『現』在其前」，而非佛「來」其前，即是明證，來與現一字之差，含義大相徑庭，豈可混為一談！關於此點，永明禪師與印光大師皆有確切說明：「念佛一心不亂，感應道交，彼佛現前猶如水淨月現。如水混濁，月雖在天而影不彰。念佛人心猶水也，佛猶月也，心水混濁，佛月不能現前。」可見他力之外，還須自力，沒有自力，他力也無著處！所以淨土法門是自他二力合修的，單靠他力，沒有自力，結果莫不慘遭敗績！不然者，為什麼印光大師教我們念佛要「以深信願持佛名號」、要「如救頭燃」呢？

現時很多淨土行人因不明此理，用功不力，臨命終時，不見佛現，慌了手腳，以為佛法不靈而詬佛打誑語，殊不知自己心水不淨，佛親現其前亦不自見。猶如生盲以未見日，而詬日不臨其前，不也冤乎？這都是因地不正，貪圖便宜，上了一班盲師的當，以為散心念佛，只要依靠彌陀願力即可往生。哪知結果非但不能往生，還落個謗佛毀法大罪，來生還得受重苦報，豈不是太冤枉了嗎？

或曰：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為什麼蕩益大師在《持名念佛歷九品四土說》的一文中說：「欲決定得生極樂世界，又莫如以信為先導，願為後鞭，信得真，願得切，雖散心念佛亦必得生！信不真，願不猛，雖一心不亂亦不得生。」呢？為什麼又在後面說：「深信切願念佛，而念佛時心多散亂者，即是下品下生……」呢？這不是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散心念佛亦能往生西方嗎？

我們現在只要求能下品下生，甚或生在邊地疑城（註1），於願已足，因為得生淨土，即獲不退，正不必要求中上品生，徒招艱辛！所以現在只須散心念佛，悠悠散散，逍遙放蕩，樂得快活，臨終又能下品往生極樂，最後同樣成佛，又何樂而不為呢？為什麼定要消盡妄情，滅卻貪染，孜孜兀兀執持一句佛號，枯寂無味，而自討苦吃呢？

答曰：蕩益大師的話，大須仔細，請勿滑口讀過，不注意全文，而只在一「散心念佛」四字上著眼，以為大師提倡散心念佛，有懶可偷，有便宜可得，正中下懷，而樂得在娑婆鬼混一下，等臨命終還有西方可生，大樂

可享，多少舒服。哪知如意算盤打錯，等到臨命終時，只見生前黑業牽纏，哪見佛來授手！雖悔恨交加，已是噬臍莫及了！

現在把這段文字和大家詳細分析研究一下：

第一，深信切願念佛，雖散心亦必往生，而信願不真切，雖一心不亂亦不得往生者，為料簡（註2）一般以持彌陀聖號為入定的助力，而不思往生極樂者——即無信願者說，因明朝末年，很多禪宗學者常借持名以入定，故蕩益大師有「任你念佛功深到風吹不入、雨打不濕地步，但無信願，決不能往生」之說。

第二，在散心念佛上冠以「信得真，願得切」六字，才能往生，而非單說散心念佛即能往生，這裏面大有文章，請勿輕易滑過。請問，如何方為信得真？又如何方為願得切？為了增強說服力故，請看諸位大祖師對於「信真、願切」的解釋與描繪吧。

(1) 關於信的解說：第一要信得心、佛、眾生三無差別，我們是未成之佛，彌陀是已成之佛，覺性無二。次要信得我們是理性佛（註3）、名字

佛（註4），彌陀是究竟佛，性雖無二，位乃天淵，若不專念彼佛，求生彼國，必至隨業流轉，受無量苦。次要信得我們雖業障深重，久居苦域，是彌陀心內之眾生；彌陀雖萬德莊嚴，在十萬億佛刹之外，是我們心內之佛。既然心性無二，自然感應道交，我們之苦切必能感，佛之慈悲必能應，如磁石吸鐵，無可疑者。所謂：佛念眾生，如母憶子，子若憶母，如母憶時，母子歷生，不相違遠。若眾生心（注意心字），憶佛念佛，現前當來，必定見佛。又曰：須歷始終而不改，遇利害而不變，方為真信。真信有三：一信彌陀攝受念佛眾生往生西方，絕對不虛。二信執持彌陀名號，由一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亂（請注意），即得往生，我當依教奉行。三信大勢至菩薩及蓮宗諸祖所傳念佛法門，絕無虛假之語，我當依之勇猛精進，修成三昧。又吾人念佛之心，由慧入定，照而常寂，是信本有之佛；因定發慧，寂而常照，是信本有之法；定慧雙融，寂照不二，是信本有之僧。又云：信者，非單信西方之莊嚴佛土即算發信心也，必同時深信自性即是彌陀，本可一樣成佛。人皆可以為堯舜，一切眾生皆可成佛，只是迷悟之

別。西方依正（註5）莊嚴之佛土是事淨土，我之自性清淨是理淨土，心遍一切處皆是西方，十方與西方不異，非徒信娑婆苦而西方樂，與夫極樂確有也。

(2)釋願：第一要於一切時中（注意，要於一切時中，不是不如意事時如此，歡樂之時又如彼。）厭惡娑婆生死煩惱之苦，欣慕極樂菩提之樂，力求往生。次要發願遵照佛祖所傳淨土法門，勇猛精修，淨除習染，使身心清泰，現生極樂。次要立志成無上覺，圓滿菩提，供養諸佛。次要發廣大心普度眾生，眾生界不空，誓不成佛。次要隨有所作，若善若惡，善則回向求生；惡則懺願求生，更無二志。又云：念佛之心欲得一心不亂（但不可作意求，求則反遠矣），是謂淨願；不生西方誓不休息，是謂常願；成無上覺廣度眾生，是謂大願。……如是發心，方名真信切願。

諸位同志，請問我們果具如上信願，娑婆世界的飲食男女、妻財子祿以及名譽地位等等，還會擺在心上盤算不休而放不下嗎？這一切空花水月般的境緣既放得下，又有什麼妄想縈懷惑亂我人呢？既無妄想惑亂，則念

佛時就會如上文蓮池大師所說，如親對彌陀，恭敬至誠懇切之不暇，還會有什麼妄念在亂動呢？這不是不期一心而得一心了嗎？所以蕩益大師說：「信得真，願得切，雖散心念佛亦必往生也。」

諸位要注意這「雖」字，就是說：果真信願切如救頭燃時，不怕你不一心，當此時也，要你顛倒妄想亦不可得，所以下個「雖」字。同時，這亦是針對下文無信願念佛者的功夫雖好，不能往生的相對說法。所以說了句「有信願的人，雖散心念佛亦能生西」。諸位千萬莫錯會，以為我們只要懶懶散散地、馬馬虎虎地口裏念念西方彌陀，心裏想想娑婆財色，就可以輕而易舉、隨心所欲地往生西方去了。

復次，所謂有「深信切願念佛，心多散亂者，即是下品下生」者，乃行人習障深重，今雖具深心切願，而妄想習氣一時不能淨除，即貪戀世間的粗妄想雖已斷除，而微細的習氣妄想仍時來侵犯，古德所謂：「風停浪猶涌，理現念猶侵。」此種妄念雖屬微細，但由於佛外有念，不得不謂之散心。雖屬散心，以微細故，念來即覺，而不顛倒攀緣，故只要將佛念一

提，妄念即當下銷殞，復歸清淨。此種隨來隨照、隨照隨消的功夫，圭峰禪師謂之「妄念若起，都不隨之，縱有中陰，業不能繫。」因業不能繫故，所以能發願往生。反之，若是貪戀娑婆、妄念顛倒、攀緣不息的人亦想援例往生，那真是白日做夢了。

但是，話須說回來，倘使生性豪放，於世緣不甚戀着，或平時雖不信佛亦不謗佛，未能一心念佛的人，如到臨命終時聽善知識開示，頓時悔悟，徹底放下，一心稱名，求生西方，也能十念甚或一念而往生。但此等頓根人，千萬人中難得一二，以臨終一念端賴平時鍛煉，如平時不善用功，而能於臨終一念轉機作主者，真比航空獎券中頭彩還難，誠不可以為訓也。

對於散心念佛能否往生西方的問題，已講了許多，現為易於明瞭起見，簡作小結如下：

(1)若貪戀娑婆之心未泯，愛根未斷，情見未除，僅以顛倒妄想的攀緣之心來念佛，雖具些微信願，但以不深切故，只種善根遠因，不能往生，

有待來生努力，方能如願。

(2) 臨終一念幡然改途，雖亦有往生之望，但以太險，機會極微，千萬人中難得一人，故亦不敢引以為訓。（要知臨終十念往生的人，著重在於生前未聞佛法，直至死相現前，聽善知識開示，徹底悔悟，通身放下，故能十念相應。此等利根人若早聞佛法十年，則早十年成就，早聞二十年，則早二十年成就。若我等早聞佛法，卻生偷心，不能放下世情，妄冀十念往生，即此已是二心，何能相應？）

二、接下來讓我們來討論第二個問題：「要不要一心不亂呢？」

第一個問題搞清楚後，第二個問題也就不難迎刃而解了，因為一心不亂是散心的相對詞，散心既然要不得，那麼一定要一心不亂也就不言而喻了。但真理愈辯愈明，而且事關重大，我們還是不厭其詳地來討論一下吧！

所謂「一心不亂」不是哪一位祖師創造或規定的，乃是釋迦文佛金口

親宣，皇皇載於小本《彌陀經》上的明文，佛說要一心不亂，哪位祖師敢說不要！更何況我們這輩下愚膽敢說個不要嗎？佛是正遍知（註6），我們要修行成道，不聽佛語，更聽何言？但為什麼要一心不亂，其理何在？我們在討論第一個問題時已略有說明，現在讓我們再來詳細討論一下。

釋迦文佛說欲生淨土，不可以少善根、福德、因緣，而最能體現這三者多少的，莫過於念佛功行的深淺，故念佛須一心不亂，方能具足善根、福德、因緣而生淨土。

據說小本《彌陀經》是羅什大師意譯的，他根據梵文原意，參合了中國語文的表達法，用了「一心不亂」四個字。而玄奘法師根據法相「唯心所現，唯識所變」的原理說念佛要一心繫念，轉變妄識，淨業成熟方能生西（大意如此，經文已難具記）。兩師譯本文字雖略有不同，而含義一致，都是教念佛行人一切放下，虔心念佛，斬斷愛根，心佛道交打成一片，方能往生西方。

關於一心不亂的見解，諸大祖師有各種不同的說法，把他們歸納起來

，不外以下幾個方面：

(1)一心不亂，就是無心可亂，到了心意識完全消殞，真妄不立、能所雙亡的境界。換句話說，就是到了宗下「因一聲，桶底脱落」的開悟時節。此時心即是土，土即是心；心外無土，土外無心；心、佛、眾生完全打成一片了。

(2)一心不亂，有深有淺，有理一心與事一心之別。事一心者：密密持名，使心中佛號歷歷分明，穿衣吃飯，行住坐臥，一句洪名綿密不斷，就如呼吸相似，既不散亂亦不沈沒，如是持名，謂之事一心（即攝心歸一）。

若理一心，直能體究萬法皆如，無有二相，所謂生佛不二，自他不二，因果不二，依正不二，淨穢不二，苦樂不二，欣厭不二，取捨不二，菩提煩惱不二，生死涅槃不二。是諸二法，皆同一相，一道清平，不用勉強差排，但自如實體究，體究至極，與自本心忽然契合，方知著衣吃飯總是三昧，嬉笑怒罵無非佛事，一心亂心總成戲論（註7），二六時中毫髮許

異相不可得。西方即在當下，十方不異西方，無生即生，生即無生，雖則至心稱念，亦同肆口訶罵，雖則精進修持，亦是夢中苦行，如是了達，是名理一心。

(3)無論理一心或事一心，皆是博地凡夫（註8）邊事，凡有心者皆可修學，不可高推聖境，甘處下劣，認為這不是自己份內事！須知一切唯心造，欲生淨土，必先淨心，心若不淨，淨土難生。心若清淨，自得一心不亂，決定往生淨土！

由此看來，一心不亂原是為了心明水淨，俾佛現前接引往生的，並不是好高騖遠。其中尤以事一心是念佛人必須具備的功行，不是什麼高不可攀的事，不用怕它，只要我們懂得訣竅，精勤做去，決定可以成功。就是諸仁認為至高無上的理一心見性境界，也不是絕對做不到的，因一切眾生本具這不生不滅、清淨無染的佛性，既非外求來，亦非因修而得；而舉凡山河大地、草木叢林、男女老少、飲食起居乃至一切聲、一切色、一切心、一切法，無一不是性的顯現，無一不是性的作用，只要我們識得它，認

清了性就是相體，相就是性用，於見色聞聲時，不為聲色所轉，即能透過色相見性。換句話說，只要我們在日常動用中隨緣應用，不為事物的假相所迷惑，粘著於心，動搖於中，所謂寂寂惺惺，惺惺寂寂，轉一切物，不為物轉，使一切時，不為時轉，即是見性。這樣看來，理一心的高超境界是我們的平能，決不是不能做到的。我們如能證到理一心，心中清淨無染，自與西方淨土相應，而且佛佛本同一體，故能與彌陀打成一片，因之就能上品往生淨土了。

或曰：說來容易，做起來就難了。答曰：只要我們認清宗旨後，下定決心與妄習作鬥爭，靠定一句佛號作武器，妄習才動，方粘物境，即便高舉洪名把它打退。如斯舉之又舉，打之又打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還怕不能成辦嗎？況且就根器好的人來說，不須頻頻提撕，才聞舉着，即便歸家穩坐了。

或曰：那是禪宗境界，與淨土行人無關。曰：不要低看淨土，淨土本來就是禪，禪就是淨土，淨土是至圓至廣、至高至上的，不是個低下法門

。所謂禪是淨土之禪，淨土是禪之淨土，禪淨是不分家的。可惜晚近的淨土行人自甘劣小，認為得生邊地於願已足，不精修持名念佛，只敷敷衍衍地上上早晚殿就算完事，將個大好淨土法門弄得不像樣子。他們不知近代淨宗大德印光大師亦曾幾次閉關專修念佛，證得念佛三昧，其描繪該三昧的文章，完全與禪宗一致，並有「法法從此法界流，法法歸此法界」的法語。請想，這法門是不是高？要不要一心念佛精修不懈？

為了免卻紛爭起見，暫且避開這些高深的理論不談，留待以後在專論淨土時，再和大家研究，現在且來談談事一心。

我們在討論第一個問題時已經說過：往生西方要心水明淨，佛與聖眾才能現前，心水不淨，佛雖在前，猶如生盲不能見日。所以要生西方，心非清淨不可。又說，真信切願，就自然放得下娑婆——這穢醜苦惱的世界——斬得斷愛根情見，在猛利的執持名號下，自能不期然而然地到達一心不亂的境界。又說，縱或根器稍差、妄習較重的同仁，即使在粗妄已斷、細妄仍來侵犯的情況下，只要高提佛念，照破妄念，不隨伊流浪去，往生

西方還是有望。

以上這些說話，就是事一心不亂的定義和要不要它的注腳，因為我們對娑婆世界的事事物物，斬得斷，放得下，不為一切情愛粘縛紛擾，在内心深處才能綿綿密密，蘊育著一句聖號不散而不沈，微細妄習來侵擾時，也不至為它所動搖，因而才能聖號歷歷分明，相續不斷，同時因為用功得力之故，心更澄淨，更能放下世緣，念佛愈加虔誠，定力亦愈益深邃。如是相因相成地一心專念，才能心澄水明，聖境現前而往生西方啊！

真想生西方的人，我想恐怕沒有一個敢說，也沒有一個肯說這樣的一心不亂是不需要的吧！翻遍了列祖語錄，也沒有一個人說不要一心不亂。相反的，他們都頌揚一心不亂，鼓勵學人證到一心不亂，反告誡後進不可漠視一心不亂。（蓮池大師《竹窗隨筆》中有專文）。以下再列舉數例：

截流大師在〈起精進七期示眾〉裏說：「未到一心不亂田地，正所謂少善根福德因緣，安望往生彼國？」

印光大師在〈與陳錫周居士書〉中說：「散心念佛，難得往生，一心

念佛，決定往生。」又在書一十三中說：「念佛一法乃至簡至易、至廣至大之法，必須懇切至誠之極，方能感應道交，即生親獲實益。若懶惰懈怠，毫無敬畏，雖種遠因，而褻慢之罪，有不堪設想者，縱令得生人天，斷難高預海會……。」懶惰懈怠是散心還是一心？這就等於說，散心念佛是不能生西的了。

蓮池大師〈答孫廣諒居士書〉中說：「用功莫若一心念佛，念極而悟，悟而無論。縱不大悟，而離此娑婆生彼淨土，即是出世。消滅雜念，純一正念，即是真諦。今亦不管出不出，真不真，但功夫做到一心，自然了當矣。」又〈答蘇州袁心遠居士書〉中說：「今唯當專誠念佛，久久念至一心不亂，必得開悟。就令不開悟，而一生念力，臨終自知，死去必生淨土。」

這些例子多不勝舉，可見一心不亂對於往生西方的重要，實無可非議。恐怕只有那些心裏亦有些想往生西方淨土，但同時又戀著娑婆，放不下嬌妻愛子，捨不得榮華富貴的庸俗念佛人，和一些怕吃苦的懶漢，才自出

心裁而自圓其說地編造出一套背經離教的謬論，來愚弄婦孺，說什麼「不需要一心不亂，散心念佛亦能往生西方的。」哪知你圖一時說得口快，害了自家不要緊，害了別人，你就下地獄如箭射！

或曰：要一心不亂才能往生，則生西的人太少了。答曰：按上述事一心的標準來說，要求並不高，不是做不到的，只要行者肯犧牲眼下的享受，放卻身邊的粘纏，再加用點苦功，密密持名於心，人人皆可以證成，往生西方有何難處？至於單就生西的人數多寡來說，自古以來，生西的人數似不頂多，原因就在這些錯誤謬論——一心不亂太難，不需要，散心念佛就能生西了——在害人，使行者貪念世福，不肯用功，以致生西者少。請看上面所舉蓮池大師〈普勸念佛之三〉，開始就不勝嘆息地說：「今見世人念佛者多，生西者少，何也？」接下來又深為惋惜地歸咎其原因說：「口雖念佛，心裏胡思亂想，以是不得生西！」這是多深的遺憾！多硬的鐵證啊！

諸位同仁，須知求生西方是一件了生脫死的大事，不是逞人我、爭是

非、鬧意氣的。需要平心靜氣地想一想：我這樣散心念佛在日常動用中，尤其在得失、順逆、悲喜關頭，做得主嗎？那時能不為境界所牽移而佛念當前嗎？更進一步問問：夜眠睡夢中，做得了主嗎？在歡笑、驚怖時，能不為夢境所動而佛念現前嗎？假如這些都做不得主，那麼，等臘月廿日（註9）到來，妻、子繞榻，疾病昏迷，風刀解體（註10），痛苦迫切，再加上生前經過的事件與死後未了的牽纏，一一都涌上心來，又怎能做到主而念佛求生西方呢？須知白天能做得主了，於夢中則一半主也做不得；夢中能做得主了，死時一半主也做不得！因為夢中是半昏迷而死時是大昏迷呀！假如因為用功不力而臨終不能往生，那麼「不須一心不亂，散心念佛即能往生」之談，豈不成為空頭支票而自貽伊戚嗎？這不是我故作驚人之筆來嚇唬你們，也不是我好高騖遠來苛求你們，要你們這樣那樣，不然就不能生西。實在因為要真能往生西方，決不是專門依賴彌陀願力接引，而自己絲毫不努力，就能夠輕而易舉地往生去的啊！眼見時下一般修淨土者都貪著便宜，不肯用功，結果，不是懷念世緣，便是留戀家財；不是落得

個痛苦難當，便是昏迷不醒，所謂往生西方者，不知到什麼地方流浪生死去了。所以才甘冒不韪，敢向諸仁進貢逆耳之言，這實在為良心所驅使，不得不大膽呈辭力挽時弊啊！

三、接下來我們再談談第三個「單靠彌陀願力帶業往生」的問題

關於帶業往生一語，佛經內並無明文，這是祖師們融攝經論的含義發揮出來的。它的實際用意是：博地凡夫業障積習深重，非一生一世修行所能除盡，即使已大徹大悟，最後一分無明仍未破滅，因為到了等覺菩薩位，還有一分無明未盡，誰又能一生修證到等覺位呢？這未盡的無明就是業，所謂「帶業往生」即是帶這「業」往生。念佛行人即使證到理一心，似也不能超過等覺菩薩，所以還不免有無明在，故欲往生，還須「帶業往生」。決不是說念佛修行人，修行時也可以造點壞事害害人，將來可以帶業往生的。

或曰：印光大師說，五逆十惡人平時不知修行，但也未曾謗佛，臨終

得善知識為之開導，發願念佛，求生西方，也得帶業往生。這不是明明告訴我們現在幹點壞事，將來也可以帶業往生嗎？答曰：請注意，此等大惡人，臨終得遇善知識，又能正念分明，放捨身心，不顧痛苦，一心念佛，求生西方，是何等力量？又是何等善根、福德、因緣啊！是不是一般常人所能企及？我親見很多念佛多年的人，臨終為病苦所痛，不能念佛，甚至不願聆聞佛聲；或想念親人，不願憶念佛；或昏迷不醒，不能念佛聞佛，而此等大惡人反能臨終承教，徹底放下，正念分明，一心念佛，打退陰境，往生西方，是何等力量所使然？豈佛親於彼而疏於此，厚於前而薄於後？這其間實大有因緣在！蓋有一般修行人前生不明心要，只務得定，竭力克制妄心，不許伊動，如搬石壓草，石去而草復生，不成究竟，故當命終後轉身再來時，習氣妄動尤甚於前，而成惡逆，殆一聞開示，觸動前因，故又能立刻放下，專心一意念佛，求生淨土，非偶然也。或逆行菩薩示迹現生，為度生故，污其外形以掩行藏，非一般常人所可投機取巧，依模學樣，援例往生的。

或曰：禪宗大德直證佛地，所謂等、妙二覺，猶是提草鞋漢，總該沒有最後一分無明了，那麼，此等人生西，不須帶業往生了嗎？曰：禪宗所證是理即佛，所證理性與佛無二無別，但就事說來，尚未證到果佛地位，因此並不能與釋迦、彌陀等量齊觀。不見帝問玄沙：「宗下見性成佛，是否已到果佛地位？」沙曰：「只是因地佛，並非果地佛。」所以開悟見性，一般只登初地，相當於見道位，尚待向上修證，分破無明，圓證法身。所以說宗下見性後即直登無修、無得、無證位，實大錯誤，因尚有一個如喪考妣在也，如何不須帶業往生？

復次，所謂無修、無得、無證位者，是理邊事，同時也是到家人語，因一切眾生本來是佛，何待修證？但當無明業習未了，貪著猶在，尚於惡道中頭出頭沒的時候，又非不眾生！既有業習，就有幻受，既有幻受，也就不無幻修、幻得、幻證了。所以這句無修、無得、無證的話，也是真實到家人語，因在凡不減，在聖不增，在染無失，在淨無得故也。今若尚在路途上，就說無修、無得、無證，豈不言之過早！

或曰：未等於初，生死就是涅槃，路途就是家舍，雖然了生死，就在六道中。道曰：一切不二是真理，但須證到這種地步始得。假如現在還有苦樂在、怖畏在、還有氣惱、患得患失在等等，那麼，路途不是家舍，生死也不等於涅槃，因為蘊（註11）未破，幻受猶在，在人道中還有苦樂之見，何況餘道！試看調達在地獄如享三禪之樂，相去奚啻天壤！所以修心人大須仔細，切莫空說大話，莽莽蕩蕩招殃禍！

復次，真正證到無修、無得、無證的人，也不說個無修、無得、無證；已說無修、無得、無證，豈不正坐在有修、有得、有證裏嗎？

但是禪宗行人開悟大有深淺，不可一概而論，有的直下到底，積習無明一時齊破，即《楞嚴》所謂理屬頓悟，乘悟並銷也，這種人即無修、無得、無證者，但此種大根人，究屬少數，不可多得。有的雖已見性，積習尚存，須用綿密保住功夫，漸除習氣，分破無明，而圓證法身，此種保住功夫即無修之修。因為他們既不用什麼法門來修習，也不冀有所得與所成，平時只用個凜覺功夫，隨有念起，一覺即空，空亦不住，任運騰騰，自

在受用；到後亦無覺不覺，空不空，自在不自在，鎮日如癡如呆，無得無失，才是到家了手時節。此等功夫，即《楞嚴》所謂「事則漸修，因次第盡」者是，現在修行人中大都屬於這種「頓悟漸修」者多。

好了，這裏不是談禪，離題太遠，尚待以後再說吧。現在還是把話題拉轉來，談談帶業往生吧！說到帶業往生，遺憾的是，時下各宗同仁往往把這句話的含義擴大而搞錯了。有些人以為這是佛、菩薩的慈悲寬大，只要每日供佛、念佛或參禪、持咒，雖然犯點罪、做點壞事，無關緊要，佛、菩薩照樣會原諒寬恕他們的，淨宗有阿彌陀佛接引他們生西，他宗則有相關的佛、菩薩佑護他們超脫輪迴。以是，他們竟無顧忌地一面修行、念佛，一面又幹些壞事，把整個佛教塗污得不像樣子，以致世俗毀謗說：「要看黑心人，吃素道裏尋！」、「口念彌陀、釋迦，心裏貪盜欺詐！」聽之能不令人痛心？

試問懷這種心念的淨土行人，心裏淨不淨？能不能與淨土相應？又能不能與彌陀感應道交、打成一片呢？但是有些瞎漢還充嘴硬，說不要緊，

有阿彌陀佛做怙依，雖然作了些壞事，但到臨終，佛還是會憐憫我們，寬恕我們，來接引我們生西的！哈哈！假使阿彌陀佛這樣還來接引你們生西的話，倒變成鼓勵你們在世間作惡了，有這種道理嗎？假使真有其事，那佛還講什麼因果報應？又為什麼要勸人諸惡莫作、眾善奉行呢？或曰：五逆十惡人不是重罪犯嗎？他們怎能臨終十念生西呢？曰：請勿錯會，他們不是於信佛後又做五逆十惡的事，以前不明因果，無心誤犯，故能一信佛後，幡然悔悟，徹底懺悔，消除心業，往生西方。相反，已信佛的人再犯罪，是明知故犯，罪加一等，外加用功不力，念佛疲軟，業不能懺，如何能往生呢？

我想當這些人在假充嘴硬說不要緊時，心裏亦未嘗不寒慄，因為人人都有天良，做了壞事，必受良心譴責，而深自痛苦驚怖，這些人縱然一時為利欲薰蔽，而隱昧良心不知羞怖，但到了臨終最後一剎那，所作惡事就隱藏不住，一一顯現眼前，深受良心責備而痛苦萬分。那種天良苛責的痛苦，勝過一切嚴刑酷罰，所謂泰山壓頂、大火焚身、風刀解體，苦不堪言。

！以至痛哭嚎叫，息促神迷，茫茫蕩蕩地跟著業境流浪惡道去了！到那時還能嘴硬說我有彌陀接引嗎？

諸位道友，帶業往生這句話千萬不要搞錯，不要認為一面念佛，一面做點壞事不要緊，這是絕對要不得的。因為六道輪迴全憑善惡業所支配，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。現在要進一步求生淨土、了脫生死，心地不善良，人道的資格還不夠，如何能生西天呢？所以蕩益大師描述的「真信」說：真信除信自、信他外，還要信因果與理事！這就是教我們因心要清淨、要善良，才能得萬德莊嚴的福果——淨土！

另外，如上文所引，蓮池大師在三種不能往生淨土的人裏，把心地不善良的人列為第一種，可見心地善良是第一先決條件了。我們如有過錯，請迅速從今日起在佛前痛切地懺悔，永不再犯，還要勵行眾善，以救前愆，生西始可有望，如專門依靠佛力接引，幹壞事而想帶業往生，那真是西行卻向東了。

再者，關於他力接引的問題，在第一節裏已略有說明，現在因談到本

題，須再詳細討論一下：

首先，我們從生西的三資糧來看，信願行三，如鼎三足，既然不可缺少一，那麼信願之外，行亦就非常重要了，行既非常重要，足見生西也非專賴他力，單獨依靠彌陀的願力的人，假如可以單靠彌陀，那麼要「行」做什麼？既要「行」，那就他力之外，尤需自力了。

或許有些貪便宜、怕用功的人要說，蕩益大師說：「得生與否，全由信願之有無；品位高下，全由持名之深淺。」由此看來，行——持名——只不過是品位高下之依據，而生西方全憑信願，就是專賴佛力。我們現在只要能生西，品位高下在所不顧，甚至生於邊地也於願已足，因為「但得見彌陀，何愁不開悟？」我們能生到西方就行了。

殊不知大師此語乃對偶句，不可分割開來斷章取義，他上面說個信願，接下來就說個行，意思就是以信願來導行，由行而圓成信願，也就是說，要生西方，須以信願為先導，無信願不能往生，同時這亦是對只有行而無信之人說的。（我們在第一節裏說過，明朝很多禪宗行人假借念佛為入

定的方便，是只有行而無信願的。）但生西方有九品高下之不同，而這高下不同的往生品位，就全須由持名功夫的深淺來決定了。這豈不是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，往生西方，品位高的固然要較深的念佛功夫，就是品位低下的，也要有較淺的念佛功夫才能往生。而不是單獨依靠佛的力量，由佛來決定的！這樣理解，方符蕩益大師的真意，也才和其他佛祖的教示合得攏來。

假如不須行，單靠信願就能往生，那為什麼佛在《阿彌陀經》中囑咐我們要執持名號？又為什麼在《十六觀經》裏教我們要修種種觀行呢？蕩師乃一代教祖，豈能違背佛意，別出心裁地以無稽之談來迷誤後人？又豈可說蕩師之主見高過於佛呢？

再看印光大師〈與陳錫周居士書〉中說：「以信願為先導，念佛為行證，信願行三，乃念佛法門宗要。有行無信願，不能往生，有信願無行，亦不能往生。信願行三，具足無缺，決定往生。」可見信願行為生西三要，如鼎三足，缺一不可。蕩師與印師皆蓮宗法祖，由上而下，血脈相承，

絕不會前者誤引後者，也不至後者反對前者。由此可見，那些說只要有信願而不須行的，乃是一般瞎漢偷懶之遁詞也。

而且，就一般常理來說，既有信願，為何不行？不行，又怎能表示有信願在？更何能圓滿成就信願？是以信願是行之先導，而行則是信願之歸寄！無信願不足以啓行，無行也不足以圓滿信願！彼此相圓相成，三者不可缺一，可見信願行之行，是多麼重要啊！

既然行和信願一樣重要，那麼行就須像個樣子才對，決不可馬馬虎虎地口中念念佛號，心裏念著婆婆，敷衍了事算數。因為那樣行等於不行，口中念佛而心不轉，妄念既不能斷，妄心亦不能轉，妄習更不能除，行來行去，還在老地方，未曾前進一步，徒然自欺欺人而已！有何益處？我們要行，就要遵照佛祖遺訓，如救頭燃，至誠懇切地把一句佛號蘊育在心中，念念不忘！要如推重車上山般，極力追頂，一步不可放緩，六字洪名，一字接一字，一句接一句，字字句句，歷歷分明在心裏過，要戰戰兢兢地把一句萬德洪名當作金剛王寶劍，來與我們的妄念、愛根、情見作鬥爭，

更要二六時中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，我們果能如是着力用功，既勿求旦夕速效，亦勿妄冀心外有佛來迎，動諸魔事，則一定能從初心念佛散亂紛擾的情況下，漸漸上路，消除妄念，而臻一心不亂。由此看來，所謂一心不亂者，有什麼高不可攀而害怕萬分？有什麼目的不能達到而紛爭一場呢？

心有所畏，一定行之不力，行如不力，任何事都不能成功，所以信心堅固為第一要着。事在人為，只要先把道理弄清楚，竅門找到，然後一往直前，決不退縮，辦任何事情都無不成之理！

再說他力修行，絕不是一點力氣都不要花，完完全全依靠在別人身上可以成功的。古人也有蚊蠅附驥尾之喻，但也要蚊蠅先飛到馬尾上，還要用力抓住才行，絕不是一點力氣也不用的。是以完全依賴佛力能生西方，絕無是處，只有自他合力，方能成辦。再就自他來說，原本不二，因妄心分別故，始有自他，蓋從本說來，心佛眾生本係一體，如一室千燈，光光無別，因無明故，妄認前影，遂執為我，因我而有他，是非遂生。今若一句佛號得力，當下一念妄心銷處，自既不立，他從何來？故自他本係一體

，說什麼自力他力！說有自力他力者，正是不識自他也，嗟乎！

復次，就一般通途所說的他力來說，有佛出世教你們念佛法門，不是他力嗎？用功時有一句萬德洪名與你作為依持，同時因持名故，彌陀因心之莊嚴與果地之智光加被與你，不是他力嗎？臨命終時因感應道交故，佛現心中（這就是接引），又有西方極樂世界作為依止，不更是他力嗎？有這樣多他力為增上緣，已占盡了便宜，還覺不夠，更想一點力也不花，由佛把你拉上天，有這種道理嗎？假如有的，則我們也不是今天才信佛、念佛，應該早就往生西方成佛了，為何還流浪到今天，在這裏受苦呢？或曰：信佛雖不止一世，可能宿世修習他宗未曾念佛，故未往生，因淨土是萬修萬人去的呀！若果如是，為什麼自古以來就有「念佛者多，生西者少」之嘆呢？又難道彌陀能拉我們去，釋迦不能拉我們去嗎？十方諸佛都願度盡眾生的，如果能拉的話，一佛出世，就該把眾生度盡了！可見得仗佛力來拉你，沒有這回事，古德有：「一把臂牽他行不得，直須自肯始相應。」須知佛力無邊，眾生業力也是無邊的呀！印光大師是最讚嘆仗佛慈力接引

生西的，但也說念佛要懇切至誠，方能高預海會，這懇切至誠難道不須要下一番苦功夫嗎？

更進一步說，有自力的人，不求他力，而他力自來；相反，竭力希求他力、毫無自力的人，絕對得不着他力，縱有他力亦無能為力。因為用功人真能至誠懇切，精進不懈，無形中感諸佛菩薩加被攝護，及至功夫得力，妄念打脫，與佛心心相印，自他一體，生佛不二，更得十方諸佛護念，垂手摩頂授記。而懶散不肯用功或用功不力的人，因自己心裏穢垢，與清淨佛光不相連接，所見所接均係黑業一團，故佛雖現前垂手接引，猶如生盲不能見日。所以我們在第一節裏說：「自力就是他力，他力就是自力，有自力方有他力，無自力即無他力。」請同道深思。

其實淨土就是禪宗，禪宗即是淨土，二宗並無兩樣，不要妄分自力他力。但禪宗須是大根上智人方能參透玄機，識得即相即性，即心即佛，時時處處不為物轉，而自在轉物。而淨土則不一定要研討這些玄理，只要把一句彌陀聖號安頓在行人心上，密密提持，毋令間斷，自然於不知不覺中

將散亂妄心，漸漸轉換成清淨佛心，從而證成佛道，猶如人身上毛髮指爪，人眼雖不見其長，卻自然地密密滋長。念佛的妙處，就是在行人的生死根株上（妄念上）作切近的轉換，使人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自然不去念貪、念瞋、念癡，潛移默化地扭轉人的妄心，無形中把行人從生死中拉出來。它不用研討玄理，而自然暗合道妙，只要一心持名念佛，自然成無上道，所以淨土念佛是三根普攝的廣大法門。這真是釋迦老子從大悲心中流露出來的善巧方便之智用！

當你由於拳拳服膺、密密提持而親見彌陀真性時，方知自力他力由來不二，眾生佛陀本自一體，回顧昔日之紛爭辯論，猶如夢中說夢，寧不愧汗！

拉拉扯扯地說來很長，還要提醒大家一聲，修淨土不只是念佛名字一法，舉凡觀心、持咒、誦經、行善等等，皆如念佛一樣，可以回向西方求生淨土。一心不亂，是淨土法門的關鍵問題，我們只要放下一切，抓緊佛號，密密綿綿念去，安安穩穩地到達目的地。

討論至此將告結束，忽有一位慈心菩薩出來說：你這廝嚕嚕嗦嗦妄開大口，不怕冒瀆諸方，引起群仇嗎？曰：不見祖師道：佛法無人情，依法不依人！又不見黃面瞿曇（註12）云：說法四十九年，未曾說着一字！則小子雖以虛空為紙，大海為硯池，須彌為墨，寫滿宇宙，又何曾寫着一字，更何以冒瀆諸方！正是：

說盡山雲海月情，唇吻弗動心未行。

有法可說事邊倒，無法可說萬里雲。

可憐一般探玄客，夢中佛事論不停。

一心不亂非難事，念念彌陀字字明。

哈哈！你道說了也未？珍重！珍重！

（選自法音月刊一〇四期）

註解：

註1邊地疑城
邊地即疑城，謂修各種功德，願生極樂淨土，但於佛智懷疑不信，命終後感生於淨土邊地的宮殿中，五百歲中不能見佛聞經，亦不見菩薩、比丘僧，五百歲後才得見阿彌陀佛，漸得智慧開

明。

註 2 料簡 於義理量裁簡別。

註 3 理性佛 一切眾生本具有的佛性與諸佛無二無別。

註 4 名字佛 聽聞佛法後，知道自己本有佛性，本來就有成佛的可能。
註 5 依正 即依報與正報。正報，指依過去善惡業因而感得的果報正體
，如阿彌陀佛因修行功德感得佛身。依報，指身體所依之而住的果
報，如佛淨土的種種莊嚴境界。

註 6 正遍知 佛的十大名號之一，即真正遍知一切法之意。

註 7 戲論 含遊戲性而不合實際的言論。

註 8 博地凡夫 因凡夫多諸苦諸惑逼迫，居於卑賤下劣之位，又因凡夫
之位廣多，故稱「博地」。

註 9 臘月卅日 比喻死期，生命即將終了，猶如一年的臘月三十日。

註 10 風刀解體 臨終時體內風大動搖，身體分解，猶如利刀割體般痛苦

。

註 11 蕪 本為積聚之意。眾生是由諸法積聚而成，例如物質（血肉）、感覺、意志、意識等構成身心。

註 12 黃面瞿曇 即釋迦如來，因佛身金色故稱黃面；瞿曇，為世尊俗家古代族姓。

四料簡（註1）略釋即淨土決疑論

印光大師

藥無貴賤，愈病者良；法無優劣，契機則妙。在昔之時，人根殊勝，知識如林，隨修一法則皆可證道，即今之世，人根陋劣，知識希少，若捨淨土則莫由解脱。余自愧多生多劫少種善根，福薄慧淺，障重業深，年當志學不逢善友，未聞聖賢傳薪之道，爭服韓歐闢佛（註2）之毒，學問未成，業力先現，從茲病困數年，不能事事。諦思天地鬼神如此昭著，古今聖賢如此眾多，況佛法自無權力以脅人服從，必賴聖君賢相護持，方能流通天下耳，倘其法果如韓歐所言悖叛聖道、為害中國，豈但古今聖君賢相不能相容於世，而天地鬼神將亦誅滅無遺也久矣，又何待韓歐等託空言而闢之也耶？《中庸》謂：「君子之道，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與能，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。」韓歐雖賢，其去聖人遠甚，況聖人所不知不能者乎？佛法殆非凡情世智所能測度之法也。遂頓革先心，出家為僧，

自量己力，非仗如來宏誓願力，決難即生定出生死，從茲唯佛是念，唯淨土是求，縱多年以來濫廁講席，歷參禪匠，不過欲發明淨土第一義諦（註3），以作上品往生資糧而已。所恨色力衰弱，行難勇猛，而信願堅固，非但世間禪講諸師不能稍移其操，即諸佛現身令修餘法，亦不肯捨此取彼，違背初心，奈宿業所障，終未能得一心不亂，以親證夫念佛三昧，慚愧何如！

一日，有一上座久參禪宗，兼通教理，眼空四海，誓證一乘（註4），效善財以徧參知識，至螺山以叩關余舍。時余適以《彌陀要解》文深理奧，不便童蒙，欲搜輯台教逐條著鈔，俾初學之士易於進步，非敢效古德之宏闡道妙，聊以作後進之入勝因緣，喜彼之來，即贈《要解》一本，且告以著鈔之意。上座因謂余曰：「《要解》一書，吾昔曾一視之，見其詞曰《華嚴》奧藏，《法華》秘髓，一切諸佛之心要，菩薩萬行之司南，皆不出於此矣，若此者不勝枚舉，直是抑遏宗教（註5），過讚淨土，謗正法輪，疑誤眾生。不億萬益大師以千古希有之學識，不即直指人心，宏揚

止觀，反著斯解，以為愚夫愚婦之護身符，俾舉世縕素守一法以棄萬行，取蹄涔（註6）以捨巨海，同入迷途，永背覺路，斷滅佛種，罪過彌天矣。欲報佛恩者當即燬滅令盡，又何堪著鈔以助其流通耶？」憤心厲氣若對讎仇。

余俟其氣平，徐謂之曰：「汝以蕩益此解為罪過藪者，但知其末流而不知其本源，是逐塊之癡犬（註7），非擇乳之鵝王（註8）也。須知其過實不在於蕩益此解，在於釋迦、彌陀及十方諸佛，與淨土三經及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諸大乘經，文殊、普賢、馬鳴、龍樹、智者、善導、清涼、永明等諸大菩薩祖師也，汝若能為大法王正治其罪，庶汝之所言舉世奉行矣，否則即是山野愚民妄稱皇帝，自制法律，背叛王章，不旋踵而滅門誅族矣。汝作是說謗佛、謗法、謗僧，當即生陷阿鼻地獄，永劫受苦，了無出期，恃宿世之微福造窮劫之苦報，三世諸佛名為可憐憫者即汝是也。」

彼瞿然曰：「師言罪在釋迦、彌陀等者，何反常之若是也，請詳陳其故，若其理果勝，敢不依從。」

余曰：「如來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，所謂大事因緣者，欲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，直下成佛而已，豈有他哉？無奈眾生根有大小，迷有淺深，不能直下暢佛本懷，因茲隨機設教，對病發藥，為實施權（註9），開權顯實（註10），於一乘法作種種說，或有善根成熟者，令其誕登覺岸，其有惡業深厚者，令其漸出塵勞，曲垂接引，循循善誘，雖天地父母，不能喻其少分矣。又以一切法門皆仗自力。縱令宿根深厚，徹悟自心，倘見思二惑稍有未盡，則生死輪迴依舊莫出，況既受胎陰（註11），觸境生著，由覺至覺者少，從迷入迷者多，上根猶然如是，中下又何待言？斷見惑如斷四十里流，況思惑乎？了生脫死豈易言哉？以是不能普被三根，暢佛本懷。唯念佛求生淨土一法，專仗彌陀宏誓願力，無論善根之熟與未熟，惡業之若輕若重，但肯生信發願，持佛名號，臨命終時定蒙彌陀垂慈接引，往生淨土，俾善根熟者頓圓佛果，即惡業重者亦預聖流，乃三世諸佛度生之要道，上聖下凡共修之妙法，由是諸大乘經咸啓斯要，歷代祖師莫不遵行。汝以禪教自負，而妄謂宏淨土者為謗正法輪、斷滅佛種，足徵

汝乃魔附其身，喪心病狂，認迷為覺，指正為邪之地獄種子耳。夫釋迦、彌陀於往劫中，發大誓願度脫眾生，一則示生穢土，以穢以苦折伏而發遣（註12），一則安居淨土，以淨以樂攝受而鉤陶（註13），汝只知愚夫愚婦亦能念佛，遂至藐視淨土，何不觀《華嚴·入法界品》，善財於證齊諸佛之後，普賢菩薩乃教以發十大願王，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以期圓滿佛果，且以此普勸華藏海眾乎。夫華藏海眾無一凡夫二乘（註14），乃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同破無明，同證法性，悉能乘本願輪於無佛世界現身作佛；又華藏海中淨土無量，而必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者，可知往生極樂乃出苦之玄門（註15）、成佛之捷徑也，以故自古迄今，所有禪、教、律叢林無不朝暮持佛名號，求生西方也。汝歷參叢林，何日日修習而反生毀謗之若是也，儒書所謂習矣不察，日用不知者，莫汝為甚也。夫《華嚴》為諸經之王，王於三藏，《華嚴》不信即一闡提（註16），縱不生陷阿鼻，《華嚴》，報終定墮無間（註17），吾欲離苦而求生淨土，汝欲得苦而毀謗《華嚴》，汝守汝志，吾行吾道，將軍不下馬，各自奔前程，道不同，不相為謀。

，汝去！吾不語汝。」

彼曰：「道貴宏通，疑須剖決，師何見拒之甚也。嘗聞毘盧遮那（註18）徧一切處，其佛所住名常寂光，則但證法身，當處即是寂光淨土，又何必以生滅心捨東取西，然後為得也？」

余曰：「談何容易！寂光淨土雖則當處即是，然非智斷（註19）究竟，圓證毘盧法身者，不能徹底親得受用，圓教（註20）住、行、向、地、等覺四十一位尚是分證（註21），汝若能證毘盧法身，則不妨說當處便是寂光，其或未然，則是說食數寶，不免飢寒而死也。」

彼曰：「唯心淨土，自性彌陀，宗門常談，不應有錯。」

余曰：「宗門所說專指理性，非論事修，所以然者，欲人先識不涉因果修證凡聖生佛之理，然後依此理以起修因證果，超凡入聖，即眾生而成佛道之事，汝何事理籠統，知見顛倒之若是也。又汝以捨東取西為生滅者，不知執東廢西乃斷滅也，夫未證妙覺（註22），誰離取捨？三祇鍊行，百劫修因，上求下化，斷惑證真，何一非取捨之事乎？須知如來欲令一切

眾生速證法身及與寂光，所以特勸持佛名號，求生西方也。」

問：「棗柏李長者（註23）《華嚴合論》謂，西方淨土乃為一分取相，凡夫未信法空（註24）實理，以專憶念，其心分淨，得生淨土，是權非實，何以華藏海眾同願往生？棗柏現生證聖，神通智慧不可思議，定是華嚴會上菩薩示現，所有言說當無錯謬。」

答：「棗柏雖菩薩示現，以經未全來，不能預斷故作此說。按棗柏造論在唐玄宗開元年間，論成之後隨即入滅，歷五十餘年至德宗貞元十一年，南天竺烏茶國王方進《普賢行願品》四十卷之梵文，至十四年始譯畢流通，其前之三十九卷即《八十華嚴》（註25）之《入法界品》，而文義加詳，彼第八十善財承普賢威神之力，所證與普賢等，與諸佛等，普賢乃為說偈稱讚如來勝妙功德，以文來未盡故未結而終。及《行願品》來，第四十卷普賢乃以十大願王勸進善財及與華藏海眾，令其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說畢，如來讚歎，大眾奉行，文方圓備，故古德以此一卷續於八十卷後流通，欲後世學者咸得受持全經云耳。古德謂念佛求生淨土一法，唯佛

與佛乃能究盡，登地菩薩不能知其少分者，即此是也，則一切上根利器，淨土總攝無遺矣。《大集經》云：「末法億億人修行，罕一得道，唯依念佛得度生死。」則一切人天六道具縛凡夫（註26），淨土亦總攝無遺矣。汝信棗柏而不信《行願品》、《大集經》，是遵縣令一時權宜之告示，而違皇帝萬古不易之敕旨，何不知尊卑輕重之若是也！」

問：「彼既海眾示現，何待經來方知？」

答：「宏揚佛法大非易事，須有證據方能取信，《華嚴》一經迥越群典，無從引類，以自裁度。」

問：「《涅槃》全經未至，生公何以預倡闡提皆有佛性，將謂棗柏不及生公？」

答：「闡提原是眾生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闡提何得獨無？有智識者皆可預斷。往生圓滿佛果，諸經絕未宣說，誰敢自出心裁豎此奇義？二者事理絕不相伴，不可引以為證。至於二公所證，則非吾輩博地凡夫可知，何敢戲論？須知菩薩宏法或順或逆，種種方便不可思議，得非棗柏示以不

知，以敦後世之信向耶？」

問：「禪宗諸師多撥（註27）淨土，此又何說？」

答：「禪宗諸師唯傳佛心，所有言說皆歸向上（註28），汝參禪有年尚不知此，則汝之所解皆破壞禪宗之惡知見也。」

問：「博地凡夫豈敢自任，諸祖誠言斷可依憑，六祖謂：『東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西方，西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何國？』趙州云：『佛之一字，吾不喜聞。』又云：『老僧念佛一聲，漱口三日。』禪宗諸師多有此等言句，則又何說？」

答：「六祖直指向上，令人識取自心，汝當作訓文釋義，辨論修持法門，所謂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（註29），幾許誤哉！汝須知西方之人見思淨盡，進破塵沙（註30）及與無明（註31），祇有進修，絕無造罪之事。

謂彼求生何國者，若在此間未斷見思，仗佛慈力帶業往生之人，則生凡聖同居淨土，一生彼土，則見思二惑徹底消滅，喻如洪爐片雪未至而化，德人覲面鄙念全消；若是見思淨盡，則生方便有餘淨土；分破無明，則生實

報無障礙淨土；無明淨盡，福慧圓滿，則生常寂光淨土，在此土現證者如是，在彼土進修者亦然。汝何過慮彼無生處而自障障人，不肯求生，聞噎廢食，自喪性命，則天下癡人莫汝若也。

汝但知趙州『佛之一字，吾不喜聞』，何不領取下文，僧問：『和尚還為人也無？』州云：『佛佛』乎？但欲依『念佛一聲，漱口三日』，何不依僧問：『和尚受大王如是供養，以何報答？』州云：『念佛』乎？又何不依僧問：『十方諸佛還有師也無？』州云：『有。』問：『如何是諸佛師？』州云：『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』乎？汝謂禪宗諸師多有此等言句，不知禪家酬機之言名為機鋒（註32），名為轉語（註33），問在答處，答在問處，不知返照回光，叩已而參，一向但噇酒糟（註34）、逐土塊，有甚了期？吾出家三十餘年，漱口佛不喜聞之言，則眾口同宣，至於以佛為人，以念佛報恩，以阿彌陀佛為十方諸佛師，絕未聞一人說一句者。夫言出一口，既以彼為實、為可依，則此亦是實、是可依，何受損者即依，得益者即違，一依一違，自相矛盾？夫趙州所言總歸本分，佛不喜聞與

念佛等，皆屬轉語，若能直下識得自心，方知趙州道越常情，語出格外，當孜孜念佛，唯日不足矣，倘不能親見趙州，則寧可以念佛為修持，不可依撥佛為把柄，依念佛則即生便出輪迴，將來定成佛道；依撥佛則謗佛、謗法、謗僧，現生則罪業山積、福慧冰銷，命終則永墮阿鼻，長劫受苦，其利害得失奚啻天淵。總之，今人率皆福薄慧淺，業重障深，於得益者皆若罔聞，於受損者全身頂戴。（得益受損且約未悟錯會說，非古德所說之法有益有損也。）

諸師酬機之言悉皆如是，不勞備釋，汝謂諸祖誠言斷可依憑，何不依百丈云『修行以念佛為穩當』乎？又何不依百丈立祈禱病僧、化送亡僧之規皆悉回向往生淨土乎？將謂百丈唯令死者往生，不令生者求生乎？又何不依西天第十四祖龍樹菩薩，如來預記往生，龍宮誦出《華嚴》，廣造諸論，偏讚西方，如《毘婆沙論》稱為易行疾至之道乎？又何不依第十二祖馬鳴菩薩，於《起信論》末後示最勝方便，令人念佛求生西方，常侍彌陀，永不退轉乎？又何不依二祖阿難、初祖迦葉結集三藏與淨土諸經乎？倘

淨土不足為法，有害於世，彼何不知好歹，貽後世以罪藪乎？又諸大乘經皆讚淨土，而小乘經則無一字言及，將謂諸大乘經不足為法乎？又佛說《彌陀經》時，六方恆河沙數諸佛悉皆出廣長舌勸信此經，將謂六方諸佛亦貽人以罪藪乎？如謂六祖、趙州等不可不信，則龍樹、馬鳴、阿難、迦葉、釋迦、彌陀、六方諸佛、諸大乘經更為不可不信，若謂諸佛、諸祖、諸經皆不足信，又何有於六祖、趙州為哉？見近而不見遠，知小而不知大，如鄉民慕縣令之勢力，而不知皇帝之威德，小兒見銅錢而即拾，遇摩尼寶珠而不顧也。汝還知永明《四料簡》所示禪淨有無、利害得失乎？夫永明乃彌陀化身，豈肯貽人罪藪，謗正法輪，疑誤眾生，斷滅佛種乎？」

彼曰：「永明《料簡》語涉支離，不足為法，何以言之？彼謂『有禪有淨土，猶如戴角虎，現世為人師，來生作佛祖。』若如所說，則今之禪者類多皆看『念佛的是誰』，又有住念佛堂長年念佛者，彼皆現世能為人師，來生即成佛祖乎？又云『無禪有淨土，萬修萬人去，若得見彌陀，何愁不開悟？』今之愚夫愚婦專念佛名者處處皆有，未見幾人臨命終時現諸

瑞相，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也，故知永明〈料簡〉為不足法。」

余曰：「汝何囫圇吞棗，不嘗滋味之若是也。夫永明〈料簡〉乃大藏之綱宗，修持之龜鑑，先須認準如何是禪，如何是淨，如何是有，如何是無，然後逐文分割，則知字字皆如天造地設，無一字不恰當，無一字能更移，吾數十年來見禪講諸師所說，皆與汝言無少殊異，見地若是，宜其禪與淨土日見衰殘也。」

問：「何名禪淨、及與有、無，請垂明誨。」

答：「禪者，即吾人本具之真如佛性，宗門所謂父母未生以前本來面目，宗門語不說破，令人參而自得，故其言如此，實即無能無所，即寂即照之離念靈知，純真心體也（離念靈知者，了無念慮而洞悉前境也）。淨土者，即信願持名，求生西方，非偏指唯心淨土，自性彌陀也。有禪者，即參究力極，念寂情亡，徹見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，明心見性也；有淨土者，即真實發菩提心，生信發願，持佛名號，求生西方也。禪與淨土唯約教約理，有禪有淨土乃約機約修，教理則恆然如是，佛不能增，凡不能減。

，機修須依教起行，行極證理，使其實有諸己也，二者文雖相似，實大不同，須細參詳，不可籠統。倘參禪未悟，或悟而未徹，皆不得名為有禪，倘念佛偏執唯心而無信願，或有信願而不真切，悠悠泛泛，敷衍故事，或行雖精進，心戀塵境，或求來生生富貴家享五欲樂，或求生天受天福樂，或求來生出家為僧，一聞千悟，得大總持（註35），宏揚法道，普利眾生者，皆不得名為有淨土矣。」

問：「出家為僧，宏法利生，又有何過而亦簡除？」

答：「若是已斷見思，已了生死，乘大願輪示生濁世，上宏下化，度脫眾生者則可；若或雖有智願，未斷見思，縱能不迷於受生之初，亦復難保於畢生多世，以雖能宏法，未證無生，情種尚在，遇境逢緣難免迷惑，倘一隨境迷，則能速覺悟者萬無一二，從迷入迷，不能自拔，永劫沈淪者，實繁有徒矣。如來為此義故，令人往生淨土，見佛聞法，證無生忍，然後乘佛慈力及己願輪，迴入娑婆度脫眾生，則有進無退，有得無失矣；未斷見思，住此宏法，他宗莫不如是，淨宗斷斷不許也。世多謂參禪便為有

禪，念佛便為有淨土，非但不知禪淨，兼亦不知文義，辜負永明古佛一番大慈悲心，截斷後世行人一條出苦捷徑，自誤誤人，害豈有極，所謂錯認定盤星，毫釐有差，天地懸隔也。」

彼曰：「禪淨有無，略知旨趣，四偈玄文，請詳訓釋。」

余曰：「『有禪有淨土，猶如戴角虎，現世為人師，來生作佛祖』者，其人徹悟禪宗，明心見性，又復深入經藏，備知如來權實法門，而於諸法之中，又復唯以信願念佛一法以為自利利他通途正行，《觀經》上品上生，讀誦大乘，解第一義者，即此是也。其人有大智慧、有大辯才，邪魔外道聞名喪膽，如虎之戴角，威猛無儔，有來學者，隨機說法，應以禪淨雙修接者，即以禪淨雙修接之，應以專修淨土接者，即以專修淨土接之，無論上中下根，無一不被其澤，豈非人天導師乎？至臨命終時蒙佛接引，往生上品，一彈指頃華開見佛，證無生忍，最下即證圓教初住，亦有頓超諸位至等覺者，圓教初住即能現身百界作佛，何況此後位位倍勝，直至第四十一等覺位乎？故曰來生作佛祖也。」

『無禪有淨土，萬修萬人去，若得見彌陀，何愁不開悟』者，其人雖未明心見性，卻復決志求生西方，以佛於往劫發大誓願，攝受眾生如母憶子，眾生果能如子憶母，志誠念佛，則感應道交即蒙攝受，力修定慧者固得往生，即五逆十惡臨終苦逼，發大慚愧，稱念佛名或至十聲或止一聲，直下命終亦皆蒙佛化身接引往生，非萬修萬人去乎？然此雖念佛無幾，以極其猛烈，故能獲此巨益，不得以泛泛悠悠者校量其多少也；既生西方，見佛聞法雖有遲速不同，然已高預聖流，永不退轉，隨其根性淺深，或漸或頓，證諸果位，既得證果則開悟不待言矣，所謂若得見彌陀，何愁不開悟也。

『有禪無淨土，十人九蹉路，陰境若現前，瞥爾隨他去』者，其人雖徹悟禪宗，明心見性，而見思煩惱不易斷除，直須歷緣煅鍊，令其淨盡無餘，則分段生死（註36）方可出離，一毫未斷者姑勿論，即斷至一毫未能淨盡，六道輪迴依舊難逃。生死海深，菩提路遠，尚未歸家即便命終，大悟之人，十人之中九人如是，故曰十人九蹉路，蹉者蹉跎，即俗所謂擔閻

(註37)也。陰境者中陰身境，即臨命終時現生及歷劫善惡業力所現之境

，此境一現，眨眼之間隨其最猛烈之善惡業力，便去受生於善惡道中，一
毫不能自作主宰，如人負債，強者先牽，心緒多端，重處偏墜，五祖戒再
為東坡，草堂清復作魯公，此猶其上焉者，故曰陰境若現前，瞥爾隨他去
也。陰，音義與蔭同，蓋覆也，謂由此業力蓋覆，真性不能顯現也；瞥音
撇，眨眼也。有以蹉為錯，以陰境為五陰魔境者，總因不識禪及有字，故
致有此胡說巴道也。豈有大徹大悟者，十有九人錯走路頭，即隨五陰魔境
而去，著魔發狂也，夫著魔發狂乃不知教理、不明自心、盲修瞎鍊之增上
慢種耳，何不識好歹以加於大徹大悟之人乎？所關甚大，不可不辯。

『無禪無淨土，鐵床併銅柱，萬劫與千生，沒個人依怙』者，有謂無
禪無淨，即埋頭造業、不修善法者，大錯大錯。夫法門無量，唯禪與淨最
為當機，其人既未徹悟，又不求生，悠悠泛泛修餘法門，既不能定慧均等
，斷惑證真，又無從仗佛慈力帶業往生，以畢生修持功德感來生人天福報
，現生既無正智，來生即隨福轉，耽著五欲，廣造惡業，既造惡業，難逃

惡報，一氣不來即墮地獄，以洞然之鐵床銅柱，久經長劫寢臥抱持，以償彼貪聲色、殺生命等種種惡業，諸佛菩薩雖垂慈愍，惡業障故，不能得益。昔人謂修行之人若無正信求生西方，泛修諸善，名為第三世怨者，此之謂也，蓋以今生修行，來生享福，倚福作惡即獲墮落，樂暫得於來生，苦永貽於長劫，縱令地獄業消，又復轉生鬼、畜，欲復人身難之難矣，所以佛以手拈土問阿難曰：『我手土多？大地土多？』阿難對佛：『大地土多。』佛言：『得人身者如手中土，失人身者如大地土。』萬劫與千生，沒個人依怙，猶局於偈語而淺近言之也。夫一切法門專仗自力，淨土法門專仗佛力，一切法門，惑業淨盡方了生死，淨土法門，帶業往生即預聖流，永明大師恐世不知，故特料簡以示將來，可謂迷津寶筏、險道導師，惜舉世之人願預讀過，不加研窮，其眾生同分惡業之所感者歟！』

彼曰：「我昔何罪，早昧真詮，宿有何福，得聞出要，願廁門牆，執

侍巾瓶。」

余曰：「余有何德，敢當此說，但余之所言皆宗諸佛諸祖，汝但仰信

佛祖，宏揚淨土，則無德不報，無罪不滅，昔天親菩薩初謗大乘，後以宏大贖愆，汝能追彼芳蹤，我願捨身供養。」上座乃禮佛發願云：「我某甲從於今日專修淨業，唯祈臨終往生上品，見佛聞法，頓證無生，然後不違安養（註38）偏入十方，逆順隱顯種種方便宏通此法，度脫眾生，盡未來際無有閒歇，虛空有盡，我願無窮，願釋迦、彌陀、常住、三寶愍我愚誠，同垂攝受。」

余曰：「淨土事者，是大因緣，淨土理者，是秘密藏，汝能信受奉行，即是以佛莊嚴而自莊嚴。」上座唯唯而退。因錄其問答，以為不知此法者勸。

註解：

註1 四料簡 此為宋永明禪師所作，說明禪、淨法門之不同價值的偈語。

註2 韓歐闢佛 唐韓愈、宋歐陽修皆讚揚儒家，反對佛教、道教。

註3 第一義諦 深妙無上之真理。

註 4 一乘 佛乘。

註 5 宗教 此指教外別傳，以心傳心，不立文字的禪宗。

註 6 蹄涔 牛、馬在路上所留足跡中的積水，比喻容量極少。

註 7 逐塊之癡犬 向狗投土塊，狗以為是食物而追逐。比喻自己沒有真正的見解，只於言句上詮解，或執著事物的形跡，捕捉枝葉末節而想了達事物真相。

註 8 擇乳之鵝王 鵝王能分別水、乳而獨飲乳汁。比喻能辨別真偽正邪。

註 9 為實施權 實，究竟之指歸；權，權宜。為歸於真實而施設權便方法。

註 10 開權顯實 以權便方法彰顯真實義理。

註 11 胎陰 陰，覆蓋。既入胎，為五蘊所障蔽。

註 12 以穢以苦折伏而發遣 即釋迦如來廣宣娑婆世界之穢苦，讓眾生斷除貪愛的欲念，並勸導眾生求生彌陀淨土。

註 13 以淨以樂攝受而鈞陶 即彌陀如來以淨樂的佛土攝受眾生往生，以成就他們成佛。

註 14 二乘 緣覺乘、聲聞乘。此指小乘。

註 15 玄門 指玄妙的法門、深奧的妙理。

註 16 一闡提 迷於生死輪迴，不知求出離的眾生。

註 17 無間 即阿鼻地獄，為地獄中最苦的一獄，是極惡之人所感得的果報。因受苦沒有間斷故稱無間。

註 18 毘盧遮那 佛的法身，即光明遍照之意。

註 19 智斷 智，照了真理，即菩提。斷，斷盡一切煩惱，即涅槃。

註 20 圓教 我國將經典內容體系化，以判別解釋佛陀所說的教法，其中稱究竟圓滿之教為圓教，例如《華嚴經》、《法華經》即是圓教。

註 21 分證 斷除一部分煩惱而證悟部分之中道。

註 22 妙覺 覺性圓滿之究竟佛果。

註 23 藉柏李長者 即李通玄，唐代華嚴學者，因日以棗、柏葉餅為食，

世稱棗柏大士。

註 24 法空 諸法緣起性空，即宇宙萬法都是緣起的，其性本空，無真實的自體可得。

註 25 八十華嚴 唐實叉難陀譯，又稱新華嚴，較晉佛馱跋陀羅譯的《六十華嚴》文辭流暢，義理周詳，故流通較盛，為華嚴宗之主經。

註 26 具縛凡夫 具足煩惱的眾生。

註 27 撥 否定、排除之意。

註 28 向上 禪宗自迷境直入悟境、上求菩提之工夫。

註 29 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 驢鞍橋，指形狀酷似馬鞍的驢骨。愚癡的人誤認驢鞍橋為其父的遺骨，比喻愚昧、不辨真假法義的情形。

註 30 塵沙 即塵沙惑，為救度眾生的菩薩所特有之惑，因菩薩以空觀破除見思惑，易執著於空理，而不能了知眾生如塵沙之多的惑障，及對治教化的方法，如此會妨礙菩薩度生。

註 31 無明 即無明惑，迷於中道實相之理，如斷盡即成佛。

註 32 機鋒 謪林用語。禪僧與他人對機或接化學人時，常以寓意深刻、無跡象可尋、非邏輯性的話來表現自己的境界，或考驗對方。

註 33 轉語 禪林用語。師家在禪者迷惑不解、進退維谷之時，隨著機宜自由自在轉變詞鋒，突然翻轉機法而下轉語。

註 34 嘴酒糟 喻捨本逐末。

註 35 總持 總攝憶持無量佛法而不忘失的念慧力。

註 36 分段生死 指輪迴六道的眾生之生死，即眾生各隨其業因的不同，而壽命有分限、形體有段別，故稱分段。

註 37 擔閣 即耽擱。

註 38 不違安養 安養指極樂淨土。淨土的眾生成佛後，法身遍一切處，可以不離開當處而化身於百千界度化眾生。

念南無阿彌陀佛就是「總誦」 郭惠珍

一代大德上廣下欽老和尚，大家讚譽他是佛教界的國寶，他老人家九十五歲往生前兩天所拍的照片，目光依然炯炯有神！在老和尚九十二歲那年，末學曾經有機緣跟著他老人家爬山，老和尚走在前面，步履矯捷，末學跟在後面相當吃力！當時承天禪寺還在建築中，有一段路障礙物很多，末學走得差點絆倒，老和尚回過頭來說：「要走好哦！」聲音雖沙啞卻懇切有力，眼神嚴肅而無限慈悲，末學非常慚愧，至今人生道上屢經蹉跌，深覺「走好」之不易，頭破血流之際，回思此雙關之語，驀然淚下。

有人想像他是非常玄異的，就要去「探查探查」，在旁聽了半天，怎地老是說：「念佛！不要吃肉！」就想：「這我也會說啊！何必來問老和尚。」不錯，話人人會說，但問題是我們沒有像他老人家下過那樣的苦行真功夫，也沒有感人的德行，就是熱心去人家中苦勸，人家尚嫌囉嗦，而

他老人家降伏了自己，在念佛用功上，下了非常深的功夫，自自然然感動千千萬萬的眾生，他年輕時在深山洞中打坐修行，帶去的食物吃完了，就只藉著樹子山薯維生，三件衣服補得只成一件，近六十年長坐不臥，對物質方面需求極低。在大陸承天寺叢林中，他的師公^上_{轉下}塵老和尚教導他：「吃人家不要吃的，穿人家不要穿的，做人家不要做的，以後你就知道！」並只要他苦行念佛，他老老實實地實踐了這些教訓，在心地上下功夫，終於他成為一位極不平凡的人，許多人一見到他老人家便忍不住感極而泣。

他的開示經常只是一兩句最要緊的話，我們果真信得過，絕不虛度此生！就像前面說的：「念佛！不要吃肉！」我們果真念念都在念佛，讓佛大覺悟的光明智慧慈悲隨時充滿心中，豈不是隨時吉祥？不再有人我是非的痛苦，不再受貪瞋癡的燒灼。果真放淡口腹之欲，照老人家所教「不要吃肉」，慢慢會體驗到「本是同根生」的滋味，會體驗到慈悲的喜悅，當生天天心情坦蕩，再深信切願求生西方，臨終必蒙佛接引，解決生生世世

的生死大痛！老和尚兩句話便明白指示出一生成佛光明的大道。老實的人信受奉行就得大利益，不老實的人便喜歡談玄說妙，弄些稀奇古怪，誇張一些神通，而忽略了他度人了生脫死最要緊的教導。

老和尚在世時，一天，有一個人，提了一個「○○七」的手提箱，非常神秘地上山，要求見老和尚，而且非要單獨見老和尚不可！因為過去曾經有人圖謀不軌，所以弟子就不允許他單獨見老和尚，這人說有要事請問，後來他就去附在老和尚耳邊，非常鄭重地問說：「老和尚，人家都說您有神通，您老實告訴我，您到底有沒有神通？」老和尚也很神秘鄭重地附在他耳邊說：「我告訴您，我有吃就有通，沒吃就不通！」（台語）這是發人深省的，佛法的奧秘就是平淡，而不是令人好奇而趨之若驚的神通或光怪陸離的異相，神通人人本都具有，只是被貪心、憤怒、愚癡、傲慢、疑惑等煩惱埋沒而不能顯現，有神通若不能解決生死的問題也是罔然。向外去尋求「所謂有神通的人」相助，更是捨本逐末，老和尚說：「向人求，就會遺失釋迦佛。」

未學覺得老和尚最令人震撼，最偉大的「神通」是他的忍辱功夫，忍人所不能忍，行人所不能行。當年他由深山回到大陸承天禪寺，鬚髮皆長，宛如山人，無人認得他，經過表明才知究竟，而過了一段時間，寺中當家師和殿主為了考驗他的功夫，故意把功德箱的錢財藏起來，然後對他表疑，於是舉寺認他為賊，數日白眼惡言交加，而他如沐春風如飲甘露，安然自在，這是何等磊落的胸懷，何等自由的逍遙人，這種忍辱神通比什麼「冒煙、放光」要神奇太多了，因為燒紙也能冒煙，點燈就可放光，但我們捫心自問，誰能被誣為賊，而仍安然如飲甘露不加辯白？誰有這般洞破世事如幻如化的功夫便是大智慧人，值得頂禮膜拜，然而我們很不幸常常成為老和尚所形容的——「石頭狗」——「追逐石頭的狗」，人家要我們跑很簡單，只要隨便扔個石頭，我們就亂追一通，追得精疲力盡，竟只為了一塊不能吃的石頭，老和尚瞪大眼睛：「這樣沒主張，怎麼去西方？」他老人家是自己的主人，生死自在，難怪老少敬仰，他不求名聞利養，而因為是真操實踐，更令人心服。有一次有位新聞記者上山勒索，向老和尚

威脅說：「我的筆是很厲害的，假如不給錢，就把你登一篇！」老和尚只安然道：「儘管登上去，隨你怎麼寫，我不要人家恭敬，人家恭敬我，我要天天念大悲咒加持大悲水；人家不恭敬我，我正好靜靜念阿彌陀佛。」這位記者也只好感歎老和尚不同凡響，真是「事到無心皆可樂，人到無求品自高」。

還有一次，有些皈依弟子去聽演講，認為講演的法師有影射批評老和尚的意思，就打抱不平上山報告老和尚，不料老和尚當下非但毫無懼意，反而要上來報告的弟子去懺悔「誤會講演法師」的過失，並替那位法師解釋其言辭的佛法含意，告誡弟子假如今天人家指名道姓罵我們，尚要誠懇感謝，何況人家沒指名！老人家還嚴肅曉以「若要佛法興，惟有僧讚僧」的大義，他讚那位法師「能在花花世界度眾生，實是菩薩」，並自謙說：「我還不敢去呢！」老和尚的功夫非我們能測，但一些日常突發的瑣事中所顯示的胸襟，每每令未學感動不已！他宛如陽光慈悲普照一草一木，然而有時也以智慧的利劍猛斬煩惱的枝芽，也大刀闊斧砍去名聞利養障道的

葛藤，為的是幫助一棵樹筆直地長向清淨的西方。他經常出「非常刺激」的突擊考題，布局演技又逼真，被考的人常被境界所轉，當下不覺，久後謎底揭曉，才能知他用心良苦，有時他的反面手法及嚴格的磨鍊，真可形容是「碾得脫殼，磨得碎白，揉得柔韌，烘得變色」，好讓一位真願修行的人成為「能供養一切眾生，能普供一切諸佛的聖餅」，這個過程常常是血淚交織的，有時老和尚也慈悲地掉下眼淚，告訴逆境考驗中的弟子說：「我教你的，你真的了解了嗎？我怕跟你結怨仇，本來想要幫助你破掉這些執著，但要是你不能明白真正用意，就會變成跟你結怨仇。給你逆境，是給你磨鍊啊！」

祖師告訴我們往生西方三資糧「信願行」，「願」就是厭離娑婆，欣求極樂，（娑婆是自心穢惡所感得，極樂是自心清淨方顯現），雪公老恩師也強調「欣」「厭」之心是淨土總安心得門，然而凡夫的我們是很難在順境中發起欣厭之心的，不得已，老和尚乃至佛菩薩，才要惠賜我們許多逆境，好讓我們「以苦為師」，猛提欣厭之心堅定念佛，了生脫死，以一

世的精進勤苦，換永遠的自在幸福，其實這是再便宜也沒有的最佳珍賜，只是人們常喜歡「包裝美麗的定時炸彈」——追求一時的快意與名利，而賠掉永久的安樂，這樣災情慘重的損失，常使得佛菩薩為我們流淚。老和尚常嚴厲地說：「在娑婆世界，只要貪戀一枝草，便要再來輪迴！」所以儘管娑婆世界的人們對他如此恭敬供養，他還是灑脫放下；坐落在山上的弘偉建築，對他而言只不過是「一時的小型教具」而已——藉著這些因緣境界來了解和教導一切有緣親近他的眾生。而真正灑然放下，老實念佛往生的人，才是他真正的弟子吧！他在往生前不久，有數天一直對所有弟子反覆說：「災難越來越多，趕快修，趕快修，修一分，一分的功德；修十分，十分的功德；修一百分，一百分的功德；修一千分，一千分的功德；修一萬分，一萬分的功德！」老人家很耐心一一地說，這是最懇切的勉勵了，信得過老人家的話便老實念佛，一門深入不要再徘徊！

有位老師告訴末學：他去請問老和尚「要怎麼樣念佛？」老和尚馬上反問他：「你怎麼樣念佛？」他答：「我有空的時候就念佛。」老和尚說

：「你有空就念佛，沒空就不念，那你跟佛是點頭之交！你跟佛是點頭之交，怎麼能期望他能在你生死關頭救你呢？來！來！伸出來！大家把腳伸出來！那一隻是佛腳？認不認得？啊！要抱佛腳，連佛腳是那一隻都不認得？那要抱那一隻腳呢？你到底認不認識佛啊？」真是發人猛省！這位老師描述老和尚喝了一口茶，抬起頭來問他：「你看我有沒有嗆到？」「沒有。」「我剛念佛你知道嗎？」教育活潑的老和尚顯示了喝茶吃飯行住坐臥都念佛的修持。這位老師又給末學一番提示：即使半夜裡不開燈，當聽到「嗯！嗯！」兩聲咳嗽，你就知道是爸爸回來了。好，現在半夜，阿彌陀佛來了——「嗯！嗯！」你會知道是佛來了嗎？我們捫心自問我們念到認識佛，和佛熟稔了嗎？而老和尚是早已熟稔了，他曾對一位由美國來拜訪的博士說到「鳥鳴、車聲、雜音一切都是念佛聲」。拜訪者請問他這情形維持多久，老和尚答「晝夜六時」（即「時時如此」）。他十年前就已告訴弟子們說：「將來我走的時候要現病相而走，而且你們三人都送我不到（台語）」。這三位大弟子都認為不可能，因為三人中總留一人在老和

尚身邊，怎麼可能會發生「送不到」的情形呢？而果然不錯，那一天因為特殊因緣，這三位大弟子湊巧同時離開一下，他就真的走了，走前一再勉勵大家：「這個娑婆世界很苦啊！大家趕快念佛，到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！」然後大家眼睜睜看著他頸動脈的脈搏在念佛聲中慢慢停下來，最後講了一句：「無來無去，無事情！」多麼瀟灑！相形之下，我們是「來來去去，全事情！」沒有一天沒有雜事掛心頭，台語「事情」——「歹事」，含有不太吉祥的意味，真的「不是閒人閒不得，閒人不是等閒人」，我們心中真能沒有「歹事」，真的悠閒，還得有相當功夫呢！

老和尚在往生前約一星期開始，每天晝夜都自己猛力出聲地念佛，那種「使盡每一口氣懇切呼喚阿彌陀佛」的念法，非常人可及，大眾輪班跟他大聲念，尚且聲嘶胸痛氣力難支，何況他九十五歲高齡！一般人臨終呼吸尚且無力，一切不能自主，他卻如健將突出五濁的重圍，有弟子恐他以近月不食的體力難以支持，故建議老和尚說：「師父，我們念，您聽就好！」老和尚瞪大了眼，斬釘截鐵說：「各人念各人的！各人生死各人了！」

「說罷又大聲懇切地自己念佛，然而在往生前第六天，他忽然演出了一幕，極其餘韻深遠的戲，末學思之，深覺足以提供各宗各派的修學者作為警惕。那天，老和尚忽然一反平常教人專念阿彌陀佛的作風，突然很緊急命大眾為他誦「大藏經」，大藏經浩如煙海，真不知從何誦起，於是請問老和尚要誦那一部？老和尚答：「總誦！（台語）」大眾就趕緊請出一大部一大部的藏經，搬得氣喘吁吁，看他老人家一副決定要往生的樣子，心中又急又難過，更不知從何誦起，老和尚就說：「看你會什麼經，通通給我誦！」於是大眾便一部部誦起來，《心經》、《金剛經》、《藥師經》、《地藏經》……。在這緊要生死關頭，才發現連僅二百多字的《心經》都幾乎要誦不來，可說是口誦心焦。當這大眾搬大藏經一部部誦時，老和尚只幽默一笑，逕自念「南無阿彌陀佛！南無阿彌陀佛！南無阿彌陀佛！」一點也沒受周圍誦經聲的影響，末學感覺老和尚這一笑，真是當頭的一棒！請問這幕突來的演出中，誰真把大藏經「總誦」了？惟老和尚他念念清楚分明，又念念懇切有力的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真正「總誦」了大藏經！

我們切莫疑惑老和尚怎麼臨時改變了題目？他老人家是非常擅長用反面手法發人深省，令人親自體驗個中滋味，而產生刻骨銘心的效果，畢竟修行是「行」出來的，不是說聽了事；在醫學院紙上談兵，跟看血淋淋的病人，顯然大不相同！大家也許會發現老和尚這番演出，和雪公老恩師的「佛法精華六字包」有異曲同工之妙，一般人臨終苦不堪言，只「阿彌陀佛」四字都念不出來，何況誦經，何況誦大藏經！我們還是敬遵「老實念佛、莫換題目」的教導，免得好似練了十八般的武藝，到苦時不知用那一招，天天又誦這部又誦那部，彷彿和很多佛菩薩都有交情，臨時卻心亂如麻，不知念那一尊好，其實《彌陀經》中說六方佛都出廣長舌相，讚歎阿彌陀佛，勸眾生信受念佛求生西方，就顯示了我們念「阿彌陀佛」，所有的佛菩薩都歡喜，就是「總誦」！

老和尚往生前兩天親自打木魚教弟子念佛，這其中尚有很有趣的意蘊，他老人家把許多佛菩薩名字前面都加了「南無西方極樂世界」的字眼，比如「南無西方極樂世界文殊師利菩薩，南無西方極樂世界普賢菩薩，南

無西方極樂世界彌勒菩薩……」末學體會——老和尚為我們點出：這些偉大的菩薩都在西方可以會見，只要像他專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，便可與各位菩薩把臂而行！末學曾和一位醫師上山請教他老人家，這位醫師請問：「如何打坐才能打通氣脈？」老和尚回答：「不必打氣脈，一心念佛證念佛三昧，所有氣脈自然全部打通！」這是自在的過來人給我們的忠告，聰明的大家就不必再走冤枉路，免得臨終後悔莫及，及早準備資糧，老和尚老早就說：「我已經買好車票，是對號的！」學長們的票是否已經買好了呢？是對號的？還是自願無座？還是不想上車呢？還是早些備好，以免像未學在他老人家往生之後，上山去念佛，念了幾小時，眼淚直流，念不出一句好佛來供養他老人家，頭低垂著不敢抬起，因為沒有做到老人家的教誨和叮囑，慚愧和懺悔都痛苦，但願學長們早日買到對號頭等車廂的票——上品上生的金臺！（選自傾聽恆河的歌唱）

臨終三疑四關

慈照宗主

慈照宗主〈淨土十門告誡〉云：念佛人臨終三疑不生淨土，一者，疑我生來作業極重，修行日淺，恐不得生。二者，疑我雖念彌陀，或有心願未了，及貪嗔癡未息，恐不得生。三者，疑我雖念彌陀，臨命終時恐佛不來迎接。有此三疑，因疑成障，失其正念，不得往生。故念佛之人切要諦信佛經明旨，勿生疑心，經云：「念阿彌陀佛一聲，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。」上至一心不亂，下至十念成功，接向九蓮，令辭五濁，苟能心心不昧，念念無差，則疑情永斷，決定往生矣。

四關者，凡夫雖有信心念佛，緣為宿業障重，合墮地獄，乘佛力故，於牀枕間將輕換重，若也因病苦故，悔悟身心，當生淨土也；無智之人不了此事，卻言我今念佛又有病苦，反謗彌陀，因此一念惡心，徑入地獄，此是一關也。

二者，雖則持戒念佛，緣為口談淨土，意戀娑婆，不求出生善根，為愛家緣長旺，以致臨終遭病，怕死貪生，信受童兒呼神喚鬼，燒錢化馬，殺戮眾生，緣此心邪，無佛攝護，因茲流浪墮落三途，是二關也。

三者，或因服藥須用酒腥，或因親情遞相勸逼，此人無決定信，喪失善根，臨終追赴王前，任王判斷，是為第三關也。

四者，臨終之際思惟活業，繫綴資財，愛戀眷屬，心放不下，失卻正念，故於家舍墮鬼趣中已為禍祟，或為慳犬或作蛇身，守護家庭宛如在日，是為四關也。

是以楊提刑（註）言：「愛不重不生娑婆，念不一不生淨土。」誠哉是言，凡修淨土者要當酌實蠲浮，思專想寂，念念彌陀，全身放下，但能堅此一念，便可碎破四關，則淨土蓮臺的非遙矣。

註：楊提刑 本名楊傑，北宋人，曾任兩浙提點刑獄，所以人稱楊提刑。他初好禪宗，後閱經藏改歸淨土，臨終時感佛來迎，端坐而逝。

了生脫死節要

繆滌源

了生脫死，超生極樂，即不生不滅之謂也，然則了生脫死豈易事哉！

須篤信佛法，修持有素，或宿有善根，臨終逢善知識（註1）開示，一心念佛，仗佛菩薩力接引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或他方淨佛國土。固絕非若世俗之迷人妄謂死後即了，蓋未能了生焉能了死，生而死，死而又生，生死不已，輾轉輪迴，又云何了？信佛之人，因於世情看得淡、參得透、認得清，深知世道的是苦，人生的是悲，對於世情認得了了分明，故謂之了生；何謂脫死？即現生無論公私閒忙，一句彌陀全身靠倒，念念趨求樂邦，心心厭離娑婆，臨終決定往生，謂之脫死。然若彼未能了生、未證脫死者，佛典謂入中陰境，中陰七日一死生，七七日始投生，茲編所述，即以念佛法救度中陰，令其了生脫死、超生極樂也。茲分述於左，如能按旨循序依法救度，即證無生法忍，了生脫死也必矣。

中陰之說明

中陰又譯中有。即凡夫之人現身死時便名死陰，又譯死有；後生再生則名生陰，又譯生有；死後尚未轉生，過渡七七四十九日之間乃別有一身謂之中陰（俗稱謂靈魂，其實名雖略同，其義迥別）。再淺言之，已離此處未至彼處，已死未生之間，兩邊不著，中間所有，謂之中有或名識神，即中陰也。惟修持有素與極善之人直至所至，或生淨土或生天界；極惡之人或墮種種惡趣（註2），不入中陰；普通之人皆有入中陰之階段也。

按：《俱舍論》云：欲界中陰之身量如五六歲小兒，諸根（註3）明利，但依於倒心（倒心謂於男女起淫慾想）。

臨命終時四大分離之循次及狀態

人身堅硬屬地，流動屬水，煖氣屬火，動轉屬風，此四種物徧滿大千世界，故稱為大。

一、地大降於水大——其時人體四週以至一毛孔間，徧覺有重大壓力侵襲內臟，乃至骨節俱感受窒礙之逼迫，其悶重苦痛難言難宣，故有手足

抽搐、筋肉顫動之表現，此其證也。

二、水大降於火大——則偏體冷氣襲人，刺入骨髓，內臟肉顫以至肝腸冰雪，內外霜寒交侵，爐火難祛其苦，雖裸冰臥雪亦難道其萬一。此時外表面色灰白、氣喘身顫，即其證也。

三、火大降於風大——其時生機大半退失，抵抗力薄弱，苦勢更張，風煽火熾，熱盛如焚，內臟外肢如煎如蒸，肌肉筋節似剗似割，痛極而變僵木。此時外表面赤神昏、氣出少納，即其證也。

四、風大分離——其時病者之體忽爾覺受一種，如被極狂烈之風吹拆其體，碎為塵埃，至極支解之痛苦。此時四大各散、六根敗壞，惟聽其神識隨生前造業輕重受報去矣。

按：如生西方淨土，有阿彌陀佛威神之力接引而去，或生天界者，有諸天迎接，仗自身善業力，神識離體時殊有快感，當無如上之苦痛也。惟最要者，家屬人等切忌哭泣嘈鬧，恐被牽動愛情，貪戀世間，有礙往生；亦不可急忙移動，如抽除墊具臥褥、洗滌、更衣等等，必須經過八小

時後方可浴身、更衣、入柩，否則八識（註4）未全離體，觸動時感受苦痛，因瞋恚而墜入惡道也。

又按：死者生時或雖信佛但其修持懈怠，或因未具深信切願，或因業障深重臨終昏迷，認為未證往生者，當請淨宗善知識，對死者屍體或對靈前為之開示。家屬人等每日三次輪班念佛救度，引其神識專注蓮邦，蓋此時生方未定，業風（註5）可轉，如法施救，令其反妄歸真、轉凡就聖皆易易也。

初入中陰境

人於氣絕命終後，靈識離體未能即得解脫者，大都經過一種昏沉迷惚境況，為時三日半至四日之久，而頓覺清明，謂之初入中陰境，在此一剎那之清明或可見家屬人等。

又通常死者離體之業識每自迷悶，且自計曰：「我豈已死？抑尚未死乎？」彼亦恍惚能見其親屬人等一一當前，猶如夢中相逢。

按：此時方不自知其已死抑未死之際，親屬人等當每日三次輪班代為念

佛救度，仗佛力故以導其往生極樂，蓋雖有業力亦不能為阻，譬如日出，昏夜破曉，妙明淨光自能消滅其業力之黑暗也。又此際死者靈識倏入新界，正自莫知所可，故必趁此念佛以為救度，請善知識開示，使令趨歸樂邦。

又按：善知識開示云：「某某，汝若向水中或鏡中觀之，不見有面像映現，緣中陰身已脫離此人間所具血肉等聚之四大色身故，當知已入中陰身境界，惟最切要者，汝此時不可有一念記掛於任何事，當一心專念阿彌陀佛慈父、大悲觀世音菩薩來相救度，斯時阿彌陀佛、觀世音菩薩當必立即應感而至，務祈善自作意。」善知識當作如上之朗誦開示；家屬一日三次念佛救度。

眷戀情熱之驅使

中陰身於未證解脫、未經投生之前，其神識時昧時明，一時忽見某處之親友等，有如同夢中相逢，當向彼等說話，而彼等竟置不理會，於是懊喪莫名，忿怒異常，忽又重聞呼己之名而哭泣之聲，驟見其眷屬親朋向其

尸身悲號哀泣，或見桌上供設各品，當自計曰：「吾已死矣，奈何！奈何！」此念一生，自覺最極苦痛，猶如紅熱鍋中被炸之魚，然尚是昏迷，見彼妻子等舉哀哭泣之際，仍是前往柔言撫慰，當告之曰：「吾在此，不必哭。」而哭泣者亦置不睬，於是又羞憤交攻怏怏而去，倏忽因愛見妄執又不能已，匆匆然重復又來，期補前遇之憾，不意所逢所受仍如前次無聊，如是至再至三，其懊喪之鬱積愈經愈烈，煩悶之驅使變本加厲，甚至不願審察其境地之善惡若何，任何代價亦不顧惜，但求託生以減飄忽無依之苦，因而投入惡道者比比皆是。

按：中陰身縱尚癡戀彼諸眷屬親朋，奈已與隔世，無可奈何，故切勿絲毫有所癡戀，又縱能再得四大之身，亦不過重歷生死之苦，是故當遣除企求生身之妄想，善自安止，一心專求阿彌陀佛、觀世音菩薩來相救度。善知識當作如上之開示，家屬代為念佛救度。

惡業感招之怖境

靈識在中陰界昏迷復清醒，清醒復昏迷，深感極不安定、極不自在，

且有一種極猛烈業風吹無定向，猶如風捲羽毛，任其往復吹送，或起或落，身不由己，漂泊無定；忽焉又有一種法界真空無比大光驟然閃亮，光芒眩耀，莫可仰視，如秋雲善變，忽現奇形怪相咄咄逼人，並且此強大光燄照射之中帶有無比巨大之聲，千倍電雷之烈，聞之驚懼恐怖，心膽俱裂；更有極可怕之食人夜叉執持種種兵仗，呼殺喊打，直撲前來欲斷已命，其數且極眾多，爭先恐後奔躍而來；或復出現無數食肉野獸追逐於後；或復為惡人暴客之所逼迫；或復狂風暴雨、雷電雹石、烏霾密霧將已籠罩；或山崩海嘯；或猛火飛焚。一切所見之相、所聞之聲使中陰身驚怖欲絕，惶急無措，更已無路可擇，惟有望風狂竄而逃命，乃忽又被追逼至於深不知底，一白、一黑、一紅之三座懸崖絕壁，且已岌岌勢將下墜，此時不得不回身逃入山谷洞穴之中，即轉後身為蛇、狼、虎、豹等身，永淪苦趣矣。

按：以上所述變現猛烈業風、強大光燄、巨大聲浪，皆自識業力所變現，須知中陰之身非是血肉之身，乃是一種微薄四大和合之身，所有一切業風、光燄、聲浪實不能壞之，即一白、一黑、一紅之三座懸崖絕壁，

亦無非由自己多生多劫之貪欲、瞋恚、愚癡三根本毒性所變現。此時惟有如實認知此諸種種皆為幻識所變現，如今不幸身歷其境，惟有一心不亂，專求阿彌陀佛、觀世音菩薩來相救度。善知識當作如上之開示，大眾念佛以資消除其業障，當得超登極樂，永離諸苦也。

勝劣色光之判別

中陰身因經歷諸苦，乃自計曰：「傷哉！我今所受何其苦也！我將往覓任何之有生身體。」因此遂四處狂奔，心意散亂，莫自休止，有時或於橋梁處、阿蘭若（即廟宇）及浮圖（即塔）等處暫一停憩，但不能過久，因中陰身之四大輕微，異於生前色身之粗靈能作勾留，於是又不免深自懊喪，自覺飄蕩失所憑藉，悶苦惶悚，甚至自念：「吾今但欲得人身，任何代價不惜。」故輾轉覓取自己舊有軀殼，但尸身早經家屬親友運置入柩，或地葬矣、火葬矣，因無屍可入，乃悲不自勝，心灰意懶，無窮憂苦交攻

蟻集。

其時即有輪迴六凡道之劣光倏忽顯現，業力應感何道，彼道之光當愈

益明顯而現見（天道光微白、人道光淺黃、阿修羅道光淡綠、地獄道光如黑煙、餓鬼道光淡紅、畜生道光淺藍）。又有五方佛（註6）界放射強烈燦爛眩耀藍色光、清淨白光、黃色光、紅色寶燄妙光、強烈紅光，如是等種種佛光交相互攝，奈因業力故反畏縮懼怕，恐怖佛界放射之種種強烈光，而喜著彼諸天、人、阿修羅、地獄、餓鬼、畜生道所放射之種種薄弱光，於是即投入六道永受諸苦矣。

按：以上所述六凡道光柔和易入，殊覺可意，但此光係墜落之光，切不可喜著，應急避免。唯當一心誠敬，自己作意振作精神念阿彌陀佛、觀世音菩薩，務須捨易就難，毫無怯弱而投入其強烈光，彼強烈光是佛光、是恩光、是解脫光、是超凡入聖光，若舉身投入，即可身登佛國永享極樂，永離六道沉淪之劇苦也。善知識當作如上之開示；家屬於此七七日中仍當循次輪班，每日三次念佛救度，蓋通常死者之業識，必須經歷七七四十九日迭變中陰之境界，如在此七七期中念佛救度，定能於任何一日得如法度脫也。

轉生之方式

死者生時對佛法未具深切信仰，中陰身歧路徘徊，蹉跎莫決，因其妄念熾盛，雖經導示仍未往生者，乃不覺近至得到生處之候，此時中陰若遇狂風暴雨、冰雹黑闇及惡類追逐等情一時交臨，業重障深者即難受其恐怖，因逃避而反入苦所；若具諸善業之人則轉至安樂之處。

在此千鈞一髮之頃，因宿世未修斷淫工夫，驟見男女兩體交合，邪念妄動，心生憎愛即投入其胎，或為馬或為雞，或為犬或為人，投雄者因憎惡其雄，認雌者為絕世美色，將身就之，忽感受一剎那之慾樂；投雌者憎惡其雌，心喜其雄，將身就之，亦感慾樂，瞬即昏迷而失其知覺，此即中陰身滅而入胎卵矣。歷若干時後，開目之下始覺已受生一犬子身，因就窩而長大；或為一豕子身，就豕圈而長大；或為一蟻，就蟻穴而長大；或為一蟲，或為一蛆，或為犢，或為羔，當由各各業力應生何道即生何道。各經其相當之日月年，若干不同之壽命，既受如彼彼之身形，縱欲脫換亦不可脫，且有盲聾閼啞、愚癡穢惡、任人宰剖等等，其苦痛之劇烈言莫能盡。

按：乃至尚有生入餓鬼、地獄，苦痛廣如經說，如或幸得天、人、阿修羅三善道，但皆是輪迴生死大苦，永無休止。善知識當作如下之開示云：「哀哉，汝何惡習如是深結也？汝直至今時尚沉淪生死而未得出離者，即此惡習為之病根也，及今猶不自拔，猶若有所愛、憎、嫉妒於其間，豈非自陷生死苦海，永無休止，長劫莫出耶？嗟吁！汝今即當猛力振作，永不再生此至極卑劣之愛、憎、嫉妒、邪念污穢心念，汝須如是自呵自警，堅立誓願，決勿自渝，教典有云：惟有此誓願，可閉息胎門。」

轉生天界

死者求生之念熾盛，雖經如上種種導示，然極難除其幻妄，故仍未得往生淨土者，此時中陰身因仗善業力，便見天界宮殿、伎女莊嚴、遊戲快樂種種勝事，心即歡喜，急奔赴之，且有天神持天衣、伎樂來迎者，爾時送終之親屬雖悲啼哭泣，亦不能牽動其心，而反見死者含笑怡悅、顏色清

淨，緣中陰心緣天樂，故人世哀啼亦不復念及。如生陰未成，家屬若遞哀啼尚足牽累其心。

按：託生天界雖較人道為上，但仍在三界，未脫輪迴，難免火宅之苦，何如西方極樂究竟無漏之樂。

轉生人道四大部洲

中陰身具有不可思議之通靈，此通靈係中陰業力性所感成，能於一剎那間週遊四大部洲，環行彌嚕山王，或於屈伸臂頃隨念而至任何欲至之處，乃至能具幻法之變現。

中陰身若感得彼東勝神洲之生處，即當現見一湖，中有鴻雁成群，雌雄追逐，水面遊嬉，若往彼者即生彼洲。（按：須善自作意，堅決勿往彼洲，因往彼洲，雖得安樂但不聞佛法，不能超脫，故不可往。）

中陰身若感得彼南瞻部洲之生處者，彼洲亦必現見，其中有宮室輝煌者即是。（按：苟不免求生者，此為差可，因該洲（即此娑婆世界）現有佛法，仍可修持超脫也。）

中陰身將感得彼西牛賀洲之生處者，將見一湖，其岸際有牛嗜草，牲牷俱有者，即是也。（按：此洲雖饒富厚，然無佛法，不可往彼，但當速反。）

中陰身將感得彼北俱盧洲之生處者，將見一湖，其岸際亦有牲畜及樹木者即是。（按：此洲雖壽長福大，但無佛法，切不可往，故當速反。）

按：善知識對靈前當作如上之一一開示。

轉入惡道之情形

死者因業感所遇之黑暗、暴風、巨聲、大雪、電石、冰刀不一而足，恐怖欲絕，惟思脫逃，捨命狂奔，則見輝煌宮室、崖穴、地窟、草莽、荒漠，因急切避免，不暇細擇何處，但得避入一處即不願出，以為出離即遭苦，此種畏難懼出，結果不覺反受下劣之身，而有種種不堪之苦痛也。茲將轉入惡道之情形略述如左：

死者之業識將生於阿修羅道時，則見有可愛之樹林及火輪，兩兩相對施轉，如見其相，心生可喜近其前者，即為投入阿修羅道。

死者業感將生畜生道者，見有山石穴窟或地中深洞而必欲往者，即為投入畜生道。

死者業感將生餓鬼道者，將見一無草之平漠，或地中淺洞、朽草枯根等，是為餓鬼道之境界，倘生入其中，餓渴無極，苦痛無窮。鬼趣種類甚繁，莫能悉數，大約可判為有威德、無威德兩種。有威德者亦名勢力鬼，具神通、富資財，雖隸鬼籍，不受餓苦，如諸夜叉、鳩槃茶（註7）之屬。無威德者大別三類：一、少餓類，如希祠鬼、希棄鬼之屬。二、多餓類，如針毛鬼、臭毛鬼、大癟鬼之屬。三、全餓類，如炬口鬼、針咽鬼、臭口鬼之屬。至威德鬼因生前能行布施，可感鹵簿（註8）相迎，受用樂境。如生前為宰官之人，枉屈人民，不順法治而取財物以用布施，墮鬼神中作鳩荼鬼，能種種變化，五塵（註9）自娛；又瞋狠憤戾、嗜酒食肉之人生前能行布施，死後墮地行夜叉中，常得種種歡喜音樂、飲食。（詳見《正法念經》卷十六，今不具引。）

死者業感如以地獄為生處者，此時忽聞歌聲，極其悲哀淒切，即入彼

中，身不自由，或被驅入內，無法抵抗。其地黑暗，屋宇或黑色或白色，地中黑洞道路昏暗，其中或烈火焚燒，或寒冰酷冷，乃至無量諸般無比之苦，於中受苦窮年累劫，求出無期。

又死者業感將生地獄者，自覺身為冷雨寒風所逼，見熱獄火焰熾然，情欣煖故，遂急投之；又應生大寒地獄者，先感自身為熱風盛火所逼，見寒獄涼氣爽然，情欣冷故，亦急投之，繫不能脫矣。

又死者生前造業之時，每有同伴助成，妄見先時同伴出現其中，觸動舊興，欣然赴之，赴已境界全改，遂受劇苦。

按：若見以上種種境界，當善自堅決，切不可往，惟一心皈命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來相救度。善知識當作如上之導示，庶可令其往生，蓋中陰身記憶力比生前有九倍之強，雖在生或庸或魯鈍，既入中陰，因業力使之非常靈敏，故如經善知識開示，定有功效。或其信願雖不在西方，然仗念佛之力，亦能改惡趣而轉生人道或天界，念佛功德決無虛擲也。

死者業感轉生傍生趣者，有胎、卵、濕、化四類。胎、卵者，若憚嫉偏強則投入餓狗等類；瞋習偏強者為蛇蠍；淫習偏強者為鴛鴦鴿雀，乃至掉戲為彌猴等等。總之根本過患則在於愚癡，又或於當生之處，見己同類可意有情，遂欣然奔赴，雖假父母因緣和合托生，然拘束條件較人類為簡，故易墮入。

濕生者，有嗅知當生之處之香氣，深起愛染，便奔赴其中托生，（所謂香氣，大都均依不淨濕氣為體，亦不無父母遺質化合其間）。至濕氣之所附麗，或腐肉或穢糞，或其他種種殘壞之物，各視其業之所近而愛染托生。

化生者，龍及金翅鳥（註11）本四生（胎、卵、濕、化），惟化生最勝，享用與天同等，中陰若托生此類，其感境界亦與天來迎相若。

超薦應具之條件

依密法言，成就菩提計有三等，上焉者剋期取證（註12），中焉者命終升登，下焉者中陰成就。親屬如為作佛事功德（念佛為主），定有特効

，蓋中陰身具有漏通力，故其被種種驚慌恐怖之所驅迫，彼當自計有何善法令彼脫離，若有種種導示、念佛、超薦，當極感受，願樂欲聞，效力每出意表，但須具有下例三種條件：

一、齋戒——舉家一律持齋，來賓亦不得特設酒肉，其他污穢並須禁戒。

二、誠懇——對於亡者應誠懇思念，以求感通，不可以飾門面為心，不可徒委責於人。

按：宋，屠長卿筆記云：通州司馬養謙，嘗為亡夫人廣修佛事，數年後其妾暴亡，經宿甦，哭告司馬曰：「妾死入冥府，見夫人被閑一暗室，謂在此間苦不可言，請急作功德以救之。妾曰：『夫人亡後，相公大作佛事都無益耶？』夫人曰：『經懺薦度固須慎選有道之僧，尤須主者齋戒至誠，乃滅罪增福，向者，沙門誦經堂上，相公弈棋室中，何益之有？』」司馬聞之亦大哭，乃擇戒德名僧，清淨嚴肅作道場三晝夜。此長卿目睹之事，斯亦孝子賢孫所當知也。

三、揀擇——對於法師宜揀擇道行真正者而禮聘之，其恣意破戒及唯利是視之輩皆勿濫請。

按：法師如戒律淨行有所缺犯，或於儀規未合，或昏沉或妄想，中陰具漏通力，以為欺誑於彼，即必自覺失望而悔生，因悔生而發瞋恨，淪入苦趣矣。善知識當作如下之開示云：「某某，僧伽身即佛身，當作依法不依人想，任彼作法之人如何錯誤，必因我之意業未盡，譬如照鏡之人其面不淨，鏡相亦復不淨，是必我自心念本不淨，汝當如是作意，至誠敬愛，則凡所修變為純白佛事，仍不失歸於自身之利樂。」家屬如延僧為作佛事，可預對靈前導示，雖修法失恭當仍獲利益。

往生淨土

修淨業有素之人臨直至所往，即生淨土，不必經如上之種種境界，但七七日中代為念佛，亦能令其增高品位，功不唐捐。至往生淨土原本十方均可，惟極樂世界獨推緣厚，往生種種感見，依據《觀無量壽經》分之為九品，茲謹述於左：

上品上生——感見三聖及無數化佛（註13）、百千比丘聲聞大眾、無量諸天、七寶宮殿現在其前，以金剛臺迎接而去，頓生彼國已，聞佛說法即獲無生法忍，隨徧歷十方佛土次第受記。

上品中生——感見三聖有無量大眾眷屬圍繞，以紫金臺迎之，即生彼國七寶池中，經宿華開見佛。

上品下生——感見三聖與諸菩薩持金蓮華化作五百佛來迎，即生七寶池中，經一日一夜蓮華乃開，七日之中得見佛面。

中品上生——感見阿彌陀佛與諸比丘眷屬圍繞，放金色光，現前演說讚歎，已遂坐蓮華臺往生，蓮華尋開，聞妙音聲，得阿羅漢道。

中品中生——感見阿彌陀佛與諸眷屬放金色光，持七寶蓮華來迎，即生彼國寶池中，經七日華開，讚歎世尊，聞法歡喜，得須陀洹果（註14）。

中品下生——此類根機因聞善知識開示，歡喜信受，乘願而終，不詳境界，惟既生彼國，經七日已，遇觀世音、大勢至，聞法歡喜，亦得須陀

洹果。

下品上生——感見化佛、化觀音、化勢至來迎，即乘寶蓮華隨化佛往生，在寶池中經七七日華開，見二菩薩說法。

下品中生——先見地獄猛火，後忽化涼風吹諸天華，華上皆有化佛、菩薩，即被迎接而去，生七寶池中，經時六劫乃得華開，見二菩薩說法。

下品下生——感見金蓮華猶如日輪現在其前，隨即往生，於蓮華中滿十二大劫方能開敷，見二菩薩說法。

以上三種皆緣善知識開示念佛，及自己懺悔罪愆為主因。

淨土預兆

證無生法忍之人，十方淨土皆能隨意往生，凡夫或仗願力或仗密力得入淨土，皆屬帶業往生，兩種境界高下不同，其能超娑婆則一。臨終預兆約當人自見，不外淨境現前，最勝者依正莊嚴畢具，次惟見佛菩薩，又次惟睹蓮華，然皆無與旁人也。若就旁人共感之預兆言之，觀古來聖賢往生遺跡可考據者，計有十種瑞應：一、心不顛倒。二、預知時至。三、淨念

不失，即念頭獨羨淨土，決棄娑婆。四、洗漱更衣。五、自能念佛，或出聲或默念。六、端坐合掌。七、異香滿室。八、光明照身。九、天樂鳴空。十、說偈勵眾。以上十條瑞應全具者生品固高，其但得一三五條亦可往生。

至神識離體，並非全身一時頓冷，有上身先冷，有下身先冷，偈曰：「善業下先冷，惡業上先冷，心留暖最久，餘暖次第捨，出世頂後冷，天面人臍上，餓鬼小腹邊，傍生膝獄腳。」依此測驗死者當來果報，不難加以斷語也。

按：此偈要義詳解之：善業下先冷者，謂造善業者神注於上，故下身先冷，上身後冷；造惡業者神注於下，故上身先冷，下身後冷；乃至出世人頂上留暖最久，即生西之徵也。

諸趣預兆

眾生宿世所造善惡諸業臨終交湧於心，力強者輒牽入其於相當境界，善業強，則所顯之境樂，惡業強，所顯之境苦，境樂為生善趣之預兆，境

惡為生惡趣之預兆。茲於苦樂中將牽入何趣者，分條目依《守護國界主經》中卷十要項略述於左：

牽入地獄者有十五種徵驗：一、於自配偶、男女眷屬惡眼瞻視。二、舉其兩手捫摸虛空。三、善知識教，不相隨順。四、悲號、啼泣、嗚咽、流淚。五、大小便溺不覺不知。六、閉目不開。七、常覆頭面。八、側臥飲噉。九、身口臭穢。十、腳膝戰掉（即顫抖）。十一、鼻梁欹側。十二、左眼瞤動（俗謂眼跳）。十三、兩目變赤。十四、仆面而臥。十五、蜷身左脅著地而臥。

牽入餓鬼趣者有八種徵驗：一、好舐其脣。二、身熱如火。三、常患飢渴，好說飲食。四、張口不合。五、兩目乾枯如鷗、孔雀。六、無有小便，大便遺漏。七、右膝先冷。八、右手常拳，即心懷慳吝之表示。

牽入傍生趣者有五種徵驗：一、愛染妻子，貪視不捨。二、蹉手、足指。三、遍體流汗。四、出粗澀聲。五、口中咀沫。

牽入人趣者有十種徵驗：一、臨終能起善念，謂起柔軟心、福德心、

歡喜心、無憂心等。二、身無痛苦。三、稍能似語，一心憶念父母。四、於自配偶、男女作憐愍心，如常瞻視，無愛無恚，耳欲常聞兄弟姊妹親識姓名。五、於善於惡，心不錯亂。六、其心正直，無有詭詭。七、知父母親友眷屬善護念我。八、見所營理，心生讚歎。九、遺囑家事，藏舉財寶示之令出。十、起淨信心，請佛法僧對面皈依。

牽入天趣者亦有十種徵驗：一、起憐愍心。二、發起善心。三、起歡喜心。四、正念現前。五、無諸臭穢。六、鼻無欹側。七、心無恚怒。八、於家財寶，妻子眷屬，心無愛戀。九、眼色清淨。十、仰面含笑，想念天宮當來迎我。

以上五門徵驗非必一一全具，惟重要之件應當表現，可細察之。如天人兩趣意識皆清，名起善念，然一則惟念天宮，能捨人事；一則頻憶親故，遺囑家務。獄、鬼兩趣意識皆迷，各呈苦況，然一則大乖茲和，狀態丕變；一則獨彰熱燥，飢渴可憫。至傍生趣，汗流聲澀，猶戀眷屬。他經云：「將生人趣，有手向虛空作抱物或拒物勢，與地獄頂下兩手摶摸虛空

之相頗類似；復有臨終落於無記（註15）心，苦樂情形不可見者。」凡此等等，欲定當生何處，皆須俟捨暖時再決之。

作 福

作福之道，布施為主，或取亡人遺資最佳，或由親友集資亦可。遺資作福，亡者定蒙利益。《無常經》云：「若命終後，當取亡者新好衣服及以隨身受用之物，可分三份，為其亡者將施佛陀、達摩、僧伽，由斯亡者業障轉盡，獲勝功德福利之益。不應與死屍著好衣等，將以送之，何以故？無利益故。」此印度天竺國當日所行之法也，至現代情形，應以遺物變易錢幣莊嚴佛像、印送經典、布施僧伽，若更有餘資，兼及濟貧、放生種利益眾生之事。

集資作福，亡人若入鬼趣得益較著，《優婆塞戒經》第五云：「若父喪已墮餓鬼中，子為追福，當知即得；若生天中都不思人中之物，何以故？天上成就勝妙寶故；若入地獄，身受苦惱，不暇思念，是故不得；畜生之中、人中亦復如是。若謂餓鬼何緣獨得？以其本有愛貪慳吝，故墮餓鬼

，既為餓鬼，常悔本過，思念欲得，是故得之。」此詳鬼趣之得益，然作福之功終不虛擲，因有其他親屬亡魂共分得故，本經續云：「若所為者生餘道中，其餘眷屬墮餓鬼者悉得之，是故智者應為餓鬼勤作福德。」

按：取亡者遺資為作福時，先須察亡者生前是否慳吝，如其生前慳吝，見家屬將遺資為作佛事及行布施，妄見自己之物今為他有，心生瞋恚、鄙劣不甘之心，如是邪念一生，即當召發業力，立即牽入惡道。善知識或家屬當作如下之開示云：「某某，今為汝將遺資作佛事或作福德，化有漏（註16）為無漏（註17），仗斯功德當得超生淨土，汝當一心誠求阿彌陀佛來相救度，對一切遺資遺物當存棄捨，毫不置念，全無吝惜，不可稍存鄙劣貪著之想，因彼諸世財縱仍一一與汝，亦不復再能享受，於汝實已無用也。」

設 祭

設祭切忌殺生，因殺生之業能重累死者受報，中陰一見此事即力呼止，奈眷屬人等陰陽所隔，置若罔聞，殺生如故，於是死者不禁有瞋念生起

，如瞋心一起，立即墮入惡道，設祭者切宜注意，若欲祭者當用素食、香花、乳酪、酥果。《地藏經》云：「汝所殺害乃至拜祭，無纖毫之力利益亡人，但結罪緣，轉增深重，假使來世或現在生得獲聖分，生人天中，緣於臨終被諸眷屬造是惡因（即殺生等惡），亦令是命終人殃累對辨（註18），晚生善處，何況臨命終人在生未曾有少善根，各據本業自受惡趣，何忍眷屬更為增業。」

註解：

註1善知識 指對佛法有正知、正見的人。

註2惡趣 指地獄、餓鬼、畜生三惡道。

註3諸根 指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等六種感覺器官。

註4八識 羣生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等六識，與第七末那識、第

八阿賴耶識合稱八識。

註5業風 以風比喻業力，即羣生因善惡業力而飄流生死海中，如風吹

枯葉。

註 6 五方佛 密教謂法界中央有毘盧遮那佛、東方有阿閦佛、西方有阿彌陀佛、南方有寶生佛、北方有不空成就佛。

註 7 鳩槃荼 為大力鬼王之名。

註 8 龍簿 古代帝王駕出時隨從的儀仗隊。

註 9 五塵 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等五根所著取的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五種境界，此五境使人起煩惱，污染心性如同塵埃，故稱五塵。

註 10 傍生 即畜生道。

註 11 金翅鳥 印度古代神話中，一種性情猛烈的神格化之鳥，佛教多種經典均載有此鳥之名。

註 12 刈期取證 限定日期辦道修行，以期得佛果。

註 13 化佛 應機宣而忽然化現之佛。

註 14 須陀洹果 斷盡見惑的聖者所得之果位，為聲聞乘四果最初之聖果

。

註 15 無記 沒有善惡之分別的行為，也不會產生善惡的果報。

註 16 有漏 指招感在三界生死輪迴之果報的行為。

註 17 無漏 遠離煩惱垢染的清淨行為。

註 18 殘累對辯 連累亡者要和那些被殺害的冤魂對面辯護。

念佛飭終津梁節要

炊菴館主

第一章 略說淨土法門之當機

馬鳴《起信論》云：末世眾生，若於修行正法生怯退想者，當知如來有勝方便，即以信願稱念阿彌陀佛名號，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永無退轉。

蓋此淨土法門，三經（註1）專宣，眾典並宏，是如來兼為末世多怯退眾生所開示，廣施大無畏，以期普攝群品，何以故？眾生於末世見如來法藏繁奧難解，由是多怖畏而怯退者，如來於淨土法門說但能信願持名，無須遍涉群典（志願宏法者非此所論）；若末世眾生聞菩薩須歷三祇苦行方成佛道，由怖畏長劫而生怯退想者，如來則說一生成辦，不歷僧祇；眾生又聞三障（註2）相續，生死難離，初信斷見，七信斷思，方離分段，因此怖畏無量而生怯退，則如來於淨土說不專斷惑，帶業往生；又末世眾生壽命短促，知隔陰一迷，前功捐棄，因是怖畏怯退者，如來則說淨土眾生壽

命無量，一生補處（註3），紹隆佛位，永無退轉；又若眾生慮末世佛菩薩、善友甚難值遇，提攜引導無人，不免怖畏生怯退想，則如來曾於淨土法門說當生者諸佛護念，現生者彌陀接引，已生者上善共會，眾生由是而得遠離怖畏，信順修持；此由如來妙觀察智（註4）鑒照無遺，善巧方便智（註5）大悲普攝。故《要解》云：當知執持名號既簡易直截，仍至頓至圓（註6），以念念即佛故，不勞觀想，不必參究，當下圓明，無餘無欠，上上根不能踰其閻，下下根亦可臻其域；故《華嚴》一經開示菩薩無量行門，善根成熟眾生亦既攝盡，末後一著又以普賢行願導歸極樂，使末世善根未定者由是方便，而得與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同登蓮池海會，可謂攝化無遺，暢佛本懷。

夫生、佛心性原自平等，佛則究竟圓證，生則迷背有淺深，致根器有利鈍，凡學佛者宜自審量，須擇契理契機之法以修，庶不至長在輪迴中也。處今時代，若宏經大士、具眼宗師（註7）固宜博涉群籍，諸宗並宣，鑒機接引，不宜偏廢，然論收機廣、下手易而成就多者，當推淨宗，誠以

阿伽陀藥（註8）本以一味而兼具眾味，若於諸教思擇未精，或未能即生斷盡見、思，則毋寧服此一味，以為主行，則決定無差。所願有志求菩提道者知所取捨焉。

第二章 論淨土法門念佛正行以外，當求飭終緣助，免收獲失時。

凡修行不論何種法門，總須因緣備具，正助咸資，方得成辦，若論淨宗，自以念佛為正行，而持戒、修觀實為最要之助行，此外緣助之道不一，而以臨終集淨侶為之念佛飭終為最切要。前者念佛、持戒等，為發起堅固善根不失時，後者念佛飭終，為成熟收獲善根不失時。云何不失時？蓋念佛行人若平日修持精勤，善根堅固成熟，己力堪恃，再於臨歿得善友助念，則收獲定能增上，品位必然升高；如其未臻成熟或戒德未全，尤須廣徵善緣，兼藉善友之念佛迴向，提撕警覺，而捷得成熟、捷得收獲，俾無唐捐過患，此之謂成熟收獲不失於時。論娑婆火宅眾生不仗念佛，欲了生死，或有二三四五生乃至無量生而未得出離者，蓋因三昧（註9）未成，

業境可畏，三障梗阻，斷惑為難，以具縛凡夫處於諸業重圍之中，唯仗自己戒定慧力奮突以出，誠非勇猛丈夫不克臻此，若一念把持不牢便隨業漂轉，須經歷再生，重謀修進。

須知臨歿一念正為後有（註10）生因，吾人賴耶本識主宰難操，無非隨業境轉依，故歿後生因實為一種熾盛境界，升墮皆由於此。蓋臨歿之際，吾人無始來所造九法界（註11）中善惡不動諸業境界，同時識上全集顯現，此無量差別業中，必有一法界業較為偏重，復以無明愛潤故成熟熾盛，即為此法界生有（註12）之開導依，八識隨之執持，而此界依正於以成立。是故臨歿行人得蓮友念佛飭終，使行人眼睹聖像，耳聞洪名，威儀整肅，心口相應，念念相續，聲聲不斷，正所謂三業純和，六根都攝，即為造就佛法界熾盛境界，隨其開導而往生，管教華開見佛，忍悟無生，此之謂唯識所現。蓋以識心度生死大海，唯恃一句佛名為護身浮囊，而諸業境浪排山洶湧以至，浮囊一失，漂溺堪虞，若彼生死岸畔善友能以念佛為緣助者，猶以無量浮囊繫諸其頸，則憑藉既多，永離怖畏，終抵無生彼岸；

又如重舟膠淺，櫓楫難施，正需前挽後推方能濟渡，眾生業重行淺，非自心力所能出離，故滯於生死，若淨眾推之於後，彌陀接引於前，固何往而不生西哉？

念佛飭終之方便利益其切要如此，故有之則張鍾輩屠劖之流亦蓮登九品（註13），無之則蘇東坡積行之士亦公據空攜（註14），是以東林有同生之誓（註15），百丈立化亡之規，結社念佛捨研究宏化外，於淨友自身之善利，孰有殊勝過此者乎？矧行人既藉淨友助念而西生，則他日淨友緣熟時至，已生者亦必侍佛來迎，如劉遺民之於遠公（註16），其例也，是則在娑婆為同行淨侶，於安養作蓮胞昆弟，度人適以自度，自利即屬利他，感應道交理所固然，佛會同仁盍興乎來！

第三章 論念佛人應勵行家庭佛化為宏法起點，以求將來飭 終便利

念佛行人既以持名勝行信願求生安養，次當發大菩提心，抱善與人同之宏誓以自莊嚴，不墮二乘偏狹自利障，所謂盡法界眾生界、盡未來際化

導攝受，普令念佛同生西方，如是則淨土資糧始稱圓具。然登高自卑，行遠始邇，利他行之起點即自行人家庭始，是故對於家中親族長幼，應常以佛法灌輸誘導，講演只求醒豁，勿驚高深，為說善惡因果報應無爽，為說苦空等諦（註17），為說生死煩惱種種過患、念佛往生種種善利，但能蓄意薰習，懇切曉導，自臻成熟，迨信順已，則欣厭情生，自能起行，於是當進而組織佛化式家庭，督率闔家共修淨法，如善根增長，則再進而同受歸戒為優婆塞、優婆夷，能如是，則修身齊家寓乎佛化，慈和愷悌共躋清邦。（世人不察，每以佛法但為超度幽冥而設，疑為不吉，庸愚瞽見，大謬不然，《華嚴經》佛升諸天說法，無量天帝共讚佛法最為吉祥云云，今附錄於此，以破眾疑。）

若此行人臨命終時，自己家屬即為其念佛飭終，得此援助決定生西，再益淨友，上品可期，此為求飭終利益之根本辦法，阻礙既無，成效自著，願淨修者加之意焉。若念佛人於家庭化未臻成熟，則當專求同行淨侶於臨終念佛緣助，而叮嚀家屬應為協助，如下述諸項應知所禁忌者，亦當先

行愷切囑咐，俾勿僨事。

一、臨時請淨眾念佛助生，關於飭終諸端，切囑家屬聽受指揮、加意依行。

二、行人未入昏昧位前有二忌：一者，忌家屬軟愛語（家事應先處分訖），以世情牽纏徒增恩愛悲傷，有妨西邁故；二者，忌臨牀哭泣喧嘩擾亂正念，令不得往生，是愛之適所以害之。欲免此二過，則令家屬一致念佛迴向，往生是為最妙。行人已入昏昧位至緩覺未捨前，此時賴耶主識猶在，最忌觸動根身，無論何人慎勿以手指、器物稍觸其身膚，以增苦痛而生怨毒，如佛經阿耆達王福德巍巍，應生天界，只以臨歿侍者揮扇觸面，怨毒所鍾，竟墮蟒身，蒙僧說戒救度方得生天。故知沐浴換衣等事，應於全捨緩覺後舉行之。

三、既請淨眾飭終，切囑家屬勿得同時邀請外道神像、符籤及師巫道流，混雜其間，不但有妨正念，且損佛法威嚴。（如家屬有如此舉動，淨侶勸導不服，可即罷飭，免招俗詬為是。）

四、切囑家屬：西生以後，一、每日以念佛代靈前哭泣；二、祭祀以素齋代葷菜；三、節省種種妄費（如冥器排場等），買物放生或作其他功德。以上三項，因西生者受用清淨，不同凡俗故。（即非念佛人歿後亦應如此，若殺生作祭，怨報重重，徒增亡人罪業。）

夫邱山恩重，非牲鼎所能酬。若使親離塵垢，然後子道方全，此出世大孝非可與俗人言也。是故念佛人若上有父母、祖父母等尊長輩，自應以吾佛歸元至道婉順勸進，如其正信難生，則須積以時日漸次薰習；又須以自己念佛功德迴向於親，求佛加被啓發，務使篤意淨修，滅除煩惱，生則優樂餘年，歿則誕登淨土，臨終則邀諸淨侶，率彼眷屬為念佛飭終，助生西方；以此事親，人天欽讚。至於卑幼往往為學業、事業所羈，未能專志淨修，則亦不相妨，但授以晨朝十念法（註18），則持久亦證勝果。（晨間於空曠處行之，能束心舒氣兼使身體壯實。）

每逢令節、佛誕、父母忌辰，節瓜果慶賀部分之費以充放生，而令兒女輩襄助其事，此舉實有無邊利益。每見兒童天性活潑，故馴順者每愛好

豢養生物，而頑劣者每至糟蹋蟲豸，若使襄助放生，則殘忍頑劣之惡習自然消除以無餘，慈悲胞與之天性油然顯露而增長，此所謂以功德之妙行代無謂之嬉戲，其法先令將儀規誦習、講解明晰，督察行之可矣。

統上兩事而觀，則念佛行人對於自己家庭之化被，儼具上求下化之績，推而至於法界眾生，即是無上大菩提心，豈特令臨終者往生而已哉？

第四章 念佛行人應為臨終伴侶飭終念佛助生，以符度生宏誓

念佛蓮社，古德提倡不遺餘力，良以此之法門自修固要而化導尤殷，若夫屏居蘭若（註19）、寂處山林，專求自利，無心利人者，則是心志狹劣、沈空滯寂之聲聞獨覺乘，大失蓮宗普攝群機、無上大乘之宗旨，菩薩度生四攝六度（註20）統包括之，吾前已言其於蓮友彼此互助，利益切實顯著之一端，即念佛飭終助生極樂是也。淨行人彼此結合，志道投同，既非為利養聲譽，為厭穢欣淨故，同究出離大道，於最後一著自應竭力相助。

是故念佛人若聞善友世壽瀕危，當即速惠臨，不得留戀世務，如聞鄰閨火警，雖披髮纓冠以赴亦不為過。到後為安慰勸勉，施以無畏。（應云：我來為汝念佛，求佛加被，令汝業障消除，善根增長，汝但萬緣放下，一心念佛，自然感應道交，蒙佛接引往生西方，一得往生則超凡入聖，了生脫死，勝過生天為天帝、天王百千萬億無量無邊倍數。宜生厭離此五濁惡世心，起欣求彼九品蓮邦想，仗眾友助念之力，必能遂汝所願，切不可有一毫貪生怕死之心，若有此心，則仍被宿世現生惡業所縛，便墮落有分，解脫無由矣，切記吾語，隨眾念佛。）如此間本有蓮社飭終團體，俟稍集即舉行，如無他友來集或其病甚亟，即一人率彼家屬行之，勿使蹉跎失時。當以至誠悲憫之心為之念佛，以吾平日善根而為迴向，勸彼同念，正心趨向，專求接引；視彼行人作自身想、作我先導想，為其防護善根，扶植正念，心無厭疲，不生勞倦，能如是行，則謂之大慈大悲度生之菩薩。至於平日間蓮友相處，應出之謙和誠敬，遠離我慢、貢高、瞋恚、嫉妒，是淨行人應取法之態度，反是，則臨終亦足使淨友裹足，失卻飭終大利也。

。為同行淨友念佛、緣助求生，獲有四種利益：一、我為人念佛飭終，我之善根功德悉得增長。二、我為人飭，因是而獲得無邊閱歷，可為自己法戒。三、我為人飭，則他日人亦為我飭，獲相助實益。四、彼人因吾助念故得生西方，他日以此善因緣力故，彼人當從西方侍佛來迎，助吾往生。

第五章 念佛飭終之施行及規約

甲、組織念佛飭終團 凡城鄉市鎮已設有佛學會、蓮社等，均可結合同志組織成團；如未有以上諸會，則由念佛人彼此相約臨終念佛互助，不拘人數，公推理事二人（人多酌加），司報告記錄及指揮一切；入團各員須填具誓願書，詳載自己年歲、職業、詳細住址及家中尊長名號、年歲、曾否念佛，交理事存核。團內應請接引三聖佛像（香木金裝最宜，否則繪像亦可）此外引磬二把，以備換班；木魚聲濁，不宜於助念。

乙、飭終施行手續 淨行人世病且亟願受飭終者，應如下述：

一、飭家屬報告理事，理事馳往察核准行，立即開單飛延團友；同時使其家屬到會迎請接引佛像、淨辦供具及團眾必要之供應。

二、團員全到後，開始總念一期。（若病亟者，可由先到者先念，無須等候，由理事視緩急以定。）

三、總念畢，由理事將全團分定數班，扣定鐘點，日夜輪念，務使佛聲相續不斷，至行人全捨煥覺方止。（未輪著者可回休息，但應於輪期前早到，以便瓜代。若人數少，可勸家屬加入。）

四、理事員於淨行人臨終西生瑞相及其測驗所得，乃至其平日行詣、入道因緣，採訪記錄，以便撰述行述頒諸同志，以作楷模而昭激勸。

丙、念佛飭終團之規約

一、凡蓮社淨侶，不論男女居士但發願度生、篤志淨修者均得入團，不收團費。（團中開辦費可由募集補充，以團員純屬義務故。）

二、不論全體、個人，不受病家任何酬報，及卻受華腴供養，理事應先期囑咐一切從簡。以若受錢物，何殊赴應？即蒙世誚，又招僧忌故。

三、團員無告假例，如確有事故，接報後應速請代表蒞場。如團員有遠行，應先期於理事處聲明，指派某為期內之代表，以重信約。（其代表資格亦以禪門僧人及念佛人為宜，以防雜亂。）

四、團員之外，或有為祖父母、父母等尊親及佛學法團份子，臨期要求本團念佛飭終，須經團員介紹及理事之考核允許。（選自飭終律梁）

註解：

註 1 三經 《佛說阿彌陀經》 《佛說觀無量壽佛經》 《佛說無量壽經》合稱淨土三經。

註 2 三障 指眾生的煩惱障、業障、報障。煩惱障，如貪、瞋、癡等之惑；業障，如五逆十惡等之業；報障，如地獄、餓鬼、畜生等之苦報。

註 3 一生補處 盡此一生即能成佛，即指菩薩之最高位——等覺菩薩。

註 4 妙觀察智 諸佛巧妙觀察諸法而自在說法之智。

註 5 善巧方便智 諸佛為順應眾生不同的根機，善巧運用各種方法攝化

之智。

註 6 至頓至圓 圓滿頓足之意。

註 7 具眼宗師 具有特殊見識的人。

註 8 阿伽陀藥 解毒藥。

註 9 三昧 將心定於一處的一種安定狀態。

註 10 後有 未來之果報、來世的身心。

註 11 九法界 即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、阿修羅、人、天、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。加上佛界則為十法界。

註 12 生有 羣生死後，下一生的生緣成熟，脫離中陰身而托生於母胎的初剎那。

註 13 張鍾輩屠劖之流亦蓮登九品 根據《淨土聖賢錄》初編卷九〈往生雜流第八〉記載，唐朝張鍾馗以殺雞為業，臨死見群雞來撲啄，痛苦不堪。恰有一出家人經過，教他念佛求生西方，他依言念佛，即安詳往生，可見阿彌陀佛「十念往生」的弘願不虛。

但平生業重，臨終得遇善知識開示而能念佛往生，是宿世的善根福德因緣才能遭逢，所以我們不能存有臨終再念佛也能往生的僥倖心理，還是要平時就下功夫。

註 14 蘇東坡積行之士亦公據空攜
宋朝蘇東坡常隨身攜帶一幅阿彌陀佛像，有人問起，便說：「這是我往生西方的公據。」至於其是否往生西方，各書說法不一。

註 15 東林有同生之誓 《淨土聖賢錄》初編卷二〈往生比丘第三之一〉記載，晉朝慧遠大師在廬山東林寺結社念佛，劉遺民等一百二十三人聞風而來，同修淨業，誓願往生極樂世界。

註 16 劉遺民之於遠公 慧遠大師往生之前，阿彌陀佛現前告知其七日後將生極樂，又見蓮社中先往生的慧持、慧永、劉遺民等人，都在一旁迎接。

註 17 苦空等諦 說明人生多苦、虛幻不實的真理。

註 18 晨朝十念法 為宋代慈雲懺主於〈往生淨土決疑二門〉中所倡，即

每日清晨面向西方立正合掌，一口氣連聲稱阿彌陀佛至氣盡為止，如此十口氣稱為十念，每念隨各人氣之長短，不限佛數。

註 19 蘭若 指遠離人群居處，安靜而適合修行的地方。

註 20 四攝六度 四攝，菩薩為攝受眾生，令其生起親愛之心以引入佛道，所運用的四種方法，即布施攝、愛語攝、利行攝、同事攝。

六度，菩薩為成佛道所實踐的六種德目，即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。

楊蓮航居士往生記

餘姚念佛助生極樂團

居士漸之餘姚朗霞鄉人。家寒，幼業商，率履罔越（註）。於民國十一年壬戌，聞同里童覺航居士修淨業，屢往就教，研究佛理，雖文學素淺而解悟超儕輩。癸亥九月，蓮社同人約發菩提心，居士亦與焉。甲子春暮，因病私破殺生戒，漸與蓮友遠，蓋惶愧避箴規也。至七月，病益劇，蓮友告以必將死，自審亦不起，乃憬然悔。於初八日，力疾詣佛像前盡情披露，投誠懺悔，復守五戒，願盡未來際不再犯。從此放下萬緣，掃除愛欲，一心默持佛號以待報盡。蓮友知其解悟雖敏而於持名之功甚欠缺，故於臨終前六日，為之雇人助念，至最後兩日，蓮友亦親自助念，其臨終之得見西方聖境，雖人謂助念得力，蓋亦居士宿植善緣有以致之也，存年三十歲，其病時臨終情狀如下：

- 復五戒後，堅持誓願，惟病重無力默念，即念亦斷續，寐去則更落

昏沉。

• 復五戒後，夢中有人屢以肉食勸吃，幸自能作主，牢守五戒。

• 於八月十一日絕食，十四、五茶水亦不入口，蓋因脾敗，隨食隨解，故不食。至十六糞色盡，解血三次，十七解血一次，從此則不解。

• 於十二日蓮友代雇人晝夜輪流持佛名，蓮友亦時去持名，使之正念不間失。

• 所患病苦，於臨終一星期內加腹痛、空嘔、發熱，此時對蓮友說：恐於病苦重時死去，必失正念，恐無福分往生，奈何。（此為往生一大疑障，後幸助念得力。）

• 於十五日忽覺神清氣爽，且喜多言，聲音亦比平日高亮，更囑助念者暫時停止，自己默念，甚覺清楚。

• 於十六日下午忽見精神憊極，脈息亦斷續，蓮友知其臨終時已近，遂於夜間六點高聲助念至十一點，察其神色，忽疲忽鮮，似尚未呈命終景象，後半夜仍囑雇人代念。

•十七日間如常，據謂夢中見光明如五六盞電燈者，晚間察觀亦如常，以為時尚未屆，蓮友高聲助念至二更，欲回家，詎知此時助念已得力，伊聞助念停止，便云：「我西方尚未到，今夜須要蓮友全夜助念。」同志聞其言詞有異，即復高聲助念，不到半小時便笑向人云：「西方今到矣，呀！好蓮華呀！偌大的七寶池，好光明！」叮囑大眾高聲助念不可輟，從前僵臥不動之身軀至此頭手甚活動，大聲言：「好蓮華！好寶池！」若常人之喜出望外者然（平時因持名功夫欠缺、往生有疑，至此時故呈此態，否則金榜題名為讀書人分內事，何必喜出望外？此時且不能發菩提心，以身說法，警勸大眾，終致不克見佛。故覺航居士議其生品不高）。如是一小時間即閉口不言，手足亦不動，但仰臥雙目專注牀前佛像，漸見其目珠生翳，呼吸漸短，直至十八卯初方斷呼吸，此夜蓮友只有四人，而全夜之高聲助念兼時時策勵，蓋亦盡其力矣，念到氣既斷後一小時半，仍換所雇之人再念，不令家人哭泣。

•命終後頂門猶溫。

• 靈前又雇十三人念佛號半日。

附諦閑老法師證明書：讀楊君臨終形狀，往生淨土可必。經云：此間用功一日，勝過極樂一劫。楊君所幸多分由於蓮友助念之力，足證助念之功偉矣，雖然，若非楊君自力作主，未必有若斯之效也，以自力為因，他力為緣。因緣和合有增上之力，往生無疑。（選自飭終津梁）

註：率履罔越 循守教令，躬行禮法。

張德瑜居士往生記

餘姚念佛助生極樂團

張德瑜，浙江餘姚南城人，年四十七歲，膝下無兒女之牽掛，有足疾，不良於行。甲子秋，聞親友傳述寶靜法師講《阿彌陀經》，始知有淨土法門，因而發心，乃持觀音齋及六齋，每日念佛數百聲。翌年靜權法師蒞姚講《觀無量壽經》，得受三皈，賜名弘安。素患吐血症，己巳孟冬上旬病危，到十二日，氣促痰壅，盜汗不止。醫者云：「命在三日間。」病人聞之，乃囑咐家事，且云：「家內事已交代清楚，予須照顧自己要事矣。」自此不肯服藥，專心念佛，日夜喃喃不息，並請人助念。其從兄竹嶼見其氣迫促，一句佛號，一呼吸只能念二字，慰之曰：「汝氣急促，盍稍息。」對曰：「念佛覺氣和緩，不念佛其苦更甚。」妻慮其念久力乏，止之曰：「汝平素頗以保養身體為重，今患病何反不顧？」伊答云：「平日固然，今肉體將遺棄矣，保重何為？惟有專心求往生耳。」妻泫然欲涕。

，又告之曰：「我往西方，汝當賀我，何悲為？」既以口渴索飲，妻勸之服牛乳，不肯，曰：「汝尚欲羈留我耶！」至十四日未刻，告家人曰：「奇哉！吾心益覺清爽矣。」言畢而逝，助念至午後五時，全身始冰，惟頂尚溫云。

張居士臨終景象，生西似有希望，但伊平素僅持觀音齋及六齋，每日念佛不過數百聲，內典（註）亦不甚解，而往生現象反較明白教理而不肯實行者為優，無他也，實由信願真切之故。察其臨終前情狀，病重不肯服藥，口渴不飲牛乳，決志生西，喃喃念佛無稍休，若非於淨土法門具有深信切願者，安能如此堅決。凡修淨業人到臨終時務必不管生死，不畏痛苦，專心念佛，決志生西，乃得往生，不然，縱平日略有功夫，臨終貪生怕死，求醫服藥，念佛任諸他人，而自己心中泛泛悠悠，若聞若不聞，欲得西方三聖之惠臨，世界中有如是幸福耶？所謂助念者，助我不失正念，就是助我憶佛之念無剎那之間斷耳，若以助作正，是謂顛倒，安得往生？李智圓誌。（選自飭終津梁）

註：內典 佛教稱教內的經典為內典；世間的典籍為外典。

楊欽芳居士往生記

周家俊

浙江普陀縣沈家門鎮楊欽芳居士，家住西大居委會，生於一九〇七年，於一九八三年十月廿八日西逝，年七十七歲。楊居士初不信佛，七十五歲時其子暴病而亡，因感人命無常，遂發心吃素念佛。每念佛時，其音懇切，鄰居皆聞。由初發心直至往生，為時尚未滿兩周年。

一九八三年九月末，患感冒，十月四日開始臥床。自見有一白蓮花苞落於胸前，當時家人皆聞室內異香馥郁，半日始散。居士病中了無痛苦。至十月廿八日（農曆九月廿四日）傍晚，忽囑家人：「你們快助我念佛，我要跟阿彌陀佛去了。」家人問：「見佛否？」答言：「見！」隨即雙手合掌作禮佛狀。家人請淨侶助念，居士止之曰：「夜間不要去叫人家了。」又大聲云：「讓開些，佛來了！」繼又以指書其子之名。其妹已信佛多年，見狀即正言告之曰：「汝今臨終時至，宜一意西方，從此了生脫死。」

你要放下萬緣，怨親都不思量，唯念阿彌陀佛，隨阿彌陀佛去，卻不可思念兒子。」居士點頭應諾。時有多人在室內齊聲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居士隨聲默念。未幾即微笑而逝，時初夜七時二十分也。逝後二十四小時，舉身柔軟，頭頂猶溫，證明往生無疑。

謹按：楊居士臨終見佛，安詳西逝，是為「唯依念佛法門，得度生死」之證。居士以其子猝亡，痛感人命無常，乃發心念佛，則知逆緣者，實助道的良緣。居士奉佛不久，即感諸祥瑞，蒙佛接引，雖亦由其善根宿植，但最主要的，實由其對淨土法門信得堅定，發願殷切，行持精勤所致。且其臨終正念分明，經其妹善巧開導，不為思子之心所亂，其妹誠是善知識啊！若無善知識，則居士能否往生，是未可知的。以是觀之，則知行人宜於平日一心念佛，預辦資糧，若平日悠悠泛泛敷衍過時，念佛修持全不得力，而欲臨終時，仗善知識力僥倖於最終一念，其亦難哉！險哉！（選自淨土資糧）

劉李菊老居士往生記

思歸

印光祖師云：「每有愚夫愚婦，頗蒙修持，所得利益，較聰明人為多者。一則以竭誠盡敬，專心一致，一則以悠忽疏散，虛妄計度之所致也。」

「今有八十三歲老嫗——劉李菊老居士，至誠恭敬，老實念佛，於民國十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安詳生西，瑞相昭彰，特恭述其生平念佛行誼，以增進見聞者對淨土法門之信願力行耳。」

劉母李菊老居士，台中市人，自幼乖巧聰穎，善體人意，及長與劉阿旺君結縭，更能事翁姑以孝，和鄰里以睦，相夫教子數十載，無間言，育五男八女，言教身教並重，溫柔賢淑，心地善良，隨緣濟貧，人咸敬之，乃典型之中國家庭主婦也。

民國六十八年，夫婿辭世，劉老居士備嘗愛別離之苦，幸其孫女——

劉孟真居士，因聞台中蓮社 雪公老師開示淨土法門，知悉念佛利益無窮

，遂善巧勸導老居士發心念佛，老居士宿具善根，一聞佛法，欣然信受，皈依三寶，晨昏念佛，求生西方。並隨緣供養三寶，布施放生，近年來更發願吃長素，每日念佛功課不斷，道業因而愈進，常能夢中念佛。往生前兩年，並依照 印光祖師開示之臨終三大要——「一、善巧開導安慰，令生正信。二、大家換班念佛，以助淨念。三、切戒搬動哭泣，以防誤事。」將此念佛人臨終注意要項，詳細交代全體兒媳，並錄音存證，盼能在其往生前後，一律依照佛教方式，妥善念佛處理，以祈臨終無有障礙，決定當生成就往生西方。

劉老居士雖年逾八旬，然身體一向康健，至民國七十八年十月始現老衰相，走路經常跌倒，然皆僅為輕傷，步履如常。迨至十二月二十二日冬至時節，中午沐浴更衣如常，待作完晚課後，即不復言語，家人見狀有異，立刻依其平日所囑，輪班陪其念佛，蓮友聞訊亦發心陸續前往助念。至翌日凌晨四時許，突然有三位年輕人，手持槍枝，入門勒索財物，老居士之女兒見狀云：「吾母行將西歸，汝等欲做何事？阿彌陀佛！」此三位年

輕人見此情景，又聞大家念佛之清淨法音，立即起身，連云：「對不起！」而相約自行離去，原本一場搶劫風波，竟因佛力加被遁於無形，念佛功德之不可思議有如是耳。《妙法蓮華經普門品》云：「念彼觀音力，眾怨悉退散；念彼觀音力，咸即起慈心。」證之此事，信而有徵。

劉老居士原本略現昏迷相，但經念佛十二小時之後，自動清醒過來，口雖不能言語，然神智清楚，手持念珠自行撥動，正念分明，目視佛像，口中喃喃作念佛狀。如是在全體兒孫及蓮友之助念中，持續念佛七日，佛號不斷，毫無痛苦表情，兒媳深為感動，遂於佛前集體發願：吃素四十九天，戒殺放生，護持三寶，發心念佛，將此功德回向劉老居士決定仗佛慈力往生西方，乘願再來廣度眾生，以盡為人子應盡之天職及最大之孝心。及至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午，劉老居士在兒孫及蓮友竭誠念佛的一片莊嚴佛號聲中，目視阿彌陀佛接引像，手持念珠自動伸向佛前，正念分明，安詳含笑往生，斯時異香滿室，聞皆讚嘆。大眾繼續如法助念，至翌日沐浴更衣時，仍然身體柔軟，相貌如生，入殮時蓮友及家屬又聞滿室異香，久久

不散，大眾咸感念佛功德難思，兒孫感動之餘，復更發心繼續日夜念佛七日，及至釋迦牟尼佛成道日（農曆十二月初八日）舉行告別式，荼毘（註一）後復得眾多舍利，足見念佛功深，實不唐捐。

蓮池大師云：「人子於父母，服勞奉養以安之，孝也；立身行道以顯之，大孝也；勸以念佛法門，俾得生淨土，大孝之大孝也。」觀乎劉老居士之生西也，實由於其宿根深厚，一聞淨土法門，隨即志誠信願念佛，求生西方，而且生前即有智慧將其往生注意要項交待清楚，排除臨終障礙，以此感動五十餘位兒孫，全體發大孝心，至誠輪班念佛，成就往生大事。

念佛中又能化解搶劫風波，臨終正念分明，異香滿室，荼毘後舍利流芳，種種瑞相不一而足，劉老居士可謂善根深厚，福報中人，故得俯謝娑婆，神超極樂，不但自身離苦得樂，成佛有望，以達人子度親了生脫死之最大孝心也。時值人心不古，世風日下，搶劫愈熾之時，更宜加強至誠念佛，求佛加被，現前消業障，歿後生淨土，有雪公老師之詩為證，其詩曰：

「萬劫難逢無上寶，眼前滅罪減煩惱。他年功滿到蓮池，與佛長生同不老。」

。」

按：劉李菊老居士往生前後，共蒙子女念佛十四天，其子孫排班依時助念，孝心十分感人。其子云：「吾母乃念佛求生西方之人，老人家臨命終時如行於懸崖鋼索之上，十分危險，稍有差池或不慎，便會墮入萬劫不復之深淵。故吾等十一位子女及兒孫輩等，均願傾盡全力護母安抵彼岸。」

往生前念佛七天，往生後也再助念七天，一心祈求佛菩薩慈悲接引吾母往生極樂，滿老人家修持念佛之本願。」助念功德不可思議，願天下為人子女者，聞此孝心，見賢思齊，成就大孝心。（選自明倫月刊二〇一期）

註：荼毘 梵語，意為焚燒，即火葬。

附錄：承天禪寺蓮池共修會章程

(一) 助念章程

一、承天禪寺蓮池共修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於民國八十一年三月廿二日（農曆二月十九日觀音菩薩聖誕）在台灣省台北縣土城市承天禪寺成立，並禮請^{上傳下悔}上人為指導老師。

二、本會宗旨：臨終助念。（請參閱〈助念的意義〉一文）

三、本會組織架構：本會設總會長、總幹事各一名，下分若干區，各區設區會長一名，每三十名會員設常務委員一名，每十名會員設委員一名。

四、全體會員均可對外招收新會員。各區會員總人數達到某種程度後，可予以分會，每一分會增設分會長一名。

五、本會聯絡方式：總會長——總幹事——區會長——常務委員——委員——會員。

六、本會助念對象：全體會員及其雙親大人、祖父祖母、配偶、岳父岳母、子女。

七、本會助念地區：以大台北地區、基隆市（包含在內）以南、桃園縣市（包含在內）以北為主。宜蘭縣市及桃園縣市以南，則隨喜參加。

八、本會助念時間，以本會助念對象臨命終及斷氣後十二小時內為範圍。需要助念者，請於此時間內儘速與本會連絡。如已超過十二小時，請勿再通知本會；此時喪家宜禮請法師誦經、念佛作功德。（詳情請參閱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）

九、需要助念者，可直接聯絡本會總會長、總幹事、區會長，該員所屬組別的常務委員、委員或該員的介紹人，以便召集各會員前往助念。會員於接獲助念通知後，應儘速趕到指定地點，交通問題請自理。

如地點或環境等情況不能配合時，由總會長、總幹事、該區區會長及喪家會員共同商議，以決定是否助念。

十、本會女眾會員請在時間、路程、交通、安全等條件允許下，參加助

念。

十一、本會全體會員一年開會一次，其時間、地點由總會長、總幹事、區會長等共同商議決定，並於會議召開前一個月內通知全體會員。召開年度會議主要為推選委員、常務委員、區會長及總會長。

十二、本會幹部推選方式如下：

(1) 新任總會長，以上一屆各區區會長為候選人，經各區委員以上幹部

投票選出一人擔任，任期一年。

(2) 各區區會長及常務委員，由各區會員直接提名選舉產生，任期一年，連選得連任。

(3) 委員，由各小組會員選舉一人擔任，任期一年，連選得連任。

十三、如有必要，各區可自行召開區會議，開會的時間、地點，由各該區委員以上幹部共同商議後，再通知全區會員，並知會總會長。會議中的議案，須經出席人數的二分之一以上贊同才能生效。

十四、本會全體會員都有可能被推選為總會長、總幹事、區會長、常務

委員、委員，其機會一律平等。

十五、本會以助念為宗旨，嚴格禁止一切金錢、財物往來，並謝絕所有招待。

十六、本會全體會員，若有連續三次無故不參加本會活動者，或有藉本會名義收取金錢、財物者，經總會長、總幹事、及該區委員以上幹部查明屬實後，由上述幹部以本會名義通知該員，該員即應無異議退出本會，及繳回會員證，並由其所屬的常務委員通知該區其他會員。

十七、本會竭誠歡迎善信共襄盛舉。發心參加者，必須皈依三寶；另繳個人一吋照片兩張，並提供聯絡的地址、電話。

(二) 助念的意義

死亡，是每一個人都必須面臨的事，無論種族、性別、身份、地位，無一人可倖免。生死離別，生者固然哀傷，而大多數人在氣絕後幾小時內，神識並沒有馬上離開身體，亡者往往還有知覺，不但要忍受身體四大逐

漸分離之苦，如果對世間仍有所掛礙、貪戀，心靈的掙扎更是痛苦。

亡者神識出離的快慢，與其生平行為品德有很大關係。生時造大惡業的人，死後馬上墮入地獄、餓鬼、畜生等三惡道；善業力量強的人，會往生天道或人道；禪定功夫好的人，往生禪定天；一心念佛的人則蒙佛接引往生淨土。但一般非大善大惡的人，死後神識不會馬上墮下或往生，而是受業力牽引，等待因緣轉生六道中。

釋迦世尊現世說法，以八萬四千法門應機度化眾生，使出離生死苦海。其中為悲憫末法眾生障深慧淺，特別演說淨土五經，開示念佛法門。據經載，阿彌陀佛於因地發宏大誓願：無論上、中、下根人，只要一念向善，真信切願稱念彌陀聖號，一心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臨命終時，佛及聖眾即來接引往生西方淨土，見佛聞法，證無生忍後，再乘願迴入娑婆度有情。

但除少數人平日修行成就，能自主生死外，一般人在臨命終時，或因放不下世間種種，或因業力感現許多幻象，以致心生貪戀、顛倒。此時若

有人發心勸導臨命終人放下萬緣，並為其助念佛號，使他（她）因聞佛名號，心生歡喜，遠離恐懼、焦慮、貪戀等顛倒妄想，並提起正念隨著念佛，便得往生淨土。如果亡者死後立即下墮、轉生或往生，助念仍然可幫助他（她）超生或蓮品增上。由此，可見助念的意義十分重大。

目前常見有些亡者家屬用念佛錄音帶助念，但錄音帶是機器製品，並沒有心力；人來助念，則可因助念人的誠心、信心，感通阿彌陀佛的願心，並感應亡者的神識，所以還是以人助念的功效較大。

我們學佛就是要學佛菩薩大慈大悲的精神，而助念不但能幫助亡者往生，也是自己修行的機會，可說利人又利己。我人有感於臨終助念的重要性，因而成立蓮池共修會，虔誠願意荷擔如來家業，幫助眾生離苦得樂，往生西方。希望諸位蓮友發心參與，並發至誠心、慈悲心、長遠心參加助念，他日同登淨域，同成蓮池海會菩薩。

*助念的力量，不可思議，但是仍請各位蓮友別忘了返求諸己，由根本上著力：平日深信切願，老實念佛，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」，這樣不

僅可使助念的力量更大，也能把修行落實到晝夜六時中。

(三) 助念施行細則

一、本會總會長、總幹事可持有全體會員的名冊，各區區會長可持有各該區全體會員的名冊，各組常務委員、委員可持有各該組會員的名冊。持有會員名冊者，務必尊重會員的隱私權，除連絡會員、通知助念外，不可移作他途之用。

二、本會幹部召集會員助念時，請考慮地緣關係，先通知較靠近助念地點的會員。

三、本會會員接到助念通知時，請依照路程遠近、路途熟悉與否、交通狀況、時效性等因素，以決定自行前往，或先約定在某地點等候再一起前往。若因緣殊勝，有交通工具的會員請發心載送其他會員一起前往。

四、全體會員前往助念時，請務必穿海青、佩戴會員證。在喪家一定要保持莊重肅穆，嚴禁嬉笑、閒談。

五、全體會員對喪家如何處理喪事等細節，要保持中立，不宜主動介入。

六、助念時除了茶水解渴外，如喪家給予金錢、水果、毛巾或其他物質上的酬勞，一律委婉辭謝。

七、助念時，吃的問題請自行解決；肚子餓時可斟酌情況自行以素食充飢。

八、助念過程中，請注意以下事項：（僅供參考用；如有法師在場，則以法師意見為重）

(1) 助念時不用木魚，單用聲音清亮的引磬，以帶動臨命終人念佛。打引磬者，約以十五分鐘換班為宜。

(2) 助念時不唱讚偈，只稱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六字佛號。念佛時不宜太快、太慢、太高、太低；應字字分明，句句清楚，讓臨命終人能入耳經心，一起念佛。（本會統一採用承天禪寺六字二音佛號）

)

(3) 若臨命終人是男眾，則男眾會員排班在前，女眾在後；反之，則相

反排班。

(4) 臨命終人平日不喜歡的人、事、物，請勿接近或提起，以免引起他（她）的瞋恨心。瞋心一起，可能墮三惡道。

(5) 助念時，可視臨命終人的根器及當時因緣予以開示；宜讚歎他（她）的優點、長處，使其心生歡喜。另外並了解他（她）平日放不下的人、事、物，以勸導其放下萬緣，一起念佛，一心求生極樂世界。若因緣具足時，最好請法師開示。

(6) 必要時，可試臨命終人身體冷熱；但千萬不可頻頻試探，以免障礙其往生。

九、臨命終人往生後，請以「陀羅尼被」（往生被）覆蓋其全身，並用「金光明砂」黏在其額頭、喉嚨、心窩，咒輪則放在胸口。

十、喪家宜配合的事項：

(1) 請準備「西方三聖」像，和供佛用的香、燭（燈）、鮮果。

(2) 亡者神識未離開、身體尚未完全冷透前（至少八~十二小時），千

萬不要搬動他（她），也不要調整其姿勢或更換衣物；並且不要在亡者身旁哭泣、閒談，應保持佛號不斷。

(3) 請勿焚燒冥錢，也不必放手尾錢、腳尾飯，以免障礙亡者往生。

(4) 亡者往生後十二小時內，神識通常還在；因此若馬上把他（她）送入冷凍庫，則亡者好像進入「寒冰地獄」一樣；若馬上把他（她）火化，則好像進入「火燄地獄」一樣；兩者都會使其異常痛苦，所以最好等身體冷透後，再送入冷凍庫。如果因緣具足，最好滿七天後才予火化。

(5) 本會宗旨、施行細則及助念過程，均已詳細說明，敬請配合本會辦理，以利臨命終人往生淨土。

回向偈

願以此功德

莊嚴佛淨土

上報四重恩

下濟三途苦

若有見聞者

悉發菩提心

盡此一報身

同生極樂國

淨土文選 第一輯

◆編印處／承天禪寺

◆地址／新北市土城區承天路九十六號

◆電話／（02）22675676

22671789

◆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四月初版

淨土文選

